

代序 最后停泊的地方

作者：安顿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北京文艺台的节目主持人孟立，闲谈中说起我正在写这本有关家庭话题的书以及其间的诸多感慨，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生长在台湾孤儿院里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一心想找到他的母亲，他能够获得的唯一线索就是一些从一个小山村到新竹、又从新竹到孤儿院的车票。他因此断定，这个与他有关的人一定就住在这两个地方之一。在新竹，他一无所获，就到了那个小山村。

在这里，他知道了有关他去世的母亲的情况。母亲是一个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但是多少年来她一直坚持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于是有了那许许多多的车票。母亲把自己给别人做工的微薄收入捐献给孩子所在的这家孤儿院，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不受委屈。长大的孩子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了母亲，那是孤儿院全体孩子和捐款人的合影，在照片上，母子俩间隔几个人站着微笑。母亲的目光不离孩子左右，但孩子却不知道其实母亲就在自己身旁。孩子有很多话想对母亲说，现在母亲已经听不到了。贫穷的小山村只有小学校里有唯一的一架破旧的风琴，孩子在这架破风琴上弹遍了所有他能记起来的、献给母亲的歌。那些歌曲响彻山村，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今天并不是母亲节呀？！

故事讲完的时候，我们两个成年人相视而坐，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窗外在刮风，风把天空吹得非常干净。

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听到的是许多个人和家庭或者就是亲人之间的故事，这也是我所进行的关于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采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一直非常相信，家庭带给个人的影响是无法估量也无处不在的。

这种影响有时候更像是一种烙印，深藏在血缘的底里。无论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曾经试图摆脱还是干脆就希望继承，这种影响最终都会在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思想里表现出来，当然，在表现的程度上会因为不同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同选择而有所不同。

启发我进行家庭问题的采访的契机来自对两性问题的采访过程，此后我开始投入《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受访者的谈话内容更多地集中在恋爱和婚姻方面，但是在非常密集的采访中，我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个体情感经历时，或多或少都会提到自己的家庭，比如父母的婚姻状态对自己择偶心态的影响、家人对自己选择的恋爱对象的基本看法，个人选择和长辈的期望发生矛盾时所承受的压力、渴望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幸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才产生的婚外情和早恋、夫妻之间因为沟通的障碍或者原则问题上的冲突而导致的家庭解体。姻亲之间因为缺乏共同生活的基础而矛盾重重致使夫妻之间难以融洽，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个人的种种思维和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诸如性格、人生观等个人因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环境因素，即这个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个环境中的

大多数人或者起主导作用的人的选择、判断标准，有时候会成为左右个人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个体所处的环境应该是研究个体情感状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

这是我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这个表述起来非常复杂的话题被我简单地概括为有关家庭和亲子关系的采访，其主线依然是个体的情感状态。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本书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层面。

就这个话题进行采访与两性问题的采访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基本上是在发生在某一个时间阶段内的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在时间和情节上相对集中和完整，受访者比较容易找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然后展开讲述，整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提纲挈领。但是采访一旦涉及家庭或者更大的生活背景，首先在时间上就显得非常漫长，长时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也必然很多、很芜杂，受访者在叙述的取舍上比较不容易，因此叙述也显得凌乱、松散，情节在这里变得比较淡，而感受性的内容很多，心理密度的增大也使得个性化色彩更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更强调由充分展开的细节所带来的内心共鸣，而不追求由情节的起伏跌宕所带来的阅读愉悦。这是需要我对读者说明的。

在长达半年的集中采访过程中，我的一些感觉伴随着受访者的增加而越来越强烈，我不断地对受访者和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家是最遥远的地方，还是最亲近的地方？有亲情关系的人与人之间是否更需要交流和沟通？亲情在什么情况下给人温暖和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人的心理负担？当个人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是首先尊重家庭的意志，还是首先强调生命形式的自我决定权？我是带着这些问号进行我的采访和写作的。受访者也是在用他们各不相同的经历和感悟以自己的方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一位受访者曾经在信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有时候，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她要求我必须以她的荣誉为重，必须按照她对我的要求去成长，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家庭的一种希望，在这个地方，我是没有我自己的。我曾经为这个非常痛苦，发誓一定要离开家，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回我自己，我才有自由。可是更多的时候，家是我的靠山，特别是当我终于实现了到外地上大学，真正地远离了我的家庭和亲人的时候，我发现我最想念的还是我原来那个家，我最牵挂的还是我那些曾经约束我的家人，我有了困难还是首先给我爸、我妈打电话。

我觉得我逃了那么远，在心理上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逃。而且我知道我一辈子也逃不开的，我的家是我最后的一个归宿。

他的话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即对家庭的反叛和回归。

反叛家庭是由于个人意志的不能完全实现，回归家庭是由于毕竟这里是最具备宽容和谅解的一个无条件接纳自己的地方。每个人其实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期待着，有一个地方，能够在这里使个人获得最大限度上的自由，能够在这里获取最多的帮助和支持，能够在最疲倦、最不如意的时候在这里歇脚，能够在一生的奋斗归于平淡的时候在这里安居。家的存在实际上在表明着一种稳定，一种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不离不弃，因为只有家庭中间才具有那种用血缘和亲情连缀成的爱，而只有这种爱才不会轻易被割断、才会恒久不变色。

众多的受访者所讲述的家庭故事各不相同，有些人是由于沟通的失败而失去了家庭，有些人是因为日积月累的误解而与家庭隔膜，有些人是在最

困难的时候才体会到家庭的温暖，有些人是因为不懂得交流而至今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之中。

但是大家几乎都在表达一种相同的寻觅，有没有一种完美的方式，能够把反叛和回归统一起来？有没有一种完

美的家庭的模式，可以使人在这个有不容质疑的爱做前提的地方最轻松自在地生活，至少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有。关键在于每个人自己怎样去做。家庭是一个组织，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彼此之间绝对不是一种所有权关系，抛开这种角色的限制，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首先都是人，都具有人的七情六欲、人的理想和追求。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都具有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权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在人的立场、把对方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从尊重人、理解人的角度出发替对方着想，那么很多误解是可以冰释、很多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人在社会中生活，从陌生人身上尚且可以获得理解，那么在有爱做前提的家庭之中，有什么是不可以通过彼此的沟通来实现的呢？只是我们有太深的误会，以为家人之间是不必如此的，甚至是羞于如此的，以为对家人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被拒绝的，以为因为有亲情就可以没有原则。

正因为这样的误会的存在，使得我们在面对家庭的时候比面对陌生人更加谨慎小心、更加欲言又止、更加心存疑虑，是我们自己首先疏远了家庭，家才变成了最遥远的地方。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我的父母以最平等的方式面对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我们的关系是父母和女儿，但同时我们也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给予我最多的自我选择的空间和对我的个性的极大的尊重，同时也给予我最中肯的人生指导和最宽厚的谅解。长大成人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婚姻，我把这种平等交流的观念也带进了我个人的家庭，这是我们至今能够愉快、自由地生活的重要保证。

也保证了我能够带着这样健康的心态去开始我的采访和写作。

我的受访者给我讲述的有关他们的家庭的故事，有些是感伤的、痛苦的，有些是动人的、幸福的，他们使我明白了家庭对于个人的重要，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了建设良好的家庭关系是每个人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的。虽然他们自己也曾经或者正在面临着种种问题的困扰和折磨。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必须面对问题和认识问题，假如我的这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作用，我愿意做那个提出问题和呈现问题的人。这也是我和我的受访者的共同愿望。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章 快乐是我的面具

采访时间：1997年11月13日5:00P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

办公室

姓名：齐眉

性别：女

年龄：24岁

北京某中专文秘专业毕业，现为某机关办公室文员。

齐眉最终没有把自己深藏心中的故事告诉自己的家人，她生怕她的父母因为她的遭遇而伤痛。正如她喜欢的一句话：假如我的眼泪让你感到悲伤，我宁愿在你面前沉默着转过身去。然而，距离就在这一转身之间产生了。亲情有时候是这样的：幸福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痛苦甘愿一个人来承担。

正因为我们都非常坚定地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家庭之外受到任何伤害，所以他们才会采取极端的保护措施，千方百计让孩子远离一切不美好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恰恰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并非只有真、善、美。一个没有免疫力的人注定是更容易被疾病侵害的。

我的呼机上出现齐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极其娇嫩，仿佛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你是安顿吗？我找了你好久。”

那一段时间，我的呼机上总是出现陌生的名字，一回电话过去，总有人用这样的话开头。然而齐眉的话仍然使我有隐隐约约的感动，被一个陌生人认真地寻找，那终究是一种亲切的看重埃“我想跟你说说我自己的事情，不过，跟你那些受访者比起来，我的故事太简单了，我的岁数也太小了……我怕你会不感兴趣。”她絮絮他他说着，“可是我还是想碰碰运气。”我怎么能拒绝这么动人的声音呢？我说，我不一定要求你的故事惊天动地，我们就随便聊聊吧。她一定是笑了，我相信她一定在笑，她说：“安顿，你真好。”

我们约定了采访的时间，她说她要等到下班以后，上班的时候是不能请假的。

1997年11月13日傍晚5：00，我裹着皮风衣站在报社门口，看着骑自行车的人们急切地赶回家。天已经开始黑下来，风不大，吹在脸上还是有点冷。一个穿杏黄色短大衣的长发女孩一边过马路一边向我招手，长长的围巾从腋下被风掠到身后。

我迎上前去，她伸出双臂抱抱我的肩膀：“我想象的你就是这样的。”

从走进办公室一直到坐下来，她一直在笑着，说她从来没见过报社是什么样子，她小时候特别想长大了当记者等等，一双圆圆的眼睛里看不出有一丝心事。我很奇怪，她为什么找我？来找我的女孩子很少有像她这么快乐的。我把一杯茶送到她面前，她迅速地安静下来，微微低着头，长睫毛筛下一道阴影，仿佛变了一个人。

这一刹那我已经决定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要认真地听下去，因为就在这一动一静之间，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

那天我放下电话就在想，跟你说什么呢？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又好像什么也不用说。我在别人眼睛里是那么快乐，我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我真的又有话说，从来没跟人说过话，我的好多不快乐……她捧起茶杯，好像被烫着了似的又极快地放下。抬起眼睛看看我，又迅速地把头低得更深。

从我爸爸、妈妈说起吧。我妈是我爸的学生，比我爸小7岁，我妈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已经当老师了，是在我妈原来上中学的那个学校。我妈是在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爱上我爸的，那时候我爸是那个中学的地理老师。我妈

大学一毕业就跟我爸结婚了，他们俩的家都不在北京。

我妈长得特别好看，到现在，她都快 50 岁了，还能看出来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女人。我觉得我爸一开始肯定是因为我妈好看才会注意她的。后来就有了我和我弟弟。

小时候我们家挺穷的。我爸工资低，我妈的工资比他的还低。我记得我和我弟弟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花生、瓜子都会嘴馋。有一次邻居家的大哥哥结婚，我们俩就在楼门口站着，等着分到一些糖果。我妈在厨房做饭，怎么喊，我们俩也不回来。后来我妈出来，一手拉我们一个，走得都有点儿跌跌撞撞了。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妈哭。她站在厨房，背冲门外，用右手抹眼睛。我看见了，特别害怕，也特别难过。现在我和我弟弟都工作了，我家的生活比那时候好了多少倍，可是我一想起来我妈哭的样子，心里就特别难受。

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我妈是一个很脆弱的人，谁要是伤害她，我就觉得是在犯罪。我觉得就连我都比她勇敢，我弟弟就更是这样了，人家说美丽的女人都是脆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从我妈身上，我知道美丽的女人都是禁不住伤害的。也可能是因为她们这种女人越是美丽就越容易受伤害吧。

齐眉再次捧起茶杯，喝了一小口茶，把茶杯环握在手中，杯子口上印了一个很浅的口红唇印，残存的热气从杯口徐徐冒出来。她不开口的时候，屋子里分外安静。她抬起眼睛看看我，微微一笑，接着说。

其实伤害我妈最深的人还是我爸。我 14 岁、我弟弟 12 岁的时候，我爸跟他的一个同事好上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我唯一知道的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就经常为了一点儿小事打我和我弟弟，打我们的时候她自己也掉眼泪。那种场面你能想象吗？除了我爸不在家，一家人都在哭……我妈这个人挺可怜的。她其实很能干。别看我们家穷，可是我和我弟弟每年春节都有新衣服穿。我妈从外面买布回来给我们做衣服，她自己裁、自己缝，用那种要放在火上烧的烙铁熨。

有时候夜里我睡了一觉醒过来，看见我妈在桌子那边儿缝衣服，我爸在桌子这边儿备课。他们俩谁也不跟谁说话，不说话也挺好的。一直到现在，我夏天的衣服还都是我妈做的，连衣裙、太阳裙，还有今年时兴的超短裙，我妈都给我做。有时候我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她做的衣服放在那儿。很长时间我不穿，她照样还是买了各式各样的布来给我做衣服。从量尺寸到裁剪到缝起来让我试穿到修改，她那种认真和兴奋，弄得我都不忍心买衣服、不忍心不穿她做的那些。

我听说过我爸和我妈吵架，他们很少吵，更多的时候是谁也不理谁。我知道了他们的恋爱之后就觉得很奇怪，照理说他们在他们那代人里也算是够浪漫的了，我第一次看琼瑶的小说《窗外》就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可是他们怎么会没有话说？我爸怎么还会有外遇呢？我从来没问过我妈，就算我问她，她也不会告诉我的。

我也见过那个阿姨，没有我妈漂亮，一笑，嘴就有点儿歪。有一次我爸带我去动物园，她也一起去了。她给我买了带豆沙馅儿的面包，还把我的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子，可是那天我一句话也没跟她说。回家的路上，我自己把那条长辫子给拆开了，又梳成出门的时候那个样子。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从我妈嘴里，我知道我爸早就不跟那个人

好了，那个人后来也结了婚。我妈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跟我爸没有什么话说，每天忙着她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

我和我弟弟的学习都是我妈抓的，她到处给我们找各种复习题，让我们做，一心盼着我们俩都能上大学。我不争气，只上了一个中专，我弟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最吃香的计算机专业，现在他在一家外企的电脑公司工作。

齐眉再次喝水。之后定定地看着我说：“太平淡了，是吧？”我摇摇头。她笑了一下：“本来我是想给你讲得好一点儿，可是坐在这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起身给她添一些热水，她的身子在椅子中转动着追随着我的动作。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如此地喜欢一个比我小这么多，看起来如此单纯的女孩子。

我重新落座的时候，齐眉重新低下头。

真的，我不想给你讲我的恋爱故事，因为我所有的故事都与我妈有关。从我第一次看见我妈哭开始，我就下决心一辈子不让她因为我而受到伤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后来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骗她，包括我的恋爱。

我爱上的第一个人比我大 11 岁，是个记者。我们是在一次中学生演讲比赛上认识的，我得了第二名。他不采访第一名，偏偏来采访我。这个人应该说是很英俊的那种男人，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成熟吧。他有妻子和一个才一岁的女儿，他的女儿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眉眉。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我现在这个名字了。那时候我的发型是那种娃娃式的，齐齐的刘海儿，刚好压到眉毛，他就这么叫我。他有学问，看过很多书。他告诉我《红楼梦》里有一句话，“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这个男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是个成熟比较晚的人。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班所有的女生都来月经了，只有我没有。我看见我的女同学把来月经要用的东西藏在书包里，去洗手间的时候把那些东西藏在衣服底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好像别人都是女性，就我不是似的。我觉得我肯定是有病了，会不会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呢？但是我不敢告诉我妈，她已经够不幸了，要是让他知道了女儿是这么不正常，她会着急的。齐眉抬头看看我，脸上充满了迷惑一般的表情。

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跟我妈说过，原因就是怕她着急。一想到她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就难受，所以天大的事情我也会自己承担，只要我妈高兴。而且就因为我一直是这样，我妈也习惯地认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事都没有的乖女孩儿，她总是在别人面前说我和我弟弟是她今生最大的安慰，我怎么能让她失望呢？

17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来月经。当时是在家里。对这件事我已经不陌生了，按照同学们的办法自己解决了。晚上，我妈下班回家，我告诉她我来月经了，我不用再担心自己不是女人了。她的表情非常淡漠，好像这根本不算什么，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不算什么吧，但是对我来说不一样，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听说是日本还是哪个国家，家长是给女儿举行成人礼的，因为从此就不是小女孩儿，而是女人了。

但是我妈很淡然，她说：“行，你自己会处理我就不教你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装睡，因为我是和我弟弟住一个房间的。我使劲忍着不哭出声。我觉得我真孤独，我的母亲，我最爱、最心疼的人。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为她换取快乐的人，她不是我的朋友，不能分担我的痛苦和分享我的喜悦。

连这么亲的人都是这样的，对别人，我还能指望什么呢？现在想起来，要说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感到失望，这应该算是一个开始。

第二天，他，就是那个记者来找我了。放学的时候他站在学校大门口。我忽然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我跟着他沿着小路走到离我们学校很近的八一湖，我们在湖边坐下来。我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记得后来我告诉他，昨天我来月经了。他的反应我到今天都记得。他抱住我的双肩，在我的脑门儿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祝贺你长大。以后你会越来越漂亮。不过你也要开始学会保护自己。”真的，到今天我都非常庆幸，我遇到了一个好人。我们俩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到现在，我最难过的时候还是去找他。

那天我主动要求他吻我，他不肯。他说：“我是新闻记者、是党员，我有妻子和女儿，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这么做。而且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你会为以前的事情后悔。”后来我的经历多了一些，我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但是当时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

就跟要报复什么人似的，我有了第二个男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的父母都在国外工作，家里只有他和他姐姐，他姐姐在上大学，住在学校里。我经常跟他回家。我们一起一边听音乐一边复习功课。女孩子大概都是从谈恋爱开始荒废学业的，我就是。

说到这里，齐眉突然停住了。一双圆眼睛凝视着我：“真的，你爱听吗？你听过的故事都比我的复杂。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初见面时，她的快乐深深地感染着我，此刻她的沉静和隐隐的感伤又牢牢地抓住我。

我很想告诉她，我爱听，不仅是爱听，而且我在她的叙述当中渐渐找回我自己的寂寞的17岁，那些热衷于漂亮的贺卡、优美的诗句和纯贞的暗恋的日子，尽管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

我们的学校不是一个人人都能考上大学的学校，我的成绩本来也不是特别好。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拼命读书，可成绩还是上不去。我妈特别着急，让我爸专门给我请了老师到家里来辅导，还是不行。我妈每天唉声叹气。我跟我爸说：“我不是上大学的材料。”我爸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他把这话告诉我妈，我妈就哭了，说：“以后怎么办呢？”我和我弟弟都是这么过来的，背负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只不过我弟弟比我聪明、争气就是了。

那是我非常艰难的日子，心理压力特别大。偶尔我还会跟那个记者见面。有一次，还是在八一湖，我跟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受不了我妈和我爸那种眼神，我不明白是不是我考不上大学就会要了我父母的命。他一直在安慰我，他说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孩子比自己过得好，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要求孩子，以为自己觉得好的孩子也会觉得好。他说：“没关系，不管上不上大学，只要你快乐就好，世界上好人、开心的人不一定是上过大学的。”当时我就想，他的女儿是多么幸福。

我真的没考上大学，我的男朋友也没考上。但是他不一样，他的父母早就替他安排好了，他可以去国外继续读书。高考之后那个假期，我总是跟他在一起，我很奇怪，我妈。我爸那么关注我的一切，他们怎么就没有发现我在恋爱呢？可能是我隐瞒得太好了。

那年夏天特别热，假期快结束、他就要出国的时候，我和我的男朋友做了那种事。我当时很害怕、也很兴奋。我们都挺笨的，做了很长时间才做成。我流血了，很疼。但是其实就是在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这种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有多重要，我全都不知道。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为什么、该怎么办。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走过了女人一生的这道门。

那天下午，我的男朋友带着我上街。他挺有钱的。他给我买了一个八音盒，你肯定见过那种，一打开，就有两个小人抱色着跳舞。

齐眉微笑着看我。我说，我也曾经有一个那样的八音盒，不过不是男朋友送的，是我自己买的，现在已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她笑着点头。快乐在一瞬间印在她的娃娃脸上，又在“一”瞬间消退。她的头低得更深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发现我怀孕了。她迅速地仰起脸来看我，又迅速地回复原来的姿势。其实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那个记者，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呕吐起来。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这些天经常这样。他沉默了好半天，才又问我月经正常不正常，我告诉他一直没来。

他什么也不说就带我去了医院，做尿检的结果是我已经怀孕，而且算起来已经有 50 天了。

我一直哭。可是与其说我是因为伤心，不如说是因为害怕。我怎么就那么无知，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了解？我怎么跟我父母交待啊？！那时候我的男朋友也已经出国了，而且就算他在，也未必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我这个朋友陪着我在复兴医院把这个孩子打掉了。他给我出钱，在手术室门外等着我，就像这件事是他做的一样。

你打过胎吗？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想，死都会比这个好受。而且我还不到 20 岁，我躺在手术台上哭。医生的态度特别好，说没关系的，我还这么年轻，好好休息不会对以后有影响的，还告诉我，我的丈夫真好，一直在外面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看就是特别爱我才会那么紧张的。当时他在我的病历上年龄那一栏里写的是我 23 岁。

从手术室出来，他扶着我慢慢走到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在一家很小的酒店包了一间房，他买了猪肝酱和巧克力给我吃，让我躺着别动。我一直哭。

倒不是因为后悔，而是因为我我觉得我实在太笨了，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这样了。

他问我：“你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吗？”我哭着摇头。他使劲抽烟，半天，他说：“我比你大，我应该告诉你才对呀。”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他坐在我床边的沙发里抽烟。傍晚的时候，我必须回家。他嘱咐我一定不要碰凉水，多休息，尽量少起床，这样过几天就会好了。我问他：“你会看不起我吗？”他摇头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是个好女孩儿，只是你太单纯。”

那天我回到家里，照样帮我妈做饭，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不敢也不能告诉她，我其实已经这样偷偷地经历了女人一生可能经历的一切。对于我和我妈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我一辈子都不会告诉她的。有时候她跟我聊天，说起谁家的女儿跟别人怎么样了，未婚先孕或者同居了之类的，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蔑视的。她说她从来就没担心过我会有那种事，她说：“咱们家的家教是好的。”我听她说话的时候就在心里想，其实你不知

道你自己的女儿早已经那样了。我妈是活在一种她自己的世界里，我是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们俩谁也走不进谁的世界，虽然我们是母女。我们家哪儿谈得上有什么家教啊？！她从来就没有管过我学习之外的事情。她根本就看不见我身上发生的变化。

中国的母女关系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母亲不懂得自己应该成为女儿的老师，做女人那方面的老师。我就想我自己，假如我妈告诉我女人应该在乎什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我还会有那种经历吗？可是我妈就是不懂这些，就算她懂，以她这个人，她也不会跟我说的，她会觉得说不出口。

我经常想，我妈就是碰到了我这么一个女儿，什么事情都不跟她说，因为她可怜，所以不忍心伤害她，可是她要是知道了她的女儿其实已经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她会后悔吗？

以后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女儿，我会在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就告诉她什么是女人，女人应该怎么生活，别让她经历我这一切。齐眉有一些激烈，语速也加快了。

看得出，她很不平静。

我给她讲了一个我在采访中偶然听到的故事：一个 12 岁的美国女孩要求她的母亲开车送自己到她的 16 岁的男朋友家，说今晚要跟那个男孩住在一起。她的母亲答应了。女孩子收拾了随身的衣服上了母亲的车。一路上，她的母亲给她讲了女孩子的第一次意味着什么，之后，在那个男孩子的家门外，母亲问女儿：“明天早晨回家的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而且，以后他也不一定是你爱过的唯一一个人，你想好了吗？”女孩在车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说：“，请你借给我你的手提电话。”她拨通了男朋友的电话，说：“我还没有想好我愿不愿意，我不来了。”收起电话，母女俩驾车回家。

齐眉静静地听完，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良久，她才继续说话。我觉得这是中国母亲做不到的，至少我的母亲做不到。但是以后我会这样去做，我就是因为没有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才走到今天的。你知道吗？我妈一直在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条件都挺好的，她也希望我找一个条件好的人，可是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我配不上人家，我怀过孕。打过胎。我不是个好女孩儿。我不可能跟我妈说这些，那样就真的要了她的命了。

这些年我的一些心里话都是跟我第一个男朋友说，他在我心里的位置非常特殊，就像一个父亲、一个大哥哥，因为只有他了解我的处境，只有他会保护我。他说我必须相信自己，而且必须要有勇气重新开始生活，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人明白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有勇敢起来。我觉得他是对的。如果我每天都在想着过去的快乐，我的每一天都是不快乐的，但是假如我每一天都想着快乐，那我就永远是快乐的。对不对？我的快乐不是假装的，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才学会了真心快乐。

所以要是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好人，我也会好好爱他，不管以后怎么样。要是我能有一个女儿，我也会像你所说的那个美国妈妈那样教育她、帮助她。我第一个男朋友的女儿现在已经快 10 岁了，她肯定会过得很顺利，她有那么好的一个父亲。

看着齐眉很顺畅他讲完最后这一段话，逐渐恢复一种平静的愉快面容。我试着想象她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终于不得要领。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白的，齐眉永远不会把这些经历说给自己的母亲听，她是一个“好女孩儿”。她不忍使自己的母亲受伤害，所以她宁愿独自承担并且用一生的时间

来消解这种原本通过母亲的帮助可以避免的伤害，她真的是一个太好的女孩儿。

然而，将为人母的我，或者说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孩子呢？

齐眉离开报社的时候，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邀她到附近的一家小餐厅随便吃些东西，她拒绝了。她说：“我得赶紧回家，我跟我妈说的是加两个小时班，现在已经过了。”我陪着她站在路边打车。远远的一辆出租车亮着灯开过来，她一边招手一边说：“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说我妈的坏话，我们母女关系也挺好的。就是……就是我妈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女人……”

第二章 快乐不是一辈子的面具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30日6：30P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

办公室

姓名：施艳

性别：女

年龄：20岁

生于沈阳，在当地读完小学、初中、高中。高中所学专业为旅游外事服务，现在大连某酒店做服务员。

施艳本来以为，从母亲再婚那一天开始，家就不再是她的了，母亲也不再是过去的母亲。但是，当她痛不欲生的时候，给予她最大帮助的人，仍然是她曾一度疏远的母亲。母亲再一次给了她生命。

当一个女孩子还没有能力应对自己生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转折的时候，母亲往往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责无旁贷的导师。但是有多少女儿能够有施艳这样的幸运？有多少母亲能够有施艳妈妈这样的健康的心态和平等的观念呢？

母亲和女儿同样都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心智，都需要一种既定关系之外的眼光：母亲和女儿首先都是独立的和个性化的女人。

这样的两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加希望对方生活幸福。

每个星期四都是我最忙乱的日子，特别是到了下午，在办公室几乎没有坐着的时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大约三点多的时候，我的名字被喊得响彻楼道。我跑着来接电话，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大连的小女孩，说必须找到你，有急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在听到这样的“有急事”的电话的时候，就本能地紧张。

对方的声音听起来真的一个小女孩，细声细气的：“安顿，我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你。你今天是不是特别忙？我都听见别人大声叫你了。”

我听不出来她“有急事”，自己已经有些着急了。我说：“我真的特别

忙，你快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好吗？”

她说“好、好、好”，然后停顿了一下：“是这样的。我看了你发表在青年报上的一篇口述实录，叫《快乐是我的面具》，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因为你把时间写错了。你说是去年的11月15号，可是那天是星期六，你和齐眉都不用上班……”这次是我真的紧张了，因为“口述实录”的真实就是它存在的第一前提，这样的错误会给读者造成误解，这是不能忽视的。我马上找到原稿，上面的日期赫然是“1997年11月13日”，显然是我们在校对时疏忽了。

我几乎是迫切地解释给她听，她倒反而安慰我：“没事的，你只要更正一下就行了，不会影响大家喜欢这个版面的，真的没事的。”我还是在道歉，她把话题岔开了：“其实，我找你也不完全是为了这个。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这个小错误的吗？……去年11月15号，我发生了一件事，挺大的，我记了日记，就跟齐眉给你讲的那些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是，帮助我的人是我妈妈，我觉得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需要这种来自妈妈的成长的指导，所以我特别想让你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大家分享的。而且……可能对别人也会有一些帮助……你有兴趣吗？”

应该说，我对她所说的内容是非常想了解的。在将近一年以前采访齐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找一个母女之间成功沟通的个案，因为我始终相信，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完全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的。而且，我的亲身经历也使我非常相信，母亲应该也必须成为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导师。但是，我们的困难在于她在大连、我在北京。

我讲了这个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告诉她，我短时间内不会去大连。她马上说：“没关系，我可以在电话里给你讲，我特别希望你写，我信任你才给你打电话的，你不用担心。”我猜她一定也想到了我的一贯的工作方式，因为以“口述实录”形式发表的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了面对面采访的。

“这样吧，我先在电话里给你讲，如果你觉得不行，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如果你觉得可以写，你就写吧，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给你补充。”她还是固执他说服我。

我们终于约定，在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等她的电话。

1998年10月30日傍晚，我准备好纸和笔，沏好一杯茶，坐在电话机旁边，6：30，电话准时响起来。

以下，是我在当天晚上尽可能全面、准确的笔录。

昨天我放下电话才想起来，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呢。我先告诉你我的简历吧，我注意到你的采访文章前面都有这么一小段。……我想让你叫我施艳，我妈妈姓施，艳是她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而且，我觉得我的生活到今天还能这么好，都是因为我妈妈的帮助。

好长时间了，我都想把我和我妈妈之间的事情写出来，可是，我不会写文章，怕写不好。后来我看过你写的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女孩子受到伤害，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就是她和她妈妈站在马路的两边，一起流眼泪，我就想到了我自己。

那天看了齐眉的故事，我终于决定找你，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女孩子的生活中太重要了。我不是说男孩子成长就不需要母亲，我是想说，对女孩子来说，妈妈这个角色是很特别的。

安顿，你这么拿着电话听我说，累吗？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说“不

累”。

那好吧，我尽量说得紧凑。

要是按照一般的意义来说，我不算是那种幸福的女孩子，我爸和我妈离婚的时候，我还不到 14 岁。那时候已经懂事了，但是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俩谁也没给我解释过，反正他们就是过不到一起去，天天吵架，要不就是我爸不回家。我记得那时候家里不能有三个人，只要是都在家，就不会太平。我不想去评价我爸和我妈的婚姻，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离婚的时候，我是跟着我妈，当时是我妈主动要求带着我的，而且，我爸一离婚就离开沈阳到广州去了，我妈说，如果我是个儿子，有可能会让我爸带着，但是我是个女孩子，带到那种地方去，她不放心。

这么说吧，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就是谁要我，明摆着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了，不管他们关系怎么样，从外面看起来我还是有爸爸、有妈妈。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选择。当然，在他们离婚的时候是没有我选择的余地，谁也不问我愿意跟着谁。其实我是不愿意跟着我爸的，我不应该说他的坏话，但是他确实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且我知道他也根本不想要我。

我曾经听说过他们讨论关于我的问题。想起来也觉得挺奇怪的，原来他们俩老是吵架，真正准备离婚的时候反而不吵了，分东西、分孩子，都和和气的。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什么都听见了。我妈说让我爸带我，对我的成长没有好处。

我爸说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再婚，我妈说她不在乎，不容易就不再婚，我们母女两个人也能过。我当时就觉得我妈特别了不起，而且她能为了我说出这样的话，至少说明她不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从此以后我就和我妈相依为命。我觉得我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像别的那些父母离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或者性格孤僻，或者报复心特别强，总之我没有什么人格上的缺陷，这也都是因为我妈。

我忘了告诉你，我妈就是个工人，两年多以前，她下岗了。现在和别人一起开一个餐厅，生意还挺好的。我妈这人特别要强，她当工人的时候，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我妈跟我说，不管是干什么，都要争取做到最好，工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但是，做一个好工人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每个月拿到手里的那份工资。我妈对我的教育都是这样渗透在很多小的细节里的。本来，我今天一天都在想这些，想给你讲得细致一点儿，但是现在突然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我想说的关于我妈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安顿，你等我一下，我去把我写的日记拿过来。

办公室的窗户不隔音，窗外喧嚣的车声和人声丝丝缕缕地拥进来，电话那一端也是施艳翻开本子的唏唏嘘嗦的声音。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尽管我们处在不同的两个城市，但是在心理上并没有这种相距遥远的感觉，跟每一次我面对受访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能看到对方的模样和表情，两个人因此都多了几分混合着种种猜想的神秘感觉。

在这样一个夜幕垂下，无数人部正好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我握着电话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谈一个温暖的、关于母亲和女儿的话题。那种感觉非常奇特，很像是在赴一个特别的约会。

我还是别给你讲我妈怎么在生活上对我好吧，我觉得大多数爱孩子的

妈妈都会那么做的，而且，老让你这么举着电话也太累了。

我差不多 16 岁那年，别人给我妈介绍了一个叔叔，现在他成了我的爸爸。自从我爸离开家以后，我妈就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说她一方面把我当成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儿，另一方面也把我当成她最好的朋友和一个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我觉得我妈特别懂得民主和尊重人，虽然她没有上过大学，就是一个开饭馆的个体户，人的素质不是上过什么学决定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妈就跟我说了那个叔叔的情况。他是军校的老师，爱人很早就去世了，他比我妈大一些，有一个儿子，已经去国外留学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特别反对我妈和那个叔叔好。我老是想着我爸和我妈离婚时候我妈说过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能过得很好。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陌生的叔叔呢？再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愿意突然有一个人跟我和我妈一起生活，而且我还得叫他爸爸。我爸走了，我就没有爸爸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得要再有一个爸爸每天回家，没有这么一个男人，我们的生活也是完整的。现在想这些，我觉得我特别不懂事，我只是为自己想，没有为我妈着想。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也有父母离婚的，可能这样家庭的孩子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就是因为离婚失去了父母其中的一个，但是还是不愿意一个不相干的人取代自己原来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角色，我也是这样。我跟我妈一起生活很少会想到我爸，可是我妈一说有这个叔叔之后，我马上就想起我爸来了。

那段时间我特别伤心，我觉得我快要没有家了，这个叔叔一来就会把我妈抢走。

而且，别人一问我，这个男的是谁，我怎么说？我说是我后爸？我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我反对得特别激烈。中间的过程就不说了吧，我甚至威胁我妈，说如果她要是跟这个叔叔结婚，我就让她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真是够混的。

看得出来，我妈挺喜欢那个叔叔的。还没到冬天，她就开始给他织大围巾，因为他嗓子不好，特别容易感冒，感冒了就不能上课。晚上，我在灯下写作业，我妈在一边织围巾。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日子必须再加上一个人？看着她织那条又厚又长的围巾我从心眼里生气。那时候我妈还在工厂上班，每天都是我先回家。结果，有一天我回来之后，就把她已经快要织完的围巾全拆了。我本来打算如果我妈骂我，我就正好可以跟她大吵一架，但是我妈回家看见那些毛线团什么也没说。她把毛线收到柜子里，就开始做饭，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去年我妈和这个叔叔结婚以后，我问过她，为什么不跟我发火。我妈说：“让一个已经 17 岁的孩子接受一个继父已经够难为她了，我再发脾气，不是把孩子往外推吗？”

我妈为了让我能从心理上接受她再婚，整整用了大约三年的时间。

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我离家出走。那也是一个晚上，我妈当时已经在开饭馆了，每天过得没白天没黑夜的，每天都回家特别晚。那个晚上我发现是那个叔叔送她回来的。我就不跟她说话，她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我终于忍不住哭起来，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两个人一起好好生活？

为什么她一定要给我找一个后爸呢？我妈这个人不善言辞，那天大概是她说话很多的一次。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一天一天长大、她一天一天变老，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感情寄托，她跟我爸离婚，失去了她的

寄托，现在她找到了这个叔叔，认为他对自己非常合适，我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寄托，只不过还需要再过几年。她说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如果不是因为迫不得已，没有哪个女人愿意离婚。

我现在已经特别理解我妈当时的心情了。我妈算是那种非常坚强的女人，也特别能干。但是毕竟是女人，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困难都特别具体。比如每个月都要换一次煤气罐，我家住在三楼，有时候有邻居帮忙，没有人帮忙的时候，我妈只能自己一儿、一点儿把煤气罐挪下楼。回来的时候就更甭提了。原来我爸骑自行车换一次煤气前后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妈得用半天的时间。再比如有时候她生病，我上学去了，就没有人照顾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家楼上新搬来的一家装修，他们砸地板的时候，我家的房顶就唏里哗啦地掉灰，我妈去找他们，人家说那没有办法，反正不能不装修。我妈生气，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就在家具上铺报纸接着掉下来的白灰。那家装修完了，我妈自己调了白色的立邦漆，把房顶重新粉刷了一遍。我站在地上给她递家伙儿，她站在一个人字梯子上、举着胳膊刷，后来有好几天，我妈说她一抬胳膊就疼。可能从一开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分工，女人干什么、男人干什么，各司其职，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女人再强大也是不完整的。

但是当时我不理解。我想用离家出走的方式夺回我妈。我跑到了我的同学家。

但是我妈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我住在同学家，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的时候，我妈就找到我了。她一看见我就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妈哭，她跟我爸吵架、离婚、她生并下岗都没哭过，但是那天她哭得不能说话，身后站着那个叔叔。在我的同学家，那个叔叔第一次跟我谈话。他告诉我，我妈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妈发现我走了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她先给那个叔叔打电话，同时又通过我的一个同学也是邻居找到我们老师家，老师到学校拿了所有同学的联系地址，我妈就跟那个叔叔一起照着地址挨家挨户地找我。这件事后来在我们学校特别出名，老师一讲到母爱肯定举我妈这个例子。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接受那个叔叔的。那天早晨，我妈把我接回家，在厨房给我做早饭，他在我的房间跟我说话。他说，他非常欣赏我妈，虽然我妈没有受过特别正规的教育，但是我妈身上有一种精神，让他觉得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每天都会很有信心。而且，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生命中的第二次选择，可能也就是最后一次选择了，所以他们都非常认真。他说他会对我好，因为我是我妈的一部分。

从他那儿，我知道了我妈在跟他认识的时候就首先要求他一定要对我好，这是我妈再婚的首要条件。他说我妈跟他约定，即使结婚，也要等到我高中毕业有了工作。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必须交流，有了交流才能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我和这个叔叔就是这样。而且，自从我爸和我妈离婚之后，我妈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关心和爱护。

我已经是小孩子了，学校里也有同学在悄悄地谈恋爱，我也明白，我给我妈的爱跟一个男人能够给予她的那种爱情是不一样的。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妈和这个叔叔结婚了，就在我妈开的那个小饭馆，没有什么仪式。那个叔叔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哥哥回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说是婚礼，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大家一起吃一次饭，我参加过不少各式各样

的婚礼，在酒店工作之后更是经历过很多婚宴，但是我妈的婚礼是我最难忘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漂亮或者美丽这样的词汇去形容我的母亲，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妈特别美。我觉得她跟那些穿着婚纱的新娘一样漂亮，一样动人，那是一种新生活开始时候的特殊的感觉。

我的年龄越大，就越是感谢那个叔叔，也就是我现在的爸爸，他给了我妈一份全新的生活。在我妈的婚礼上，我送给他们一样礼物，你能猜出是什么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完全沉浸在施艳朴实无华的叙述之中，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他说：“是围巾。”安顿，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送一条特别好的围巾。”电话里突然安静了，我不知道施艳是不是有些泪湿，也不敢问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的还有些稚嫩的声音再次响起。

是一条我自己织的围巾。我妈从来不知道我会织，都是她回家晚的时候，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织的。估计她快要回来了，我就收起来。那天我妈的手在围巾上摩挲着，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她在使劲忍着眼泪。施艳又开始沉默，这一次我猜不出是为了什么。片刻之后，施艳的声音小了一些。

安顿，现在我告诉你，在去年的11月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绝对不是一个坏女孩儿。你相信吗？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呢？从三年多以前开始这样的采访，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各式各样的受访者。我相信人在生活中会有不明智的举动，会有暂时失控所形成的非故意的过失，但是我轻易不会认为一个人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所谓坏人，情不得已和本质恶劣原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我说了这些之后，又告诉她，我相信她，我相信一个能把平生编织的第一个作品在母亲的婚礼上送给继父的女孩子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所谓的坏女孩儿。

施艳想了一会儿，继续讲述。

谢谢你，这些话我妈也跟我说过，在我犯了几乎让她不能原谅的错误之后，她还是这么跟我说，那个错误也是我自己不能原谅的。

我是去年年初开始在沈阳的一家酒店实习的，在客房当服务员，我们学的就是这些，实习完了就可以毕业分配我在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岁数比我大的男人，是离婚的，在那个酒店包房做生意。我觉得我特别傻。开始，这个人对我很好，而且没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那时候是酒店最小的员工，可能这个人也就是看中我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经验吧，好欺负也好骗。

施艳越讲越艰难。

真的，我觉得我真的是上当受骗，不是想推卸责任。他对我好，我不知道是因为有其他的目的，我就相信他是真心喜欢我。现在想起来，那些好都是一些小手段，可是当时我就是相信。比如说，我打扫房间的时候，说话嗓子有些哑，他就会让他的秘书给我送一包金嗓子喉宝来；看见我的丝袜上有一个跳线的小洞，他就买一包丝袜给我。特别细心，让我觉得很温暖。我妈在生活上确实很关心我，但是，从那么小，我们家就没有男人，母亲的爱是不能代替父亲的爱的，有了现在的爸爸，他也关心我，但是到底不一样，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种心理作用，我对这个人越来越有好感，因为他不仅像是我的男朋友，在他身上，我还能找到一种近似于父亲对女儿的感觉。这个人比我大很多。

我那时候是要倒班的，有时候就住在酒店的员工宿舍。他慢慢开始约我去，去别的酒店的咖啡厅之类的地方。每次给我讲他过去的婚姻怎么不

幸福，前妻怎么算计他的钱等等，他说他想找一个比他岁数小得多一些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纯洁，能好好跟他过完后半辈子。我知道他在暗示我什么，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一个人，我妈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一直不敢跟我妈说，我在跟这个人恋爱。其实，当时也算不上什么恋爱。我也给他讲我妈，讲我继父，我说，他们都对我特别好，但是，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感觉，我妈结婚以后就不再是原来的她了，她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就变小了。现在想起来，是我过于敏感了，我妈对我的爱怎么可能改变呢？母亲怎么会因为自己的生活而忽略孩子呢？我和这个人越来越熟悉，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应该对这样的男人设防。有一天我胃疼，没回家。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同屋的女孩子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他来看我。他说帮我揉揉，也许会好的。我没有拒绝。结果，他的手……一直向下……后来，我不想说了。你明白吗？

施艳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兀自说下去。

就是这么一次，我怀孕了。发现的时候，我去找他，问他怎么办。他居然不承认。他说他从来没有到过我的宿舍，再说，酒店的女员工宿舍怎么会让男人随便进出呢？他说：“真看不出来你这个小姑娘这么小就会血口喷人。你如果要钱我可以帮助你一些，但是你不能讹诈我。”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那么小，几乎什么都不懂，也没有钱，不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医院打胎。我想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打定主意之后，就回了一趟家，我想最后见我妈一面。那天是11月14号。

我回家之后我妈和我这个爸爸都特别高兴，问我想吃什么、工作怎么样，为什么连续两个星期没回家，是不是太累了等等。那天我妈亲自下厨房给我做饭。我想假装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我想我装的不像。看着我妈和我爸的样子，我心特别难过，好几次都是差一点儿哭出来。我在饭桌上跟我继父说：“我老是在外面，顾不上我妈，我妈就托付给您了。”我继父觉得很奇怪，问我是不是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我说没有。我妈只是看着我们，不说话。

那天下午，我爸到学校去了，家里就剩下我和我妈。我不知道是学校真的有些事情需要他去，还是我妈故意把他支走的。我妈问我：“说吧，发生什么事情了，看看妈妈能不能帮你？”我一直觉得，不管你有多大年龄，在母亲面前，永远是小孩子，而且，不管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只要一见到母亲，就什么都瞒不祝我妈话没说完我就哭起来了。那是我长到这么大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你知道吗？我最难过的还不是我自己的这些遭遇，是我妈那种特别深的自责。

我妈也哭了，她反复他说一句话：“是我不好，是我太自私了，光顾自己，没有关心你，都是我的不对……”自始至终，我妈没有说一句责备我的话。

真的，我要是没有我妈，可能现在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那天我说完这些之后，我妈擦干了眼泪，说：“明天，我就带你去医院。”我说我不想让我的继父知道，我怕他会看不起我，也因此看不起我妈。我妈说：“我不会告诉他的。咱们俩是最亲的人，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因为这件事伤害你的。”

第二天，就是11月15号，我妈带我去了医院。那天是星期六，我们

去的那家医院不大，只有上午工作半天。一直到我上手术台之前，我妈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从手术室出来，我妈一下就把我搂在怀里。我觉得我妈的胸膛特别暖和，自从我父亲和她离婚之后，我和我妈从来就没有这么亲近过，我已经忘记了我妈抱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且，我们都是羞于这样的，特别是我妈这种要强的女人，更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感情。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妈离我特别近，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这样。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整体，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妈不是一个有钱的人，虽然她开饭馆的收入还不错，但是，她还是带着我去了医院附近的一个不太贵的饭店，就像那个记者对齐眉那样，我们也是租了一间房，让我休息，我妈给我继父打电话说她到我大姨家去了，因为有些事情，过两天就回来。她一直陪着我。好像很多年了，我和我妈没有这么亲近过，我们睡在一个房间，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儿。

我问我妈，以后该怎么办，还会不会有人愿意跟我结婚。我妈说：“当然会的。

如果他要是计较你曾经被人欺骗。

他就不是真心喜欢你，妈妈不会同意你跟他结婚的。”我说：“妈，你会看不起我吗？”我妈哭了，说：“你真傻，哪有妈妈看不起自己的女儿呢？再说，这些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是我对你不够关心，才让你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女人一生要经历的事情特别多，你不要因此而有什么负担，你要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你开心，妈妈才开心。”

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我生命中非常艰难的日子，我妈始终站在我的身边。如果没有她，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而且，到今天为止，我继父一直不知道这件事，由此，我也知道，其实我妈和我始终是最亲的人。

我毕业的时候，沈阳不好找工作，正好大连这家酒店在招聘，我妈就鼓励我应聘，我继父说我年龄大小，走这么远不合适，还是在当地工作比较好。我妈说：“没事，我相信我的女儿，她会珍惜她自己的。”

现在，我就是一个人在大连，每隔一段时间才回一次家，平时跟我妈就是打电话。我一想到我妈说的信任我的话，就觉得如果我有地方让她失望的话，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我妈和我都没有再提起去年那件事情，而且，现在我也不再难过了。我和齐眉不一样，快乐不是我的面具，我的快乐是从心里发出的，因为我有这么好的妈妈，她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给我最大的帮助。我妈也看过齐眉的故事，我们在电话里说过这个，我妈说：“人的一生那么短，快乐应该是最重要的，快乐不能成为一辈子的面具，那样人活着就太痛苦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在痛苦中生活。”

我觉得我继父当年说的话特别对，我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她都能解决，能承担，跟她在一起，每天都会觉得非常有信心。她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受我妈的影响特别深，所以，我现在也很快乐。

和施艳的谈话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窗外的喧嚣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我突然特别想告诉施艳一些我自己成长过程中和我妈妈之间的故事，因为我也和她一样，曾经从我母亲那里获得了非常多的帮助和鼓励，我母亲至今仍然是我所有的文字的第一读者，而我也曾经背着她写下属于我自己的日记，之后终于又全部复述给她听，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全世界都不接受我的时候我仍然不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的目光会自始至

终停留在我的身上，如果我是在串演一部人生的戏剧，那么我妈妈一定是坚持到最后为我鼓掌的那个人……施艳一直耐心地听我说，仿佛是我在对她进行一次“口述实录”，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自己都能感觉到脸上在发烧，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这么喜欢表达自己的人，必须说再见的时候，施艳说：“我觉得我们有一天都会做母亲的，我相信咱们都会做得很好，因为咱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第三章 特别懂事的孩子

采访时间：1998年7月25日 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

办公室

姓名：李强

性别：男

年龄：48岁

初中毕业后在辽宁农村插队，返城后在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做工人，自学取得大专学历，后历任该厂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现为某合资电子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李强以沉重的心情面对女儿的离家出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温暖也辛酸的往事涌上心头。为什么人总是在一样心爱的东西丢失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她在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明白自己的许多所作所为是应该为之后悔的？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一种现实，那就是有一天，我们会最终拥有自己的生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心理上远离自己的父母或者亲人，因此，即使是最亲的人之间也必须相互保有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

亲情有时候很像一柄精致的利器，以她柔韧的外表把人洞穿到千疮百孔，以她恒久的撞击使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追求。放弃与获得于是都被赋予了一种疼痛和悲壮。

女儿回家了，但是回来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看起来恢复了平静的生活永远不会被改变呢？

李强在电话中称我为安老师”，那是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一听就知道年龄一定比我大。“安老师，我能占用您一点儿时间吗？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我有点儿紧张……”这样的说话方式总是令人难以拒绝。

我说：“没关系，您讲吧。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电话里有了一瞬间的沉默，不知道是电话线路的原因还是对方的嗓音，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像哽咽似的声响。我只有耐心地等待。

过了一会儿，对方的声音比最初更加沙哑：“我叫李强，今年48岁了，属虎的，今年本命年……”我想，他大概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些什么，那将是怎样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呢？没有容得我想更多，他的声音又响起

来：“我的女儿丢了！”

是我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我正在气头上……她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回家了，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是我的脾气太不好，现在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一直没去上班……我的班也上不下去了……我想接受您的采访，把过去的事情说清楚，她要是看见了报纸，也可能会回来……”在见到李强之前，我没有把握对他的采访是否一定可以最终做成一篇完整的口述实录，也许跟大多数受访者一样，他的故事也只能是成为我采访过程中积累的素材之一，但是我的确非常想帮助他，哪怕就是在版面上发一个小小的寻人启示，让他用父亲的口吻来呼唤自己的女儿。

握着电话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听到他由于强忍嚙位而发出的重重的喉音。由此我想到我的父亲以及我听到过的很多关于父亲和女儿的动人故事。可能正如李强自己所说，他和他的女儿之间有很多误会，这些误会之中有些是可以很快冰释的，有些可能暂时无法解释明白，有些也许终生都将存在于各自的心里，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与女儿之间的爱和牵挂，那种源自血液的关联是无法割断的。1998年7月25日是一个星期六，早晨9:00，当我准时走进报社大楼的时候，门卫告诉我，此刻坐在传达室里的人已经等了我大约半个小时了。

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精干的中年男人，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年轻一些，黑色T恤，米色长裤，腰间的皮带是很多所谓成功男士非常钟爱的“登喜路”，手上的皮包也是同一个品牌。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了李强曾经有过插队之后返城当工人的经历，但是从他的打扮上仍然可以感觉出他的现在是无法与当年相提并论的，现在的他是一个生活考究、讲究品位的人，一个成功者。

我自报家门，他身子微微前倾与我握手。我示意他随我上楼，他很自然地让出两步，让我走在前面。一切都非常得体，仿佛我们之间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约见，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唯一使我能够依稀感觉到他的不平静的迹象来自他的面容，他的眼睛有些虚肿，嘴唇干燥得有些爆皮，还有就是稍稍靠近就可以从他身上闻到的，浓浓的烟味。

当李强落座的时候，我把一瓶矿泉水和一只烟灰缸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一再地道谢，客气到了多礼。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些天我把能找到的亲戚家、朋友家都找遍了，把能打的电话都打遍了，还是没有她的消息。我老是有一种感觉，她其实没走远，好像每天随时都有可能回家，但就是不回来，就是要让我生气，让我着急我确实听不明白，我说，您可以随便怎么样讲给我听，但是前提是必须让我能听明白，否则我们就没法交流了。

李强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一边点头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牛皮小包，打开，原来里面是一盒烟，他取出一支，点燃。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细致地对待自己的烟盒，这个小小的牛皮荷包，使太多见的“万宝路”也凭添了档次。

我又一次想到了李强的经历，从插队到返城又到今天，当年的那个“修补地球”的年轻人会不会预见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一直以为生活的烙印不会轻易被磨灭，但是，从李强身上，我却一点也看不出他的过去的影子。

可能是我太着急了。不过，说起来真的很长，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说起。我女儿这次出走，让我想起来很多很多事情，这些年，我以为我是一个好父亲，努力工作、拼命挣钱，把我们家的日子改变得

天翻地覆，我让我女儿因为有一个我这样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可是这次她出走我才明白，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供她吃喝，供她受教育，我以为这样就够了，其实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每天都在想什么，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父亲，还是不称职。

在李强的吞云吐雾之中我依旧耐心等待，等待他在这种倾泄而出的自责之后再逐渐进入相对平静的叙述。以往有许多受访者也是这样，他们总是在最初说出他们自己认为最想说也必须说的话，往往那就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带有相当大的自责的成分的，当我还没有说任何带有评判意味的话时，他们依据大众的标准率先为自己下了结论，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我已经否定了自己，你还忍心重新否定我吗？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我总是能够感觉到以这样的方式筑成的心理屏障。

李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我只要静静地等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所希望的讲述之中。

再开始说话的时候，李强已经点燃了第二支烟。还是从说我自己开始吧。

我是老知青，在辽宁农村待到 20 多岁才返城，初中毕业就插队了。那时候的日子特别苦，没有书看，也用不着看书，看了也没地方用去。回到北京，跟个乡下人似的，等着街道给分配工作。我们那个时候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哪轮得上你挑挑拣拣？

回北京两个月以后，我到一個做电子元件的工厂当工人。那个工厂好多人都是返城的知青，谁也甭看不起谁。我可能属于比较有心的人吧，我一直在自学一些东西。我们这拨儿人文化底子太差，高考我不敢想，但是有文化不会吃亏这个道理是早就懂的。而且那时候业余生活也没有现在丰富，家家户户连有个电视都是新鲜的。

除了看看书，也没什么可干的。

跟你说说我和小珍她妈的事情吧。小珍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她特别爱她妈。

李强给自己续上一支烟。他的目光在烟雾中朦朦胧胧，坐姿也不再像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刻板、僵硬。

我和小珍她妈是插队时候的同学，我们那时候没有人讲什么“早恋”，根本不懂。就算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明白，也不敢。我们俩是一起回北京的，她分配在商店当售货员。后来她也是靠自学，先是调到一个大商场，当化妆品组的组长，后来当出纳，再后来，当了那个商场的主管会计。我不说是哪个商场了，我一说您准知道，没准儿还去过呢。

我和小珍她妈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才好的。说起来也是巧了，本来我们就是老同学，应该说是基础的。我们那时候谈恋爱，跟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程序，大家岁数都不小了，基本条件也差不多，双方的家庭状况也接近。本来嘛，都不是什么特别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一般，没有什么更多可考察的，俩人觉得合适，就结婚了。

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数婚姻都是这样的。有的能坚持下来，有的因为其中一方的环境变了，或者地位变了，回过头来一看，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真正讲讲感情，所以又开始重新追求，有些婚姻就解体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毕竟我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们这批人其实真的

挺亏的，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

李强说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眼神一直在我的脸上膘来膘去，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我猜想，也许他是在为他自己分辩什么，是不是他也是那些被称作“夺回青春损失”的人中的一分子？是不是他也基于类似的“也很正常”的观念而解体了一桩所谓“没有真正讲讲感情”的婚姻？

在众多的采访之中，我经常会遇到类似的受访者，他们和李强一样，几乎是本能地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在叙述中尽可能地自圆其说。

这种时候，我通常是不插话的。但是，不能不承认，李强是一个十分机敏的人。

您别误会，我不是想给我自己找台阶下，我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我现在也是单身，小珍她妈在三年多以前去世了，因为车祸，当时小珍 15 岁。李强的表情有了几分黯然。我们要孩子比较晚。小珍她妈的身体一直不好。她是一个特别心重的人，家里、外头的大事，小事全是她操心。

我算是有福气的男人吧。老婆顾家、孩子听话。小珍从小就没让大人费过什么心，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前几名。

后来我的工作越来越忙，有时候连家都顾不上回。像我这样什么都只能靠自己的人，有今天确实不容易。你说我能依靠谁呀？要背景没背景，学历也没有后来那些正经大学毕业的人的学历硬气，我靠的就是这些年对自己一点儿都不放松。我们这代人的最大优点就是特别能吃苦，我在单位就是这样。当技术员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在领导下班之前离开过办公室，当时带我的是一个老工程师，就是后来我当工程师时候的前任。他都觉得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我那样对工作那么上心。不上心不行啊，别人能马上反应过来的问题，到我这儿就得多花些时间，没办法，咱底子不如人家，笨鸟只能先飞、多飞。所以，这些年我真的是没怎么顾家，说起来也很对不起她们母女俩。

我几乎一直在等待李强最终说到他和他们的女儿小珍以及他最想告诉我的关于小珍的出走。这时，李强把手中的烟蒂摁灭，把最后一口烟重重地吐出来。他没有再吸烟，把那个漂亮的牛皮荷包在手里反复把玩着。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说话。我想，这是到了关键时刻。

怎么说呢？就是在小珍这次离开家之后，我才有时间认真地回头看一看看这些年我们一家人的日子，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一直不明白一个人一辈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前以为成功的男人就是有钱、有地位，有让所有的人都羡慕的事业，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家庭是特别重要的。不管你有多成功、多风光，最后你还是要回家，最后给你上坟的人还是你家里人。而且这个世界上最后接纳你的人就是你的亲人，只有他们才不会从心里拒绝你，只有在亲人面前你才能不用伪装自己……李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当然，可能伤害过你的人也是你的亲人，亲人之间也会有误解和矛盾，比如我和我的女儿吧。

小珍其实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我现在想起来，这些年我三天两头儿地不回家，她和她妈就像相依为命似的。真的不夸张，我们就好像不怎么见面一样。我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她上学早，她妈不忍心叫醒我，起来给她做了早点送她走，然后自己也收拾收拾去上班，一天我们也说不上什么话。小珍上学到现在，我没给她开过一次家长会，包括她妈去世之后，我都是因为忙，说给老师打电话还经常忘了。

我也是在没有了我爱人之后才真正感觉到她在我的生活里特别重要。

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她从来不用我为家里的事情分心。

你说什么叫做爱情啊？我觉得我和小珍她妈之间的感情就可以叫做爱情，虽然我们从来不像现在的电影演的那样说什么爱不爱的，爱不爱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她每天没有怨言地承担家里的事情，每天不管多晚等着我回家，有时候就是等到我的一个告诉她不回家的电话。她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你说她这不就是爱我吗？

李强的头微微低着，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他的有些颤抖的声音泄露了他此刻的不平静。我有点感动，是一种莫名的、很温暖的感动。我想到在我和丈夫结婚登记的前一天在一家小餐厅遇到的一对老夫妇。老先生在看报，老太太轻声点菜。

服务员离开后，老太太开始用纸巾抹净两个人的杯盘；菜上来的时候，她把素菜放在自己近前，把一小听啤酒放在丈夫手边，老先生放下报纸，两个人无声地吃起来，我记得我当时是有几分泪湿的，我想到他们一定是携手走过了大半生，他们彼此像熟悉空气一样熟悉对方，他们之间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人的关系，一种相濡以沫。

血泪交融的彼此镶嵌。此刻，面对李强，我又有了相似的感觉，尽管他的语言没有丝毫我们已经见惯的所谓美丽动人。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从灿烂的爱恋走入平淡的相守，那同样是无法也无须用语言表达的。李强定定地静坐了好一会儿。

我也听到过那种说法，什么东西都是到丢了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离不开它，对我来说，我爱人，我女儿，都是这样。你知道吗？我爱人去世以后有很长时间，我几乎都不会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知道我家的各种东西都放在哪儿。说起来让人笑话，我爱人去世以后，户口发生了变化，我竟然找不到户口本。

找户口本那天，我把抽屉一个、一个翻了个底儿掉。我发现我自己对我的家并不熟悉，而且可以说就是一无所知。过了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我爱人是怎样管理着我和孩子的生活，什么都井井有条，我们替换的衣服、随手用的东西，各种电器的说明书和保修卡。孩子从小到大的纪念品。我们每个人相册和过去插队的同学的信件，全都分门别类地放在最好找的地方。每次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很习惯跟我爱人要，她去了就给我找到了。可是现在她没了，我要找户口本都得翻老半天……李强终于颤抖着打开他的牛皮荷包，取出一支烟来，点燃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厉害。

我翻抽屉的时候，小珍一直在旁边看着，不说话。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一想到她的眼神就觉得她其实是在看一个外人，一个好像从来没跟她和她的妈一起生活过的人。她站在一边，也不帮忙、也不吭声。

我实在是一个太粗心的父亲，我当时就没有意识到我女儿对我是有怨恨的。

我也想过，小珍没有母亲了，我应该加倍对她好，但是我力不从心。一方面，我的工作确实忙，现在不景气的单位太多了，我主管生产和经营，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我负担着几百张嘴、几百个家庭，我的压力特别大；另一方面，小珍毕竟是女孩子，我一个当父亲的跟女儿怎么交流呢？很多事情，说多了怕女儿多心、害臊；说少了自己又不放心、着急。说老实话，我真的不会跟孩子沟通。这些年，孩子的一切都是她妈管的。

我说过，小珍特别懂事。确实是这样。她妈去世之后，我一如既往地穷忙，还是经常很晚才回家，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吃饭、做作业、电视。她也跟她妈一样等我回家或者等我打电话。跟原来不一样的是，过去我回家晚她已经睡着了，后来是不管多晚她都会等着我回来。我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人，跟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我回家以后，就是问问她的功课，考试的情况，家里还有没有钱之类的。然后洗澡、睡觉。

你说我这个人多粗心啊！小珍离家出走之后，我才想起来好多事情。她妈去世三年，每天晚上都是小珍最后检查门窗，自来水和煤气是不是关好了，每个星期日都是小珍把攒了一个星期的脏衣服洗干净，把我的衬衫熨好了挂在衣柜里……不知不觉地她就替代了她妈在我家的角色李强再一次陷入沉默。

我说我需要到隔壁的另一个办公室去回一个长途电话，他摆摆手示意我自便。

于是我迅速地走出门，之后迅速地抹掉几乎已经要落下来的眼泪。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如此不能自持，但是我的确无法想象那样一种场景，失去母亲，还不满 19 岁的女孩子一言不发地默默承担了照顾父亲的责任，然而，夜深入静的时候，有谁知道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重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李强已经平静地在吸一支显然是刚刚点燃的烟，我坐下，示意他重新开始。他凝视了我一会儿，才慢慢开始。

我觉得你跟电话里听起来不太一样，我听声音觉得你是一个挺干练也有些冷漠的人，像那种成功的职业女性，对别人感兴趣但是骨子里拒人千里之外，可是我今天早晨一看见你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也挺脆弱，挺容易被感动我把话题岔开，我说我很想知道小珍为什么会离开家，从前面的叙述来看，她是很爱父亲的。我说，李强你快点告诉我吧，我真的好想帮你一起找到小珍。李强笑了一下，我知道他此刻一定觉得我非常不像一个成熟的记者。直接一点儿说吧，小珍跟我最深的矛盾在于我准备再婚。李强又停下来，还是在烟雾中一眼、一眼地瞟我。我觉得有些吃惊，刚刚还是一场催人泪下的夫妻情重和父女情深，马上又出现了一个将要成为新妇的女人，这个急转弯确实有些突兀。李强没有从我的脸上找到一种确切的表情，我只是凝视他，等着下面的叙述，他也只得继续。

小珍 17 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离婚的女人，比我小 7 岁，有一个儿子，因为是儿子，所以男方带走了，去了新西兰。这个人自己生活，家不在北京。她是搞技术的，人很老实。我觉得她的条件很好，没有任何负担，又有稳定的职业，对我和小珍这样一个需要有人照顾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我希望小珍能在我特别忙的时候有人管，而且，对于这个人来说、她自己的孩子被领走了，她的年龄又不可能再生育，而且她没有房子，收入也不高、所以，我相信她会一心一意对待我们。

你觉得我这人特别实际，是吧？实际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就跟浪漫对于你们这个年龄一样是必须的。

但是我没想到小珍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个人。

我第一次请她来我家，小珍正在写作业。我让她叫阿姨，她叫了。然后就头也不抬。我这个朋友去厨房，她马上就追过来，说：“不麻烦您了，您不知道我们家东西都搁在哪儿。”后来我说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小珍不肯

去。她说她要去给同学过生日，不在家吃饭，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们都特别尴尬。我请那个人到外面吃饭，然后送她回到单位宿舍。我回家的时候，小珍坐在沙发里看电视。桌子上的方便面口袋还没收拾，我一看就知道她是等我们走了又回来了，我就有些生气。我问她：“你是不是认为爸爸没有你妈了就再也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她不说话。我说我也是为了她，为了我不在家的時候能有个人关心她、爱护她，我也想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咬着嘴唇听我说完，冷冷地告诉我：“我妈已经把我养到这么大了，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后来很多次，我试着想让她接受我的选择，她都是这样拒绝的。而且，小珍特别有心计，从那个人第一次来过我家之后，我家就到处摆着我爱人的照片。我没法说她，我说出来，就会让孩子以为我对她妈不讲感情；不说，我看着也难受。我家的厨房门口也挂着一张我爱人的照片，小珍每天还要用布擦一擦。有一次我把照片摘下来收进抽屉里，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又挂在老地方了。

李强摇摇头，颇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和那个人一直没断，我还是想通过时间来争取小珍的同意。

小珍白天是上学的，我以为她不会在家。有一次，我们中午吃完饭回了我家。

结果，下午不到两点的时候，小珍突然回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她看见我们在家时候的那种样子，就跟吓着了似的，背着书包在客厅门口站了半天，突然就哭起来，突然就转身跑了……你说，我也够可以的是吧？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有课、什么时候没课……这时候的李强不再是那个玲珑、机智的成功男人，他的表情里有了一些颓唐。

那天晚上我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小珍和一个男孩子一起坐在桌子边上做功课，两个人当时也没说话，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可是，我看见特别不舒服，男孩子抬头看看我刚要说话，小珍就瞪了他一眼，他就又把头低下了。我知道小珍是冲我来的，她可能是想让我也经历一下她中午的那种感觉吧。

真的，自从我开始恋爱之后，我就特别容易生小珍的气，她也变得特别气人。

我在我的屋里一直等到那个男孩子走了才出来。小珍也不理我，到厨房做饭，然后把我的碗筷也摆在桌子上，就是不叫我一起吃。我坐到桌子边上，她端起碗就回自己房间了。

那天我真的跟她发脾气了。我说：“你想你妈我知道，爸爸也很怀念她。可是爸爸不能在怀念里过后半辈子，你长大了也要结婚、出嫁，到那时候爸爸怎么办？”她哭了，不说话。我觉得孩子也可怜，就又跟她说那个阿姨的好话，她没听完就说：“你不用说了，没有人能跟我妈比。”我当时也在气头上，我说：“你妈再好，她活不过来了？”

我知道我是真的伤害小珍了。她大声说：“我今天才知道你这个人这么没良心。”从那天开始，我女儿就很少跟我说话。我们在家的時候，就好像是一对相处得不好的邻居。没有什么话好说。

去年年初，小珍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这孩子的成绩下降了很多，马上要高考了，让我督促她学习。我一听就来气，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我一天到晚地忙，还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让她过比我们这代人好的日子？我回家特别严肃地问她，最近在干些什么，她特别抵触，问了半天她

才说，她不想参加高考了，想工作。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是上学的材料。我说：“你太让爸爸失望了。”她看看我，表情特别古怪。她说：“咱们注定都会对彼此失望的。”

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承认我真的是非常失败。我没法说服小珍继续上学，而且，读书这种事情是没法勉强的。

小珍高中一毕业就工作了。我的一个老同学帮忙，介绍她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收入也还可以。她是做业务的，工作也忙，我更忙，所以我们比原来更没有话说，也没有机会说。有时候，我都下班了，她还没回来。原来是她等我，后来就经常是等我。

我和我那个女朋友还有来往，我觉得小珍已经工作了，慢慢她会有她自己的生活，也会逐渐接受我们这种现实。的确也是这样，有时候她下班回家看见我们一起在家里看电视，也不说什么，叫一声阿姨就回到自己房间，也相安无事。我已经不企求她能接受这个继母，只要她们能和平相处就行了。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岁数不饶人，我一天比一天老了，将来小珍总要离开我，我也得有个伴儿啊，谁能说我这么想就是自私？我当时觉得小珍也自私，她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为她妈守后半辈子呢？

李强期待着我做些什么，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理解小珍，也理解他。

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种骨肉相联的关系，使得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理由来要求对方的接纳。

我告诉李强，其实在对待父母的再婚问题方面，小珍的反应还不算是最激烈的。

我的一个中年受访者曾经给我讲述他再婚的经历：他在和前妻离婚6年之后碰到了新的意中人，决定结婚，但是他的儿子坚决反对，从恶语相加到以死威胁，他始终坚持，结果，在他结婚的前一天，下班回家的他发现家里所有的电线全部被剪断了，被褥上面洒满了汽油。李强在这里接上了我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离婚还是丧偶的人，都有权重新开始生活。人和人真是不一样，我就听说过有儿女支持自己的父母再婚的，孩子再好，也代替不了老伴儿。

不过，我觉得在我和小珍之间，我确实也有责任，我关心她太少，她妈生前也一直是为我们这个家操持，没过什么好日子。所以她妈去世了，我又要跟别人结婚，她心里不平衡，也替她妈委屈。我理解。

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她出走前一天晚上，我们为这件事吵架。我才明白，她其实是把她妈出车祸这件事也归罪于我对家庭不负责任。她哭着跟我说：“你知道我妈为什么会出车祸吗？她每天下了班都是急急忙忙回家，就是为了早点儿给我和你买菜、做饭，从来没有人帮我妈。你要是能分担一些，她就不用那么赶，她就能从容地往家走，用不着跑着过马路，她就不会死！你们现在凭什么在我妈弄得这么好的家里享清福？”

那天我也是不理智，我说：“没有我哪儿来的这个家？”

再说你为什么不帮帮你妈？还要让她为你操心？，从那次在家里撞上我们之后，家里没少吵架，但是真正这么伤害还是头一次。她可能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吃了一惊。然后马上就收拾东西，说：“我走好了。”说实话我

没当真，觉得她最多是闹闹脾气，出去一会儿就会回来。结果没想到她真的一走就彻底不回来了。

小珍的话让我现在想起来还特别难受。对我爱人，我的自责真的是从心底发出的。她过世之后，我看着小珍一天天越来越像她妈，心里特别难受。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我爱人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关心过她的生活，她喜欢什么颜色、爱吃什么、想要点儿什么我都不知道，也没问过。我老觉得还有时间呢，等我们老了，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一起出去旅行……但是……我这辈子怎么也不可能补偿她了。小珍这一走，我的心都提拉到嗓子眼儿了，她一个女孩子，真的出什么事我怎么跟她妈交代、我一辈子都要活在地狱里了。

我也难埃这几天到处找不到她，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小珍，孩子满脸都是眼泪，跟我说：“爸爸，我到哪儿都带着你，我不离开你，咱们就这么过一辈子，不好吗？”

有时候我就想，等小珍回来，我们还是相依为命着过吧，我已经欠她和她妈妈那么多，就让我用后半辈子来还给她们吧。

前两天，我跟我那个女朋友说，我们还是算了吧，就算是报答孩子她妈给我的前半辈子，我也应该把我的后半辈子给她。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能让我不要我的女儿，只要小珍能回来，我什么都愿意依着她。

到这里，李强似乎就讲完了。

他沉默着吸烟。我问他，那个女朋友是什么态度，他咧了咧嘴，想笑而没有笑出来，“她能是什么态度啊？不过凭良心说，她对我、对小珍都不错。给小珍找工作那阵子，都是我联系好了她去跑，打通关系、送礼，约时间面试，都是她去办。

就连面试那天小珍穿的衣服，都是她给买的。当然，我就跟小珍说是我买的，我怕说出来她就不穿了。其实，我们俩还是挺合适的。这些天，她也一直跟着我着急，走到哪儿都不忘了跟人家说一句，如果你看见她，就告诉她，我们等她回家。她已经把我们三个人当成是一个家了李强不再说话。我惊异地发现，他在讲述他去世的爱人时的表情又一次浮现在脸上，有些朦胧、有些凄然。

我说，我会把他女朋友的这句话作为这篇“口述实录”的结尾，而且，我非常想告诉小珍，这个阿姨其实也会很爱她、关心她，尽管可能跟她妈妈爱她的方式不太一样。当然，她也会用她的方式来照顾用李强自己的话说是“一天比一天老”的爸爸。

李强在离开我的办公室的时候，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说：“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

7月27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对李强的采访整理成文，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兴奋：“小珍回来了。这些天她其实就住在同学家。她说她想明白了，不应该阻止我选择自己的生活，她让我替她跟那个阿姨道歉，她说她爱她妈，同样也爱我，希望我不要像对她妈那样对这个阿姨……”我在电话这一头慢慢闭上眼睛，尽最大努力去想象，小珍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我无法压抑那种迫切的。想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愿望，我想知道，两个星期的时间，她走过了怎样一段艰难的历程。那应该算是一种成熟埃电话另一头，李强依然在自说自话：“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小珍一直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

第四章 你的肩是我一生的天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4日 9:00AM

采访地点：北京建国饭店

姓名：晨钟

性别：男

年龄：39岁

生于福建，一岁来京，1978年考入北京某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2年在

同一学校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留校任教，1987年赴澳大利亚自费留学，

1990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悉尼工作，结婚、生子，并加入澳大利亚

国籍。

晨钟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把他培养成人的人，那个他每一起就会万分牵挂的人，那个穷他一生所得无以为报的人，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家，更有一份人间的至爱亲情，不管他离开多久、走了多远，这个家始终在他心里最柔软的一个特别角落里珍藏着。

知道了真相的晨钟时时会陷入一种莫名的自责，他的获得是以家人的一份牺牲为代价的，他的存在曾经决定着父母的很多取舍，他的幸福之中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是一对担当着抚养他的责任的人的别无选择的道德追求。那是一种细腻的距离感，隔着道义的门槛，隔着用关怀做成的屏蔽，徘徊在一个家庭之外。

我是在晨钟短期回国的间隙联络到他的，我和他以及他的家庭都曾经是很近的关系。从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开始，大约有将近12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邻居。

我也是在他出国定居之后，才在一个偶然的知道，原来他不是他妈妈的亲生儿子，那个千辛万苦把他培养成人并且一直被她称为妈妈的老太太，其实是她的大舅妈。

1998年10月4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如约来到建国饭店晨钟的房间。

穿过长长的走廊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着小时候那个被当作大楼里所有小朋友学习的榜样的晨钟哥哥，那时候他清瘦、颀长，永远是一副在思考问题的模样，每次父母在因为学习教育我的时候，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晨钟。”我也曾因为害怕上动物解剖课而一再地问他，每次解剖之前是不是也会给那个将死的小动物打一针麻药；甚至在我第一次跟着大人出去吃西餐之前的那个中午，他用四根筷子比划着教我怎样摆弄刀叉……年少时的故事都已经在逐渐褪色的记忆里慢慢沉淀下来。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成熟、优雅、态度从容的男人。我们同时说“你好”，同时又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同时伸出手又同时没有相握——也许在经过了一段悠长的岁月之后，握手这种司空见惯的礼节还是显得太轻太轻了。

当我仰起脸来想把这个我少女时代的偶像看得再清楚一些的时候，晨钟重重地抓住我的双肩，用力一握，我的心也随之微微一沉。

酒店从来只是一个行人的驿站，尽管酒店的房间已经具备了一个简单的家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设施。但是，在这个打开所有的门、陈设都一样的地方，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归属感的。然而是不是只有在这样一个毫无情感色彩的地方，才更适合我们谈一个饱含感情的话题？

我在靠窗的沙发里坐下，旁边茶几上是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晨钟把一杯热茶放在我的手边，然后坐在我的对面。

其实很久以前，就在我刚刚知道有关我的身世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想给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留下一个纪念。而且，我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妈能看到。虽然我在国外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在我身上一点儿也没减少，最动感情的话，还是愿意写下来，说，是说不出口的。我要跟你说的话，其实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遍腹稿。

每当我想起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这些事情和这些话就会在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温习，但是，每当我准备要说给他们听的时候，就发现，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们之间的情结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我宁愿认为这是一种血缘深处的内容，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

我愿意告诉你，是因为你曾经亲眼看见在我家发生的一切，但是同时你又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大多数人在面对别人的生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才有了诸如猜测，怀疑和误会之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他对自己要说的一切已经了如指掌，还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逻辑分明的说话，晨钟的语言是清晰、精到的，没有我插话的余地。

你最近见过我妈妈吗？

我告诉晨钟，最近一次见到他母亲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前，老太太精神很好，头发灰白，只是我发现她在买东西看价钱的时候要掏出眼镜来戴上，“到底也是快 70 岁的人了。”晨钟双眼平视，微微点一点头。我妈今年 65 岁，是有些见老了。

晨钟的眼神有些迷茫，一种似乎很遥远的东西充满在他的沉默之中。等他重新开始讲述的时候，我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打断他了。

我的亲生父母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在我一岁的时候，他们一起死于一场事故。

之后，我的大舅舅，也就是你认识的我爸爸，到福建把我接到北京，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家里的老大。当时我妈妈还没有孩子。这些是我在澳大利亚准备结婚的时候才知道的，是我最小的妹妹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医生怀疑妈妈得了食道癌。她说：“大哥你一定要回来一次，要不，你一辈子都会后悔的。”后来她就说了这些事情，她说她也是在整理爸爸过去的一些信件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经常想，如果我小妹妹没有偶然知道这些，那么我的父母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不是我妈妈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想法，因为他们对我那么好，跟对我弟弟和两个妹妹一样好，甚至比对待他们还要好。

知道了这些之后，我把小时候的很多事情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原来不算什么的生活细节，在这种时候都有了特殊的含义，这些意义是我在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永远也不可能发现的。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从别人的眼神当中也看到过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有些大人会跟我逗着玩儿，说：“你是你妈的孩子，你弟弟、妹妹是你爸的孩子。”我回家问我妈，为什么我们四个孩子不姓一个姓。我妈给我讲了一个特别美丽的理由，到今天想起来，我都觉得那个理由真完美啊，我妈说，我是她和我爸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要姓我妈的姓，因为这个孩子是我爸送给我妈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在来北京之前就是叫现在这个名字的，我的生父刚好和我妈姓同一个姓，纯粹是一个巧合。但是，我妈给我讲的那个约定让我一直感到特别骄傲，因为从这里我认定我是我妈最喜欢的孩子。我觉得在我的姓名问题上，我父母肯定是动了脑筋的，为了让我能跟别的孩子一样没有心事地长大，同时也能保留我生父的姓氏，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用心良苦。

她确实也是对我最好。我们小时候，各家的生活都不宽裕，孩子越多越是这样。可是，每年春节我都有新衣服穿，我弟弟就不一定有。他穿的都是我穿小了的。

我妈说，别人家也都是这样，一件衣服大的穿了小的穿，直到穿坏了为止。我记得有一年，我弟弟也要新衣服，我妈就把我穿过的一件修改了一下。一件蓝色的夹克衫，她把领子上缝了两个白色的斜条，像海军制服似的，然后又把两个方的兜拆下来，剪成船锚的样子重新缝上去，我弟弟穿上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也觉得我妈是偏心的，对我弟弟总是不像对我那样无微不至，所以我一直是在她的呵护下长大，我弟弟就不是，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他比我小两岁多，可是在学校里，经常是他替我出头、打架。他为了保护我，把别人打了，人家找到家里来，我妈给人家道歉，之后再打我弟弟。我以为我妈最喜欢我，所以偏疼我，现在我明白了，恰恰因为我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她才会这样对我。

我应该怎么跟你说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小时候，有一次四个孩子一起得了甲型肝炎。肝炎是富贵病，营养很重要。可是，我父母当时的收入都很一般。我记得从我们一生病开始，我爸就开始卖东西。我眼看着我爸的罗马手表没有了，然后飞鸽自行车换成了一辆从信托商店买来的旧车，然后我妈的瑞士手表也没有了。这些就是他们俩结婚以后还算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变成了我们喝的牛奶、吃的肉和糖。

东西卖得差不多了，我们还在恢复期。我记得当时是刚刚立冬的季节，有一天，我妈穿着一件毛衣、拎着一个大报纸包回家来。我问那是什么，她说是刚刚买的带鱼、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很多，那天买的带鱼够我们吃好几顿，可是我们谁也没去想，为什么妈妈回家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毛衣，天气那么冷……是邻居告诉我的，说我妈看见卖带鱼，可是她没有那么多钱，就在大街上脱下她的那件呢子外衣，给我们换了 20 斤带鱼……到现在我也常常会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我相信这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但是我妈妈做得那么自然、从容。

就是那么平常的几条鱼，我妈也还是舍不得吃。她给我们每个孩子的碗里加菜，她自己只是象征性地吃一点边角。我经常看见妈妈用剩下的菜汤

拌稀饭吃，她说这样吃饭有滋有味，我就那么傻，跟爸爸和弟弟、妹妹说，妈妈最爱吃的就是菜汤泡饭……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我在出差的途中看过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女演员叫宋春丽，我记住了。她演的是一个母亲，孩子很多，家里粮食不够吃，她每天早晨都是等到孩子们去上学了之后，把孩子喝粥用过的碗一个、一个舔干净……我太太是爱尔兰人，她当时在我旁边反复问为什么，她不能理解，她认为那是艺术的需要。我说，我理解，而且我相信这个细节绝对不是编出来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我的妈妈她也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在我们小的时候，她也就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做……我看见一串、一串的眼泪滑过晨钟的脸颊，无声无息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漂泊在外，也经历了很多艰难，看过了很多悲剧，甚至很多时候我都不相信眼泪，但是，只有在想起我妈妈的时候，我才会由衷地落泪。

有时候我觉得我获得了一份最巨大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命真好啊，虽然我失去了亲生父母，但是我因此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家庭和那种手足之间的感情。然而在我的这种获得之中又有一种掠夺的成份，我夺走了我弟弟、妹妹应该获得的那份母爱和父爱。你记得我弟弟吗？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晨钟停下来，静静地望着我。

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我知道的关于他的弟弟。我知道他因为把人打伤而被判刑 6 年，知道他在 33 岁的时候才出狱，之后以做小生意为生，之后和一个农村来的打工妹结婚，他们的儿子现在还没有北京市户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跟晨钟说起那个曾经模样英俊现在脸上横着一条刀疤的、他母亲真正的儿子。他和名成功就的晨钟反差大大太大了。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晨钟出国那一年夏天，一个傍晚，我趴在厨房的窗台上看着一辆警车停在楼门外，两个警察带走了晨钟的弟弟，他的手上套着银亮的手铐。

之后，我看着晨钟的爸爸和他最小的妹妹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锁上门，沿着楼前的小路走远了。他们走的方向正是晨钟妈妈每天下班回家的方向。

我没有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是怎样回来的，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在天很晚的时候才悄悄回到家里。从那天之后，晨钟妈妈就很少出现在楼里的邻居中间，而且，我也再没看到她去上班。过了大约两个月，他家搬到了两站路以外的一个楼区。晨钟的小妹妹跟我说过，她妈妈病倒了很长时间，人一下子就老了许多。那时候我觉得就连他小妹妹也变了很多，从原来的快人快语变得沉默寡言。毕竟，他们经历了被人艳羡——因为晨钟的出色——和被人讥笑——因为晨钟弟弟的不争气——这样两个极端。晨钟没有等待我选择怎样答话就又开始往下说。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弟弟。有时候我想，要是我们俩换一下，他是我、我是他，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妈妈，为什么明明我不是她亲生的，她反而最在意我。我们小时候，我和弟弟都练毛笔字，可是我们用的是不一样的纸和笔。我用的是爸爸从文具商场买回来的毛边纸，弟弟用的是爸爸从办公室带回来的旧报纸；我用的是从琉璃厂买回来的。当时一块多钱一支的名牌毛笔，弟弟用的是我用剩下的，分了岔儿的秃笔……我常常想，要是没有我这个人，弟弟会不会是妈妈最爱的孩子？他会不会就是今天这个一切都这么顺利的我？我觉得是我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

我是 78 年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又补习了一年。弟弟当时正好高中也

毕业了，但是他没上那一年的补习班，他到一个货栈去当了搬运工。我记得特别清楚，弟弟上班的工资是18块5毛钱，他交给妈妈15块。那时候他最想拥有的就是一块手表，我知道他经常到商场去看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手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家终于有了一张手表票——那时候买手表、自行车之类的东西都是要票的。

我弟弟是最高兴的人，他终于不用到商场去看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又是我，夺走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我妈妈说，我要参加高考，需要手表来掌握答题时间。

我记得那是一块双菱牌的国产表，36块钱。我妈妈执意要给我，那天我弟弟说了一句话，当时不算什么，但是当我知道了一切之后，只要一想起这句话，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他说：“妈，我觉得我根本不是你的孩子，要不，你对我和我哥怎么这么不一样呢？”

我弟弟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包括后来他进监狱，都是因为他特别讲义气。

我小妹妹跟我说，他在被捕之后吃了不少苦，但是，他没有说出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如果他说了，可能最多判刑两年，但是他一个人全都承担了，结果一下子就是6年。我弟弟对我也特别好。因为手表的事情，他很伤心，但是没跟我说。手表买回来，他主动送给我，他说：“哥，还是你用吧，我上班戴表没用，我的表到点了，人家不让走也不能走，考大学是正经事儿，你考上了，咱们一家人都高兴。”我弟弟一贯就是这么说话的，他这人特别厚道。

可能跟接触的人有关，我弟弟上班以后就经常在外面跟一些小哥们儿在一起，喝酒、交女朋友，也打架。我妈为了这些没少跟他发脾气，但是没用。我小妹妹后来告诉我，我弟弟一直对我妈特别有意见，因为同样是儿子，但是两个儿子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一直不跟我说，他说他对我没意见。

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国去看过他，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俩其实是表兄弟，我跟他说，父母对他非常失望，希望他出来之后能重新开始生活。我说话。他一直听着，听完了，他才说：“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对咱爸。

咱妈特失望，他们凭什么从小就认为我不行，我就该着变成一个坏蛋？我知道他们从小就栽培你，当然是我，我也栽培你，谁让你好呢？可我觉得他们特过分。算了，不说了，他们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就够了，我现在成了这样，你就多孝顺他们吧。”那次探监让我想了很多。我想跟我父母说，我弟弟犯了错误，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我的父母也有责任，包括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我弟弟在这个家里一直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角色，因为父母太看重我，而忽略了对他的教育。

我一直没有想好怎么说这些话。我回国一次，时间很短，我不愿意提起让我父母不高兴的事情。我只是暗示过我妈这个意思。当时她的反应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很奇怪的。我妈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进了厨房，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我发现她哭过，眼睛是红的。我就没有再多说。后来我听说了我自己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之后，我就明白了。我妈能怎么样呢？她对我，实在是太负责任了，因为从我爸爸把我带回这个家那天起，她就生怕不能把我培养成人，生怕对不起我的亲生父母，她是为了让我健康成长而不惜对不起她亲生的孩子……真的，你没法想象，就连我的小妹妹在这个家里都充当过让着

我的人。

我小妹妹从小学画，我妈妈为了请老师给我补习英语，曾经克扣给我妹妹买颜料的钱……我妹妹有一张画是用油彩和水粉两种东西完成的，不是因为她的独特创意，而是因为两种颜料都不够画完一张完整的画……我妹妹卖掉第一幅作品的钱，在我出国的时候，给了我。她说：“哥，你是咱们家最有希望的人，你好了，妈才会好。”

可能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是这样的，孩子会成为父母的最大希望，孩子在某一个方面的成功会成为父母做人的最大成功，我相信我的父母是为我的今天自豪的，从我妈看我的眼神中我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我父母的这种成就感跟别的父母又有所不同，我不是他们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因为失去亲人而失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机会，相反，因为他们，我获得了这么多，他们的成功里还包含着另外一种意义，他们用行动成就了一种完美的道德。

然而他们的这种自豪感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凄凉和遗憾，那就是我的弟弟，可以说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成功的代价。我每次回国，都会尽最大可能地给我弟弟带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块劳力士手表，我忘不了当年他看着我戴上他的那块手表去参加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参加的高考的时候那种表情。当时我一无所知，后来在我回忆的时候，我能看到那眼神里的失落。我很清楚，无论我买多贵重的东西给我的父母。弟弟和妹妹，我都永远还不清这个家庭所给予我的一切，这一切太重要了，可以说是生命延续的一个又一个契机。而我获得这些，是用了一种掠夺别人的方式，尽管我并不知情、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小妹妹给我写过一封信，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说小时候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总是偏向我。看她的信的时候，我忍不住流泪。我老是想起来，我妈在窗户边上坐着看书，她在旁边画画，照着那套很旧很旧的《芥子园画谱》，在一些一面已经用过的报表纸上……可是，87年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居然拿出一笔在当时数目惊人的存款。现在，我小妹妹已经是很出色的画家，她在信里说，当她卖了第一幅画。拿到钱的时候，她在心里计算，那能买多少油彩和好的纸埃我出国之前，我妈带着我去买一些必须的东西，我小妹妹也一起去的，当时她刚刚上大学，学的是油画。那天我们在那个工艺美术商场里看到了亚麻布。我一直忘不了我小妹妹一边摸那些布一边看着我妈，她想要，但是不敢说，我想她心里很有把握，就是说了我妈也不会答应给她买的，因为我要出国，我们家刚刚好起来的经济情况又紧张了。我小妹妹毕业以后去了法国，我们一直通信。她在信中又提到过那一次，她说，她当时在心里想，要是有一天有钱了，就给自己买好多好多亚麻布，画多少幅画也用不完……晨钟还沉浸在回忆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以往听起来非常悦耳的铃声在这个本来只有一个低缓的语声的大屋子里显得非常突兀和刺耳，仿佛就是这样一个响声，一举把我们从一个物质极端匮乏而亲情格外浓郁的世界拉回到充满钢铁节奏的现代化的现实之中。

晨钟说：“对不起，是我太太，他们明天到北京。”他走到洗手间门口去接电话，用的是有些澳洲口音的英语，简洁、流利。重新落座的时候，晨钟在我的茶杯里添了一些热水。这个意外的插曲使他平静了很多。

我这次是专门回来陪我父母和家里人过中秋节的。我弟弟有了一个儿子；大妹妹的儿子比弟弟的儿子大5岁，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她嫁给了当年的一个同学，就住在咱们原来住的那片楼里，所以这个孩子上的还是咱们小

时候的那个学校；我小妹妹跟一个法国人结婚，也是个画家，她春节的时候就回来了，因为妈妈的病，一直没有离开……我给我太太讲过这些年的一切，我告诉她，我从知道了这些之后，就一直不知道怎样面对我父母，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是她使我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太太是研究东亚女性文化的，她说她非常理解我的母亲，那是一种受人之托则当勉力为之的责任心，假如我没有成为今天的我，她会一辈子不安心。我太太说，我妈一定是非常爱我的父亲，如果没有尽到对我的养育的责任，她会一生觉得对不起我的父亲和父亲的一家，因为我的生母是我父亲的妹妹。

我太太说，我还是应该把这个秘密保守住，如果我妈妈没有说出来，那么我和我的小妹妹还是不要说的好。她认为这么多年，我妈妈已经在心里把我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不能少的成员，而且她因为我真正地骄傲着，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是这样，我不该把她这个梦打破。晨钟坐着，伸直了双腿，让自己放松一下，我知道，非常集中的回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晨钟的小妹妹曾经告诉过我，其实他们三个孩子小时候都埋怨过她的母亲，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她从来都是偏向哥哥的，等她知道了原来这个哥哥其实只是表哥的时候，她马上就理解了她妈妈所做的一切，而且，她对我说：“我相信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要求自己，虽然我不一定能像我妈做得那么好。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这样的，只是为什么善良的人总是要面临我妈这样的选择？比如选择我大哥和二哥。”对晨钟，我也提到了我正在采访的有关亲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封闭与隔阂，晨钟想了一会儿，讲得非常慢。

怎么说呢？我一直认为我获得了一个特别好的童年，也就是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所谓隔阂的感觉的。其实照理说，像我这样身世的孩子是最应该体会什么叫做隔阂或者说被人另眼相看的，但是我很幸运，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让我经历这些。相反，我觉得我的弟弟、妹妹恐怕倒是经历了这些，比如我弟弟，当他发现我在掠夺他的一切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家庭充满了抱怨。

事实就是这样，我和我小妹妹讨论过这个话题，我弟弟开始不回家。有事情瞒着家里，就是从对我父母失望开始的，我父母给他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没有他，只要有一个我就够了。但是，我和我小妹妹都很清楚，这些经验或者说教训是永远不能和我父母一起总结的，我们只有在今后自己的生活中去加以注意了。你试着想一下，如果现在的我去对我父母讲他们其实在对待我弟弟的问题上是有失误的，他们会是什么反应？我又会是什么角色？

我这次回国，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了我小妹妹。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天了，每天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该怎么面对这个家？我明明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还可能像过去那样自然吗？不知道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全部是温暖，但是知道了这些之后，我反而感觉到了隔阂。这种隔阂其实自始至终就存在着，从我刚刚进入这个家的时候开始，我的父母就没有把我真正当成这个家里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对我那么好，让他们亲生的孩子也一起对我好，他们是生怕对不起我的亲生父母，生怕自己在道德上被人指责，他们和我之间，是一种隔着道义的距离。这种距离是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做成的。

在不知道这些之前，我的过去非常幸福，我想的就是怎样报答我的父

母，怎样尽力让他们安度晚年，怎样尽可能地帮助弟弟、妹妹；现在我知道了这些，我更加想为这个家庭做贡献，但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痛苦，不能说痛苦，就说是遗憾吧，不是为了我失去亲生父母，而是为了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直是一个获得了最多的好处、收获了最多的同情和善良的外人。

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作为一个得到了那么多爱的人，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一想到我的父母为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的心都会疼起来。他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妈妈在没有生育之前，我爸爸就抱回一个不满一岁的我，他们为了不让人了解我的身世之后再传到我的耳朵里，对所有的猜测都讳莫如深，他们承担了多少心理压力？在那种情况下，当我问我妈的时候，她能给我一个那么美好的理由，我这一生都是因之受益的。现在从形式上讲，我的家是离我很远，而且，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我们之间恐怕都会有一些各自的心事隐瞒着。但是，由于我的存在，我的弟弟和妹妹恐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非常深刻地感觉到，本来是他们的家，却和他们之间非常有距离，相反，最应该感觉到这个的我，却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我真的很爱我的家，而且，我的父母真的是最好的、最艰难也最无私的父母，他们的肩膀几乎就是我一生的天空。我给他们带来了骄傲，也带来了不能挽回的遗憾，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晨钟问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说，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中国京剧里一个被很多流派反复上演的剧目——《赵氏孤儿》，那里面的老程婴为了保住别人家的后代而对刽子手献出了自己的孩子。我说晨钟你太幸运了。

晨钟笑了，说他太太也是在听过他的事情之后给他讲了这出戏，说那里面所包含的道义原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不关心什么精神之类的这么大的问题，我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必须尽我以后的全部能力来报答这个家庭所给予我的一切，而且，我知道，我报答不荆”晨钟在我们告别的时候这样说。

中秋节过后的一天，我接到晨钟小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晨钟和她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说破：“本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就让它永远是一个秘密吧。反正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很好了。”

第五章 别人眼中的幸福不是我的

采访时间：1998年5月26日星期二

2:00PM

采访地点：北京西单某酒楼

姓名：麦丽

性别：女

年龄：26岁

北京某中学毕业，一直从事服务业工作，在广州短期工作后回到北京担任

一家酒楼副总经理，现为另一家同类型酒楼经理。

麦丽的经历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红杏出墙”的故事。一个女人，拥

有了在常人眼中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和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她已经拥有了幸福？麦丽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她至今也没有最后决定要走出她的婚姻。

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不时感叹，夫妻原本是两家人”，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但是要从感情和精神上把“两家人”变为“一家人”或者更理想他说是“一个人”，这几乎是一辈子的一项“工程”。

麦丽时时有些支撑不祝她非常矛盾。想打碎一个旧世界的目的在于重建一个新世界，但是，另一个新世界就一定完美无缺吗？更何况人非草木，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忍心一举放弃的。

麦丽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非常干脆，她说她是一个“别人想有的东西我都有，我想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高级白领”，我的第一感觉是她是一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女人。

“我不是想听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说出来，我这人憋不祝”我说，我得等到周末我们的办公室没人才能约她来，她说：“不用，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这儿环境好。”接下来就告诉我到她工作或者说掌管的酒楼坐公共汽车怎么走、打车又该怎么走。看来，我是非去不可，而且，她也很有把握地知道我一定会去。

1998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2:00，我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在长安街路边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我凭着直觉认出了正在买电他的麦丽。她在毒太阳下笑着露出整齐。

洁白的牙，让我想到绽开的向日葵，那种饱满、热烈和无遮无拦。我忽然就明白了她为什么会自我感觉好，在什么都还没有了解之前，单凭相貌，她已经有足够的理由骄傲。

麦丽把我领到她工作的酒楼二层的一间小厅房，的确如她所说，她“什么准备都做好了”：餐桌上有冰冻的可乐。

热的菊花茶，一盒牌子叫做“卡地亚”的女士烟，还有跟我的采访机一模一样的小录音机和微型录音带。说话之前，麦丽把她的天蓝色的手机轻轻关上。

我请你来肯定是信任你的，要不，咱们也不会坐在这儿谈，你说是不是？我呢、挺幸福的。真的、至少在别人眼睛里我是挺幸福的。我结婚三年半了，到今年12月份整整4年。有孩子，孩子8个多月，是个女孩，挺漂亮的。我爱人自己办公司，有车、有房子，就是现在所谓的高收入、白领儿，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两两三万块钱，我觉得也挺好的了。我们和父母分开过，孩子我也不管，他父母给带着。但是……怎么说呢？

麦丽停下来，看看我。她的眼部化妆非常完美，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越发精致得黑白分明。从坐下来到她开始说话，时间很短，但是我发现麦丽始终是直视我的，眼光里没有一丝躲闪。

我和我爱人认识4个月就结婚了。我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是那种性格特别外向的人，比如我现在高兴，周围的人都会被我感染；比如我不高兴，人家也都知道，她发脾气了、她心里不痛快。但是我先生是那种城府比较深的人，我们两个试过无数回了，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坐着，一整天除了那句话“咱们下去吃饭吧”，然后就没有话了。可能是交流的不够吧，我也曾经试图跟他去交流，但是没有用。我现在挺后悔我的婚姻的，但是人不可能没有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上他是极大的满足了我。我现在吃喝不愁、

什么都不愁，但是我的脑子里是空的。好多人问我：“麦丽你为什么这样啊？你有什么不知足的？”我说我现在就是心里不痛快。

“你哪儿不痛快？”我说“我不知道”。“你想怎么生活？”我说“我不知道”。

确实，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着。我也想过换一种活法，但是怎么换呢？别人羡慕的东西我都有，工作。家庭，但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麦丽给我倒了一杯水，茶壶嘴在杯沿上轻轻一顿，滴水不漏。话题就从这里转向了另一个被叫做“男孩儿”的人。

我和那个男孩儿呢……我只能叫他男孩儿，虽然我只大他8个月，但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至少要比他大六七岁。我认识他比认识我老公要早，我们都在这里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孩儿，一个挺不错的孩子。

那个时候我没结婚，但是已经把我自己划在女人这个行列里边了。然后一直挺平淡的，我结婚、生小孩儿就离开这儿了。去年我回来，就觉得我们俩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好像近了，不再像原来那样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经常一块儿出去玩儿，蹦迪、吃饭之类的。他跟我的性格差不多，加上可能日久生情吧，我一直对他有好感……麦丽沉默了片刻，似乎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她和“男孩儿”的关系，又怕这种沉默会引起我的误解。她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超过那一步，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家庭的事。而且我们双方、最起码他还是理智的。

他不愿意做一个第三者，他背不起那种罪。可是我现在又真的特别的矛盾，我昨天还在对他说：“如果你们两个人合在一起，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就说“不可能。”现在让我抓住手里有的东西，我不甘心，我总觉得我能够追求到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追求？可是如果我真的跟了这个男孩儿，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精神上的东西，爱情我都有了，心里觉得充实了，可是物质上的东西，什么都没了。这是特别现实的，人不可能不考虑现实。我的精神压力相当重，在家里，我不能透露出什么来，我毕竟还没有放弃这个家，我还不这样；面对他，我得特别收敛，为了他，我不能再瞎花钱、不能随便买什么东西。

随便打车……因为那是给他心理上造成压力，我不说，可是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也在这个酒楼工作，他是我的副手。

有时候我觉得我掉进了一个圈儿里，走不出来，老是在往前走。往前迈一步，好像感情上充实了，马上又想物质的方面，但是真正回到家里，我又想，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这样过一辈子，有点儿太惨了。

现在我们双方都在克制着，其实我们两个特想在一起，我本来不想伤害他，可是我的行动已经伤害他了、也没办法。他说他有个女朋友，在国外，这是他说的，我不信。女人的心可能都是敏感的吧，我没觉得他生命中有女人的迹象。这个就是他推托我的一个理由，他想爱我，又不敢爱，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力；可是说不爱，他又真的是很喜欢我。我和他梦想中的伴侣在性格。作风上都是比较接近的。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不是生活不怎么美满。想出去瞎搞，相反，我是生活得大美满了。

麦丽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笑容里颇有几分踌躇满志。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她在这里使用“美满”这个词非常勉强，一桩美满的婚姻，也会充满类似红杏出墙一样的插曲吗？

我有时候问我自己，是不是闲得没事儿？对于那个男孩儿，我是破坏了他宁静的生活。我那天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俩的关系，像你的上司对你的性骚扰吗？”他说：“不是，你只不过是刺激我。”

在麦丽的叙述中，我一直在猜想，那个给了她“美满”又给了她机会的丈夫是怎样一种情况。

我 22 岁就结婚了，我丈夫 23 岁。他是那种负责任的男人，所以才导致我们那么快就有了婚姻。但是他是那种不愿意与人交流的人，他可以静静地坐在那里，他最喜欢吹口琴，一直吹下去，不管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他经常吹什么曲子，结婚三年半，我连他爱吃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的性生活方面挺和谐的，他需要，我就付出；我需要，他就付出。但是从来没有那种感觉，比如分开一段时间，我特别想他，从来没有。

我问麦丽：“你觉得你们的婚姻是从一开始就缺乏基础，还是在婚后你们之间才感觉到距离？”她不明白似的看着我，我又进一步解释，“就是说你们的婚姻到了今天这个样子，有没有彼此不注意沟通和交流方面的原因？”麦丽想了想，说：“我说不好，可能有吧。应该是有。他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他原来是开出租车的，我们的老板包他的车。他一直不爱说话。在我们这种性格都特别外向的人中间出了这么一个跟我们格格不入的人，我们确实对他挺关注的。他挺老实的，老板出去花天酒地，他就在车里等着，一等就等一夜。从来不干那种唱歌、找小姐之类的事儿。我们之间朦朦胧胧有好感，但是也没有谈到交朋友的问题，后来有一天我心里不痛快，我就呼他，没想到他会在夜里一点多了那么快给我回电话。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心里不舒服让他开车来接我出去兜风。他就来了。我们就在长安街上转，当时还下着雨。女人可能都这样，我哭了。因为从小，我父母的婚姻就不幸福，一直打打闹闹，到了 84 年他们离婚了，我跟着我父亲，父亲对我的关心肯定没有母亲给的那么多。再加上工作当中的不愉快，我说，我不想回家，他就带我到了我们老板家、然后就发生了那种事。

在这之后，他就说要对我负责，我们就开始交朋友。我们双方其实都不是第一次，我对这个不是很看重，我说你不要因为这一次就背上什么包袱，有什么不合适我们可以再谈。人和人一有了这种关系之后一下子就近了，生活上我们就开始互相关心，我们的同事当中就开始有人在议论。当时有人对他说我的坏话、对我说他的坏话，我们都特别生气。就是为了堵一口气吧，我们 8 月份认识 12 月就登记结婚了。我们没办婚礼啊什么都没有，到现在连婚纱照都没照。也可能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为了这件事付出的如果不是我的一生也将是我的半生。他也问过我说咱们去照婚纱照吧。我说：“算了吧，等有了孩子，孩子大了再照。”其实我心里特想说，我必需和一个我特别爱的人在一起才能照。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或者是他改变我，或者是我改变他，但是都是徒劳的，谁也没有改变谁。接下来就有了现在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两个人说破就是在 17 日之前。这 17 天我们感觉经历了特别多。我每天上着上着班就跟犯病了似的，突然就会目光呆滞、哭了，然后

他就带我去，我不说，他就不动。

想到麦丽说“美满”时的笑容，我忍不住问她：“你觉得你丈夫爱你吗？”她不置可否。

假如我去追求我要的爱情，那么另一种东西我就都失去了。现在这个男孩儿一个月才挣两三千块钱，我花钱又花惯了。不是说经济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而是不敢。我必须替他想，在经济上，我永远压着他，花来花去，我花的是自己的钱。他就会觉得一个男人连我都不如。

在以往的采访中，也曾有过与麦丽一样经济条件比较好、事业有成的女性，她们也表达了对现有婚姻的各式各样的不满，但是最终没有形成文字的原因是通常她们谈得都非常表面，因为她们总是有很多遮拦，在欲言又止中不肯说明她们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什么是她们期待的，什么又是她们不想放弃的。也许这也是一种要面子？麦丽摇头，再次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不，我什么都告诉你。前几天，我和我丈夫有过一次夫妻生活，我觉得在我身上这个人，不是我丈夫。我知道这特可怕，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不这么想，我就支持不住了。

我现在就是任事情自然发展。17 天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五个人去跳舞，一个人走了，剩下四个，我们都回了我家，我丈夫没回来。我们看录像，是《人鬼情未了》。我在床上睡着了。迷迷糊糊的，我醒的时候发现我喜欢的男孩儿躺在我旁边。

我特别自然地趴在他怀里，他搂着我、亲我，应该是我主动亲他，肯定是，我想进行下一步，他说“不”。

我问他怕什么，他不说话，我以为他顾忌还有别人在，就没说什么。当时已经是早晨了，太阳出来了，我还要做，他说：“我不习惯白天做这个。”到了那天晚上，我问他：“你想带我回家吗？”他说：“我不想跟你这样。”我非常理解他，其实我已经给他压力了，他不想破坏我的家庭。如果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就不会找你谈，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知道他极度克制他自己。我现在是主动的，我根本就没想我的家庭，如果我想了，我就不会在我和我先生的床上跟他那样。我想得到他，让他给我精神上缺少的东西，如果我们发展得好，我会让这个家解体。

我想过我以后的生活，就算没有他，我肯定会离婚，就是因为我受不了那种沉闷的感觉。我也想过我离婚之后将做一个独身女人、有固定的性伙伴，他有没有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关心我。照顾我。我跟我丈夫之间根本就没有交流，这是我觉得一个婚姻最让我认为悲惨和窝囊的地方。

我跟我丈夫说过我们应该相互关心，可是没用。那个美容师呼过他。他是那种一说瞎话就神情极度紧张。会让人看出来的人。他不回电话，我就把呼机拿过来看，然后我就给那个女孩儿打电话，她说“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说：“你们是普通朋友我就不说什么了，我不希望你和他见面，我更不希望你和他做朋友。”现在他们应该也有联系，只不过避开我了。其实我现在倒是希望他在外面怎么样，这样他就会愧于我、会对我好一点儿。一般男人不是都这样吗？做我这个行业见这种男人太多了，每天都看着那些胡搞乱搞的人在一起。酒楼就是这样，今天带自己太太来、明天带“小蜜”、后天带“傍家儿”，多的是。

三年多的努力，我够了。比如吵架，我们吵架就是我在一个人在说，他

只说一句话：“你不讲理，我不跟你说。”然后他就走了，过一会儿再回来睡觉，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就是各自随便，谁跟谁都没关系。有时候我烦，他回家的时候我正在哭，他也不说什么，等天晚了，他就说：“洗把脸，睡觉吧。”我就是自己在舞台上跳舞，下面还有个人看呢，现在就我一个人在那儿疯折腾，底下人连眼皮都不抬。

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并不是想吸引他的注意，我只不过在追求我想追求的东西。

可是这个追求太难了。如果我迈出这步就毁了两个人。他的父母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挺好的，他们是那种很负责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的婚姻毁了，对他家的打击也挺大的。

麦丽的举动令我有些吃惊——她拿出了一张孩子的照片。一个非常非常孝小到看不出性别的孩子，笑得娇憨、甜蜜，一派对世事的浑然不觉。然而紧接着她就拿出了另一张照片，是她和那个“男孩儿”相依相傍。

这是我们在龙庆峡照的。回来那天晚上，他坐地铁，我当时真的就想跟他说：“你带我回家，咱们聊聊天儿。”可是看他很累，在复兴门他转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他走，忽然就觉得我是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特别孤独，我不想回家。我从那儿去了百盛，买了纸和笔，给他写了 11 篇的信。我的信的开头写的是：“我希望你不要用眼睛去看，用心去读，因为这是我想说给你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说我们俩的开始就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我是在伤害你了，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抓住我手里的东西不放，我大痛苦了；放开，和你继续下去，也是痛苦。我和你做的一切，我不知道算什么。”我把信给他，他看完就哭了，他说：“你为什么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把信要回来，撕了。

从来没有人跟我有过什么思想上的交流，白天，我要装出一份笑脸来对老板、对员工、对客人，白天的我就是假的。我喜欢晚上，我喜欢晚上能变回真的我，但是，我回到家，还是没有自我。我跟我丈夫说：“你看人家俩口子……”他说“人家是人家，咱们是咱们”。我知道他不可能再改了。我是 9 月 20 号的预产期，18 号，十五大闭幕，马路上全是警察，我没有驾驶证，什么都没有，开着一辆摩托车，从大兴回家，他跟我一起，开着一辆汽车，他开得快，超过我先走了。那时候我就想，我们的婚姻真的无可挽救了。我还有两天就该生孩子了，我说我要开摩托车回去，他说：“啊，行。”就这样。我听不说不说，至少他应该阻止我呀！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啊，行。就这样吧”。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有身材、有欲望，我真的是特别女人的女人，可是思想上，我现在是个男人，没有女人的迹象。因为没有一个人给我这样的感觉。周围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我很强，我不需要别人安慰和帮助。只有这个男孩儿)……可是，假如他说的是真的，他的女朋友从国外回来，我自己就会躲开，我不想耽误他，挺好的一个男孩儿。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同时拉了两个人下水。

麦丽点燃第三支烟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有时候我也自责。”但是她的自责很快又被她对婚姻的厌倦所取代。

我的婚姻已经这样了，我也不想改变什么。原来我还闹，现在我什么也不说。

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每天回家洗澡，然后上床、看书，看累了，就睡觉。我要逼得他必需要问我“你怎么了”的时候。这样很消极，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离开麦丽的时候，酒楼已经有了几分喧闹。麦丽耸耸肩膀说：“每天都是这么开始的。”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儿”此刻正在干什么，麦丽说他就在这酒楼里上班。

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麦丽呼我。电话里兴高采烈，感觉上那才是她的常态。

她告诉我她终于离开了那个“伤心的地方”，现在她是另一家酒楼的经理，收入依然很好，家庭婚姻还是老样子。我问她：“你就不想再试着改变一下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吗？比如你们可以谈谈……”她在她一贯的爽朗笑声中打断我：“算了，随它去吧！”

第六章 好的婚姻也有点孤独

采访时间：1998年7月18日1:30PM

采访地点：舒澜家

姓名：舒澜

性别：女

年龄：31岁

北京某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在某医院

担任住院医师，现为某合资药品公司

销售代表。

舒澜是一个11岁女孩子的后妈，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态”的婚姻，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她获得一份真实、深厚的爱情，令她难过的只是在有了对婚姻的信心之后，当她准备去承担更加具体的家庭责任时，她没有得到相应的信任和帮助。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后妈几乎很少有相对光彩的形象。

这是一个标志着距离和隔阂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女人不外乎可以分成善良和不善良两种，但是对后一种的过多渲染也给原本属于前一种的女人的生活带来了难度。

再婚的夫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新的生活伴侣和过去婚姻留下的孩子如何相处的问题，对孩子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对一方带来的孩子和自己亲生的孩子能不能公平对待？

孩子在他还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是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的，父母的选择就是孩子的选择，一个负责任的婚姻理当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婚姻负责。道理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困难往往出人意料。

1998年7月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舒澜的电话的时候非常惊喜，我们已经有大约9年没有联系了。她说：“我是因为看了你写的书，才找到你的，费了好大劲儿呢。”

舒澜曾经是我的一个不远不近的朋友，那要追溯到上大学的时候，

她是我的一位老师的女朋友。9年前的舒澜是一个显得非常纯情的女孩子，在老师的宿舍，我们讨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她比我大，当时大学已经快要毕业了。我们也曾在一些无所事事的晚上一起去逛街、买一些不太贵又显得很时髦的衣服，当然也是和我的老师一起。

直到她打电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依然是当年对她的印象。我想，她应该已经是我的师母了，而且或者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于是我很自然地问她，我的那个年轻潇洒的老师他还好吗？舒澜在电话中笑了：“他去了英国，不回来了。我没有跟他结婚。我现在是一个11岁女孩儿的后妈。”

我真的吃了一惊。大概沉默了有半分钟，我问：“你觉得好吗？”听得出她还在笑：“怎么跟你说呢？也好也不好，咱们见见面吧。”7月18日是一个星期六，舒澜说她的丈夫和女儿不在家，我可以到她的家里去“看看”，顺便，她会告诉我她“过得好不好”。

大门打开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个沉静、文雅的舒澜，跟9年前居然没有太大的分别，岁月好像对她格外优厚似的，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微胖了一点儿，家居陈设有些显旧，但是很清洁，一副称心如意的样子。

舒澜的家不大，装修和家具都显得有些老式，是倒推回几年以前流行的样子。

客厅很整洁，卧室的门关着。我在客厅的一只三人沙发里坐下，面对着一字排开的各种电器，以及墙壁上悬挂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都是舒澜一个人的，不同的衣着、相近的幸福表情。在这个家里，至少是在这间小客厅里，看不出有人和她共同生活。她，就是这个无论由几个人组成的家庭的中心和灵魂。

舒澜把冰冻的咖啡摆在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自己拉过一只带轴轳的小沙发，很舒服地坐在我的斜对面。

看你的书的时候，我老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自己的生活。好像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一对幸福的夫妻和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像所有的婚姻都危机四伏。这跟我的状态不一样，我的婚姻可以说是没有危机的……也不是，就是没有那种外来的威胁，我们都非常稳定……就是那种很自觉的向后转，把脸对着这个家，我们的问题来自自己，来自内部。你明白吗？

我肯定是不明白的。从舒澜的面容到她的从容的生活，我感受不到任何不如意，甚至我以为她将会给我讲述一个圆满的婚姻故事，尽管她在电话里已经告诉我她的婚姻是“非常态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她过着相对满意的日子。她的所谓“非常态”，也无非就是指她现在的丈夫在她之前曾经有过婚姻，而且那个婚姻留下了一个已经11岁的女孩子。

舒澜在说话的时候语调平缓、表情宁静。她的样子使我想起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个未婚女孩子说的那种家庭稳定的女人，她们表情淡然，从容不迫，略带憔悴，总体上给人感觉日子不错，略有不如意也是暂时的、无碍大局。

我把这种感觉告诉舒澜，她笑了一下，也是那种比较舒心的笑容，而且从此这种笑容就凝固在脸上。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吗？好多人都这么说。如果从物质生活或者夫妻感情方面来讲，我应该算是比较如意的，但是确实就像老话说的那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这本经就更是特别难念。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当年怎么就那么义无反顾地跟吴平结婚了呢？假如我没有嫁给他，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还记得王缤吧？

我说我上然记得，那是教过我的老师中最帅气、最有性格的一位。舒澜微笑着听我回忆当年的女学生因为能跟王缤老师一起面对面吃饭都会感到兴奋。

别人也奇怪，我怎么会跟他分手。可是我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老好像缺点儿什么似的。我跟吴平结婚以后才有些明白了，大概是因为王缤是我的同龄人，在我的感觉里，同龄人是不能给我任何生活上的帮助的，他就像我一样不成熟，他不能成为我的生活支柱，我们俩要一起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安全感。吴平比我大 12 岁，现在相隔 5 年就算一代人，我们俩差了两代人还要多，他足够成为我的父兄加朋友加丈夫了。

我没有恋父情结，我的父亲没有什么可恋的。但是我喜欢有一个人能够给我出主意、拿主意，像对待孩子一样呵护我，所以现在我们家也是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一个是他女儿。我经历了两次和我家的大冲突，一次是因为离开王缤；一次是因为要跟吴平结婚。后一次最严重。其实离开王缤是必然的，我不想作那种什么留守女士，他是一定要到英国读博士的。

我妈说我傻，王缤一个人先出去，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走，不管怎么说，他是文化人，而且他又非常在意我，先苦后甜吧。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找的那种男人首先是很有主见的，而且能够承担我的精神。我这么说你可能不大容易理解。

就是……这么说吧，我的丈夫我首先要对他有一种爱慕，爱，当然不用解释；慕，就很复杂。比如我需要能在心理上依靠他，在生存能力方面佩服他，我很难想象，一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就像对一个根本靠不住的同事或者一般朋友，这个女人会多么没有安全感。我和王缤就是这样的。比如我毕业分配的时候，问他的意见，他说“你看着办吧，只要你觉得好我就觉得好。”这叫什么话？我觉得一个男人必须能够也愿意设计他所爱的那个女人，他才能很投入地跟你一起共同生活。王缤不是。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我随便你”、“怎么着都成”。可是我没法跟我妈说这些。她说我幼稚，精神上的东西迟早会淹没在物质化的内容当中，她说：“我和你爸，一辈子都没说过谁爱谁，不是也过得挺好的？”从我妈我也能感觉到，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

婚姻理想是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的，总之我和王缤就这么分手了。我妈说我早晚会后悔的，可是到今天我也没有后悔。

舒澜捧起浓浓的咖啡，喝了一小口儿。表情里竟有了几分得意。我问她，既然是不悔为什么还会作关于嫁给王缤的假设，她摇摇头。

那仅仅就是一种假设啊！现在让我重新选择，在王缤和吴平之间，我还是会选吴平。而且，我的恋爱经历非常简单，只有这么两个人，对吴平有些不满意的时候，能想起来的男人，也只有一个王缤了。也就是想想而已，我和吴平是不会分开的，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而且我对吴平还有一种责任感，他已经失败过一次，我应该给他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我从第一次见到吴平就可以说是爱上他了。那时候我已经 26 岁了。吴平带着他的女儿来看病，小孩儿得了阑尾炎，住院。我当时是值班医生。看得出来，他很爱他的女儿，好几天，他几乎寸步不离。夜里他就在楼道的椅子上坐着看书。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很奇怪，小孩儿的妈妈怎么不来。他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他们离婚了，孩子归他抚养。我也不明白我怎么会是在听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些高兴，当然也觉得孩子很可怜。我对他们父女特别好。

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吴平给我讲了一些他的事情。他的前妻是因为觉得他不够有钱才离婚的，有外遇，外遇当然比吴平有钱。而且后来她再嫁的那个人也是个“小款”吧，听吴平过去的同事说，她现在逢人就说她结婚的当天是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套房里。女人离婚不要孩子，在我看来是挺不正常的，吴平说他离婚的时候问他的前妻要什么，她说：“除了孩子我什么都要。”

小孩儿出院以后我和吴平还有联系，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后来就开始来陪我上夜班。吴平是那种看上去很沉稳的男人，我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可靠，我什么也不用操心，他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一边交往他就一边装修房子，等到房子装修好了，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说我当然愿意。那天他说了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虽然他的女儿现在住在爷爷奶奶家，但将来会跟我们一起生活。按照离婚协议，他的前妻和孩子仍会有来往，一个月接上孩子两三次等等。说实话，在他说这些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婚姻将会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甚至都忽略了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一个离婚、带着孩子的男人。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说我会对他的孩子好，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后妈。

接下来就是说服我的父母。那实在太难了。我妈一听我说他的情况急得眼泪都下来了，一边哭一边骂我不争气，好好一个大闺女怎么非要找一个离婚的男人。我爸每天连话都不跟我说。我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妈逼着我追问，我是不是已经跟他“生米做成熟饭”，说这种男人最懂得怎么对付我这样的年轻姑娘。那时候我真的想放弃了。我跟吴平说过一次，他不说话。过了好半天，他说。

“我也希望我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好，让你家里人说不出什么，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我只能保证以后我会用半辈子的时间好好对你。本来我也不是很相信婚姻的，但是你让我特别想从头再来一次。”

我想我是离不开吴平的，现在想想，还是离不开他。

舒澜起身给自己加一些冰水。她半低下身子使我无法看清她的神态。然而她说离不开吴平时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也使我忍不住猜想这个已经40多岁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

舒澜重新落座，把一杯凉凉的水捧在手里，杯子底在手心上轻轻地摩擦着。

最后还是我赢了，我跟我妈说，好不好都是我一个人担当，而且我相信会好，因为一个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的男人重新开始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

因为他绝对不愿意再次经历离婚。那时候我说服我妈其实也是在说服我自己，确实是这样，像吴平这样的男人，一次离婚已经很失败了，现在他说是由子女方的问题，别人会相信他。

但是如果他第二次又离婚，那么就连第一次的问题也会算在他的头上了，再说，他怎么面对他的女儿？

现在想一想，当时我妈可能特别伤心。我们家是那种非常本分、要面子的家庭，我的这种选择就算是很出轨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让我妈接纳我的想法，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代人，也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只能是用行动告诉他们，我没有看错人，我过得很好。所以，这些年我也养成了一

个习惯，对我的父母从来是报喜不报忧，我和吴平的矛盾还有我心里的不痛快，我从来不跟我妈说。

和吴平的婚礼特别简单，不像现在结婚，彩车开道，卡迪、奔驰一大溜儿，我们就是两家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就算结束了。那时候我幸福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在乎吴平之外的任何人。任何事，现在想想，我的结婚仪式和我爸我妈过去俩人铺盖卷搁一块儿就算结婚了也没什么区别。

舒澜斜着嘴角笑了一下，带出一丝对往事的游移。

我结婚那天的晚上北京下雨了，我丈夫跟我妈说：“妈，我们走了。”我妈没说话，假装在拨电话，其实我知道她背对着我们自己流眼泪。我是在上出租车那一刹那哭起来的，没有声音只有眼泪，吴平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么成了夫妻。

你对婚姻有过幻想吗？

舒澜的突然提问使我一下子有些尴尬，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

然而她固执地凝视着我、等我回答。我想了想，说：“有过。我曾经想象着两个人从结婚那天起，就是一个人的两部分了……”舒澜没有等我说完就笑出了声。我觉得有些突然。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是不是所有的年轻女人都有过类似的梦想？但是你知道吗？我早就不这么认为了，你永远不会和任何人成为一体，你只是你自己，就连跟你丈夫、你的亲人也没有这种可能。

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照理说我和吴平是非常相爱的，但是因为他的有过一段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经历，而且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一结婚就是三口之家，所以我们之间就有了一个永远扯不清的问题。比如说吧，他的过去就是我们之间不能碰的一个话题。我相信他是因为恩断义绝才离婚的，但是这只有他自己有权评价或者思考，我是不能介入的。他离婚是对他自己的过去的一种否定，但是如果我去说他的过去如何如何，就好像在提醒他回忆往事，他就会本能地反感。所以我不能说，就在我们结婚以后，他前妻还为孩子的事情找他，他们还在电话中争执。我抱怨的时候，吴平的态度表现出一种抵触，有时候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或者干脆就把我的话题岔开。他这样让我明白了一点，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不希望我对他过去有任何说法，如果我说，他就不高兴。我能怎么办呢？只有不说。

说真的有时候我挺委屈的，我知道他和他前妻仍有联系，当然不是别的什么联系，无非就是因为孩子，但是吴平从来不跟我说。而且，我们刚刚结婚的第一年，吴平每天下班回家就把BP机关上，我知道他躲避的就是他前妻，因为那时候她借口孩子的事找他。

可能我这个人有点阿Q精神，什么事情总是往好处想，我就告诉我自己，吴平是为了怕我不高兴才这么做的。但是有一次他前妻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我在厨房，我听见吴平说：“明天，你往我办公室打电话。”声音比平时接别人的电话小了好多，后来和我说话的表情都显得那么不自然，那天我没问他什么，但是我心里特别不好受，我觉得他并没有真的从心里躲开过去的事情。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前妻买家具。

换工作找单位之类的事儿都找吴平帮忙，他跟人家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他的女儿能有一个好环境。我觉得追究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想

为了这种事情跟他离婚，我又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我的婚姻跟我的同龄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结婚前没有承受准备的思想负担，我的丈夫除了拥有和我的共同的世界之外，他还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那是我永远不能走进去的，到现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还是我心里一个结，解不开。

我跟你讲这些，并不是在说吴平这个人不好，他确实对我非常好。有时候，他在单位加班，但是他从来都是饿着肚子回来跟我一起吃晚饭，不管多晚。即使有一些应酬，他也是尽量推脱。吴平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但是他做得很好。

说到这就要说说他们家。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结婚后，他父母对我管孩子的不放心态度始终不变。结婚以后我也常去他父母家，因为女儿在那儿，吴平去，我也一起去。

但是几乎每一次，只要我带丫丫出去玩，他女儿叫丫丫，或者买东西，我婆婆都会千叮咛，万嘱咐，惟恐我把丫丫弄丢了，我婆婆经常说的话是“你带孩子出去过马路要小心！”、“你别老带孩子逛商场，现在外面乱，到时候光顾你自己逛，孩子被别人拐跑了”之类的，一边说一边看我。孩子也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我。我不知道别人听见这些会怎么想，反正我是特别不舒服。我觉得所有这些话都是对我的不放心，因为我是孩子的继母，而我没有生养孩子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到丫丫爷爷家准备接丫丫回自己家过周末，我记得吴平星期六出差，星期天我带孩子去八大处爬山。当时，我婆婆和我丈夫在厨房说话。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婆婆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我丈夫坐在椅子上，我婆婆的头垂在我丈夫的膝盖上正在哭，我吓了一跳，赶快退了出来。

结果那天吴平跟我说：“星期天不要带丫丫去八大处，我妈怕你太累。以后再找个周末咱们三个人一起去。”没有商量的余地，你懂吗？实际上就是通知我一声。我突然有种很坏的感觉，我就像一个保姆一样不被信任。

我的确很难过，甚至当天晚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跟吴平说。孩子在我新婚两个月的床上睡着了，吴平紧紧地抱着我。

我觉得我们都特别可怜，吴平、丫丫还有我。我知道吴平在他父母面前只有协调、协调、再协调，因为他们帮他带着孩子，减轻着我们的负担，而且，这样也可以让我们俩暂时过上两个人的、不太紧张的日子，为我们面临的工作压力解除后顾之忧，丫丫的可怜在于她实际上没有属于她的家庭，妈妈和爸爸都已经再婚，爷爷、奶奶不能管她一辈子。有时候我对丫丫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我常常想，假如我是她，我该是多么不幸，所以我真的很愿意对她好，再说，我毕竟是非常爱吴平的。我也可怜我自己，我注定不能得到大家眼中的那种圆满，没有真正的两人世界，而且，吴平在我之前有过婚姻，婚姻生活中的一切都不会激起他的兴奋感了，我实际上更像他后半生的一个伙伴……舒澜停顿下来，半低着头，水杯还是在手心里慢慢地摩擦着。我看不清楚她的脸上是什么表情。

应该说舒澜跟我采访的一些讲述家庭隔阂的受访者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在深切感受到隔阂之后放弃了交流的尝试，甚至开始对亲情的存在是否真实产生质疑。但是舒澜没有，她的态度显得非常理智，一方面她非常肯定她和丈夫的爱情坚实、婚姻稳定，另一方面她又承认他们之间的禁区的存在并

且接纳这种存在的合理性。我不知道这是源于成熟还是源于内心的失望。

舒澜长长地吐一口气，继续我们的话题。

有时候我想，假如我不是嫁进一个政府官员家庭，我的公公婆婆就是退休的老工人，可能我的日子会比现在好过一些。开句玩笑，政治斗争的表现方式就是让大家臊着你、隔离你，让你自己觉得无地自容。

吴平他们家是福建人，他们在家里都说福建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很少会跟我说什么。吃饭的时候，他们唧唧喳喳他说，我一声不吭地吃；吃完饭，他们还说，我一个人在厨房洗碗。然后我坐在吴平旁边听着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差不多快 9 点钟了，吴平说：“我们走了。”我说：“爸爸妈妈再见。”

我觉得我天然地就不具备融合进他们家的可能，他们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根本不需要我融合。每次他妈妈打电话到我家，都说：“舒澜，吴平不在？让他接电话。”吴平如果不在，她就说：“好了，我呼他吧。”

我总是能感觉到，我不是他们家的成员。有一次丫丫打电话，问她爸爸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说学校要求了解学生父母的情况。这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在丫丫所有的学生记录中，关于父母都还是写的吴平和他前妻，虽然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不是夫妻，而且丫丫是归吴平抚养，我是孩子现在的母亲。可是丫丫一直都叫我“姑姑”，有时候我们三个人在外面，孩子开心地叫：“爸爸、姑姑快看！”我就会有些别扭，我不知道别人听见会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当然孩子是无心的。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吴平应该去改变的，但是我知道他做起来会非常难，所以我也只能不要求了。

吴平曾经跟我谈过几次这个话题，结果都是进行不下去，还搞得两个人都不愉快。凭心而论，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和私心。比如我婆婆和公公吧，他们其实是很疼爱孩子的人。吴平是他们儿子，天下没有不希望儿子幸福的爹娘。我记得我婆婆就跟我说过，吴平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开心，回家学唐老鸭逗丫丫玩儿，这在以前几乎是没有过的。他们的儿子因为有了一个新的婚姻而心情愉快，他们也是很高兴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又在替儿子尽义务，就是抚养丫丫，别人可以安享晚年，他们还要为了一个小姑娘每天忙里忙外，很累也很烦。至于他们对我，我想就是因为不信任吧，我没有过孩子，甚至在吴平面前我自己根本就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们生怕丫丫跟着我会受委屈，毕竟，关于后妈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必须承认，我也是有私心的。哪个年轻女人不希望能跟自己的丈夫朝夕相守、不被打扰啊？所以我有时候幻想，如果没有丫丫，就我和吴平两个人，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那该多好，至少是刚结婚的第一年这样也行。我想，我是有虚荣心的，比如同事一起出去，我特别怕吴平不能去，我说不出口，就是我们得带着孩子。所以，每次我都比那些真正单身的人还爽快，好像随时都可以出来，没有任何负担一样。

有时候想想，婆婆，公公也不容易，其实我真的是很感激他们的。但是，你看我可以跟你说这些话，对他们，我就讲不出来，甚至对吴平，我都没有说过，好像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民族吧。这样大家各执心事其实是最坏事的。

我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丫丫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我对她很好，我们很像一对朋友，丫丫信任我，很多不跟她爸爸讲的话，都告诉我，甚至包括对她妈妈的一些想法。凭心而论，丫丫是一个很可爱也很懂事的孩子。

子。我带她出去玩儿，别人说：“你跟你妈长得真像。”她点点头，从来不解释我们是什么关系。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和我丈大的家庭缺少沟通吧，不管我对丫丫做的再好再多，我老是觉得她在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世界里生活，但是那个世界是没有我的位置的。有一次在他父母家，我听见他爸爸在电话里对别人讲丫丫的事情，其中有一句话说到我和丫丫的关系，他说：“她对孩子不错，但到底是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我想，做后妈要取得信任真是比登天还难。

我曾经跟吴平说过，孩子迟早是要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么我和丫丫之间与其等到那个时候再培养感情，不如现在就开始，孩子越小，就越容易接纳。

我结婚以后，我妈一直督促我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一直没要，一方面是我还想好好工作几年，另一方面是吴平对这件事很不起劲儿。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懒得猜。

舒澜把杯子放在小茶几上，在沙发里舒服地拉长了身子。

我的婚姻告诉我，人和人之间要想保持一种和平、稳定的关系，就必须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妥协。你首先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要的是我和吴平的婚姻，那么一切就都得以保护这个婚姻为目的，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些问题你忽略它，它就不成问题，如果每一件事都较真儿，都要说清楚，那很可能就会什么都保不住了。

所以我现在很平和，无所谓，我知道吴平很爱我，这就足够了。虽然说，得到这种爱之后，有时候也还是觉得有点儿孤独，有点儿不如意，但是说到底我们的家庭还算是好的吧。

舒澜在说完最后这段话之后，情绪一下放松了，她把她和丫丫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小女孩很秀气、单纯，依在舒澜身边，很乖巧的样子。如果不了解事实，很容易被认为是母女俩。舒澜一张一张地给我讲解，“这是在天津”、“这是在……”，看得出她很喜欢这个孩子，她说孩子穿的衣服是她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买的，孩子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

有一张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明灭的灯光，舒澜说是她带孩子去现场听苏芮的演唱会。她说：“你记得苏芮有一个歌儿，叫《亲爱的小孩》吗？那天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哭了。丫丫问我怎么了，我没告诉她，其实我是在想她，在想本来我们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我说，姑姑只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特别爱哭……”我问舒澜：“你设想过了吗？假如丫丫是你的小孩儿，你们是不是就是最完美的家庭了？”舒澜淡淡地一笑：“想过。在我和吴平最好、和丫丫最好的时候都想过，但那是异想，”她停顿了一下：“希望后面还有天开。”

第七章 用后半生做一份结婚证

采访时间：1998年11月10日6:00PM

采访地点：庄成的办公室

姓名：庄成

性 别：男

年 龄：36 岁

北京某大学财会专业毕业，曾在某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现受聘于某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师。

庄成在离婚 4 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再婚。曾经的失败婚姻一度使他在面对家庭的问题上谈“婚”色变，而新的家庭在成立之初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之后又使他一筹莫展。每个人都有权重新选择生活，但是从形式上实现重新开始并不困难，难的是从心态上进入一个新的角色，并且确实承担起这个角色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能善待过去的人才懂得珍重未来，然而在一对再婚的男女之间，横在他们各自心里的各自的过去有时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障碍，他们刚刚分别医治好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医治对方。那两道曾经相互抚慰的、相近的伤口，连在一起，成为他们之间新的裂痕。

庄成是通过他的一个同行也是我还没有做记者时的一个朋友与我联系上的，朋友把他的呼机号告诉我，并且介绍了一些他的基本情况，说他“是一个经历挺丰富的人”，“离婚 4 年以后和一个离婚一年的人重新组织了家庭”，他“想谈谈他再婚之后的感想”。我问朋友，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早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公开了。朋友一笑：“可能他觉得那样面子上过不去吧。反正谁找谁都是一样，你有兴趣就呼他吧。”

回到家里我马上就呼了他。回电话很快。从声音听起来是一个痛痛快快的人，他说他这一个星期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而且他说：“我知道你住的地方离我的办公室很近。一般到下午五点以后，我这儿就没有人了。你愿意到这儿来吗？”我说“可以”，他马上说：“明天怎么样？”

1998 年 11 月 10 日傍晚，我走进庄成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时是差五分钟六点，他已经坐在一进门秘书的位置上等我了。

我随着他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从房间的布局来看，他在这里应该是一个有些头面的人物，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庄成是那种从长相看非常老实的人，清洁的西装，白衬衫、深色领带，标准的“写字楼装束”，他的眼镜镜片上没有金属边框，从我坐的角度看过去，眼睛显得特别大。他没有坐在他自己办公的位置上，而是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斜对面。

我忽然觉得这有些不像采访，倒像是很久未见的朋友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叙旧。

他的样子非常可亲，没有任何戒备，而我几乎已经习惯了每次采访之初必须要全力化解的那种受访者的步步为营。庄成的放松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

我问：“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跟我说什么？”

他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身于略略前倾：“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我离婚那段，还是我现在的婚姻。你想知道哪些我都可以给你讲，但是我最想说的是我现在的婚姻，离婚已经是差不多五年以前的事情了。”

他的坦率多少让我有些吃惊。这显然不是一个自己没有能力化解心事的人，为什么会想到要跟我这样一个陌生人谈话呢？我曾经在很多次采访进行之前问我的受访者为什么找我，我也这样问了庄成。

他依旧非常坦然：“我周围的人知道我的事情太多了，知情者有时候反而对我没什么帮助。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从头至尾给你讲一遍，你的意见就是旁观者的意见。我想知道跟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怎么评价我经历的这些事情。而且，你采访过那么多人，也许有人遇到了跟我相同的问题，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解决的。”

我说我不一定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做，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就他的事情有一些交流，前提是需要他尽可能多地让我了解他。

他不假思索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是在 93 年离婚的，当时我 31 岁，我前妻比我小一岁，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大学三年级开始谈恋爱，毕业第二年结婚，我们的婚姻维持了 6 年。我们没有孩子。

曾经有过一次她怀孕，是在我们结婚的第 4 年，没要，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两个人过不到头儿了。当时谁也没说出来自己那种担心，就是异口同声说同意不要这个孩子。

说实话我在我的第一次婚姻里才真正感觉到平时人们说的那句话，就是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是个真理。而且，婚姻是试金石，真的。两个人如果一直谈恋爱，不结婚，可能一辈子都是好的爱人，但是只要一结婚，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地混在一块儿，矛盾就显出来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考验这两个人，是不是应该结合的那一对。现在年轻一些人讲究同居，他们自己叫做试婚。要让我说，婚是试不出来的，大家都向着好的方向试，试来试去还是都戴着面具。我相信人只有真正走进婚姻之后才会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

我和我前妻就是这样。没结婚之前，我们俩恨不得每天从早晨就在一起，话多的说不完。那时候我每天送她回家，为了能多在一起待一会儿，我们俩故意绕远路，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人家都是抢着挤上去好早点儿到家，我们俩是一辆一辆的车来了都放过去，不上，站在马路边上说话。

我把她送到了，她不进家，反过来再送我一段，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去，再重新送她。你就想象我们俩有多好吧。

就是为了不用再这么互相送来送去，就是为了能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对方，所以我们结婚了。刚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新鲜劲儿没过，两个人都觉得挺好。大概是从第三年开始吧，也可能更早，我们都觉得话越来越少。后来我想可能结婚以后话就比原来少，只是不明显，没有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

庄成笑着说这些，好像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我猜想他离婚的时候一定也痛苦过，只不过现在事过境迁了。

我其实不想说大多我过去的这个婚姻，没什么意思。

这种没意思不是指分东西啊什么的，而是指我们两个人的那种疲惫的状态。到后来，我们已经不考虑要共同改变什么了。我们都觉得就是不应该我们俩在一起，我们的爱情原来就有问题。假如说，我们的感情能经得住考验，那么婚后的生活琐碎可能会影响感情，但是不至于一举就摧毁这个婚姻，说到底还是感情基础有问题。

我跟你你说你都不会相信，到后来我和我前妻的关系在别人看起来特别怪，我们俩就像一对朋友似的讨论离婚，那时候我们反而有话说了。我前妻说：“庄成，你说咱们俩是不是没有夫妻缘？离得远的时候互相粘着，离得近了又互相往外推。”

“我说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就像冬天里的两只刺猬，明知道抱在一起会暖和，但是又怕互相扎着。可是那种不远不近，不是夫妻埃离婚是她提出来的，我马上就同意了因为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庄成，我要再这么生活就得憋死了，咱们要是不离婚，就一块儿自杀吧。”

简单说吧，我和我前妻离婚就是因为咱们俩都觉得在那个婚姻里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压抑，成天看着对方没有话说，光剩下一些特别具体的家庭义务。如果有很深厚的爱情，这些义务就不是负担，甚至可能变成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没有大多的爱情，有足够多的责任心也行，明白这些义务是必须承担的，是跟谁结婚都一样要承担的，也不会太痛苦。可是我和我前妻是这两样都有，但是两样都不够。所以我们注定就是要分手。我想给你讲的是我离婚以后的生活。我打断庄成，问他有关他前妻的情况，他耸了耸肩膀。离婚以后咱们俩没有联系。你想啊，我们在一个婚姻里居然相处成了那个样子，咱们连做朋友的可能都没有了。我离婚的那天，本来说办完手续一起吃一次饭，就算是散伙饭吧，好歹咱们也是夫妻一常可是真正办完了，她说她没有心情吃饭，我问她是不是难过，如果是，咱们还可以再想一想，毕竟咱们没有原则问题上的冲突。她笑了，说：“你说什么呢？我不难过，我只不过是觉得咱们俩一起吃了这么多年饭，现在终于不用再一起吃了，这一顿也免了吧。你不觉得咱们俩一起吃饭都没劲吗？”

大概是一年多以前吧，我记不清了，过去的一个朋友说她结婚了，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当时我就想，这下她更要自杀了。不仅是没有话说，就连最基本的话，也互相听不懂了。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具体的我不知道，她也没有想通知我。

面对过那么多受访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样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离婚的经历，没有感伤、没有疼痛、没有后悔也没有欲罢不能，很平静或者就是很淡漠他讲述人生中的一个如此巨大的变故，庄成的表现令我不解。

我再次打断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你的第一次婚姻的解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想法？这些想法有没有影响你以后的选择或者心态？”

肯定是有影响的，甚至到现在，我越来越发现，我还是在不知不觉地被前面那一次婚姻干扰着，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这种干扰很难消失，因为现在干扰的已经不是我一个人了，除了我，还有我现在的妻子，甚至对她的干扰比对我的还要多。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主要内容。我离婚以后，独身了4年。说实话，我怕再婚，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眼睁睁看着一对本来相爱的人在一个婚姻里耗到彼此连看一眼对方的兴致都没有，我是亲身经历过那种疲惫的。有一段时间我老是这么想，假如我前妻没有跟我结婚，会不会有后来的离婚？假如我没有跟她结婚，而是娶了另外一个女人，难道就一定能保证咱们俩会相看两不厌吗？也未必。所以，我宁愿独身，等到我真的遇到一个女人，我愿意跟她一起承担生活中的种种“没劲”而又必须承担的义务的时候，我再结婚也不晚。

去年的春天，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叫沈虹，是我的同行，也是离婚的，比我时间短，大约一年吧，也没有孩子。她也是比我小一岁，咱们俩的感觉都不错，她这个人非常会体贴人，也很勤奋。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离婚以后再婚的人，这种人如果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特别小心谨慎，真正的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考察到极其满意是不会决定再婚的。原因特别简单，曾经失败过的人比没有失败过的人更恐惧。

更容易畏首畏尾。所以我和沈虹谈恋爱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又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谈，你们更多的是爱。我们谈的内容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过去的婚姻，这主要是为了说明是不是有遗留问题，遗留问题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再有就是对再婚的看法，这主要是要表明对对方的要求，同时也说明自己的婚姻态度；还有就是我们都试图给对方一个承诺，就是重新开始的婚姻将要持续一生，这个承诺对于婚姻失败过的人来说特别重要。

那段时间我和沈虹的话题主要就集中在这些方面，当然不是那么直白地有问有答，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对于像我们这样都经历过婚姻的人来说，婚姻是非常具体的，除了爱情之外，更需要一种像友爱似的合作精神。

我忘了跟你说沈虹离婚的原因了。她是因为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为什么有外遇呢？沈虹自己说，她也有责任。那段时间她每天下了班要去上英语课，回到家里一般都是快十点了，非常累，对她丈夫的生活和各个方面的关心都比较少，顾不过来。等她发现她丈夫的变化的时候，她丈夫已经准备好跟她离婚了。他们离婚之后不到一个月，她丈夫就和那个外遇结婚了。那个婚姻给沈虹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她有好长一段时间特别不自信。刚刚认识我的时候，还是那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第一次单独约会是在天坛公园门口。她先到的，我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她一直在一次又一次抬起脚来看小腿那个部位。我们一起走进公园，她还是不时有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她看什么，也不好意思问她。到了我们准备出来的时候，她还是看，我忍不住了，就问她到底在看什么。她说：“我老是觉得我的丝袜破了，别人在看我。”当时我觉得她有些神经质。

慢慢在一起的机会多了，她给我讲过她离婚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她丈夫……怎么说呢？按说这些话不应该从我嘴里说出来。她的前夫是个不怎么懂得尊重人的人。女人大概都是很怕离婚的吧？我不知道。当然，男人也一样怕。

沈虹坚持不离婚，希望丈夫能够回心转意。但是对方不肯，把话说得很难听。

他说沈虹要长相没有长相、要贤惠也不贤惠，谁娶她也长不了。这话让沈虹特别伤心，也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她才下决心同意离婚。

沈虹也知道我离婚的情况和原因，我们谁也没有隐瞒。而且，我们都觉得应该互相抚慰，因为毕竟离婚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我们决定结婚之前，曾经非常认真地谈过一次，我说，我过去的婚姻就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懂得怎样维护婚姻。不懂得其实就是夫妻之间也要经常沟通，通过交流实现互相理解，这样两个人才能越走越近。不错，结婚的时候是因为相爱，因为相爱才有说不完的话。为什么？因为互相都对对方感兴趣，结婚以后，什么都不新鲜了，过去觉得有意思。能引起好奇的东西都司空见惯了，这两个人又都不懂得应该开发一些新的兴奋点出来，也不明白其实这是结婚或者就是人生的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状态，当然就越活越没劲了。

我跟沈虹说，婚姻跟任何公共环境一样，需要大家的维护，而且是有意识的维护，我记得我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你用的词叫做经营，就是这么回事。沈虹也很同意我的意见，她甚至还说，当时她离婚的时候就想过，像她前夫这种情况的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本来就是那种用情不专的

人，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一种就是他在这个现成的婚姻里找不到他需要的那种东西，比如关怀、谅解、温柔、体贴等等、等等。所以他才会伸着脑袋往外看。这里边也有她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你看，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吧？我们都从以前的婚姻中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都准备在我们新的婚姻里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结婚应该说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严密的分析和细致的考察，我们都是用了做审计工作的严谨态度来“审计”我们结婚这件事的。

庄成一边摇头一边自己笑起来。我很奇怪，他在给我讲这些的时候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态度？无论是表情还是语言，都流露着嘲讽甚至可以说是轻视，我不知道他是在嘲讽他自己。还是他现在的妻子，还是他们的婚姻或者是婚姻这种形式本身。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不愉快，马上不笑了。可能我让你误会了，你可能觉得我对婚姻玩世不恭。不是的，我是无可奈何才这样的。婚姻对我来说是一种已成定局的东西，我不想再次结束它，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它。

我和沈虹结婚，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失败过了，我们谁也输不起。但是，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觉，就是前面那个婚姻弄得我们俩都落下毛病了。

这么说吧。我们都变得特别敏感。比如有时候我回家晚了，她就不厌其烦地问我“干什么去了”、“跟谁”、“为了什么”、“那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之类的。一开始，我觉得是她关心我，想多一些了解我，我也愿意更多地让她介入我的生活。我不仅什么都告诉她，而且只要有可能、有条件，我就带她一起进入我的朋友圈子。可是，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不对味儿。她每次问我这些的时候表情都不自然，还夹杂着一些不高兴，特别是我说到一起出去的什么人是我的大学同学的时候，她就特别反感。从她的表情里，我猜到她是因为知道我前妻就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我的同学们又都在我现在干的这一行里，大家互相之间的联系是比较多的。她因此就以为我和我前妻也有联系。但是她又不好直说，那样就显得她没有气量。所以每次我的同学聚会她都是竖着耳朵听我们有没有说到我的前妻。这样几次以后，我的同学也发现了，就跟我说：“你老婆怎么跟看贼似的？她还信不过你。”沈虹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我的过去，所以，我想跟她解释，说我已经跟过去的一切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你说怪不怪？结婚之前我们都特别坦诚，什么话都是当面说清楚，正因为是这样，我们俩之间什么误会都没有，都觉得对方是实实在在的。可是结婚以后反而不行了，好像大家都不愿意再那样把话说明白。我现在想，可能是因为没结婚的时候，说这些是为了能双方都有思想准备，反正不行还可以分手，但是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谁都不愿意因为过去的事情造成新的隔阂，因为有了隔阂也不可能说分手就分手，所以，就什么都闷在心里。

我对她也是这样。比如，在我们婚后，我知道她前夫曾经找过她，至少有两次我是知道的。但是她都没跟我说。有一次是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好像还挺激烈的，但是一看见我回来，她马上就说：“行了行了，你明天呼我吧。”马上就把电话挂断了。我一猜就知道是她前夫，但是我没问她。她假装没事人一样跟我随便说话，说她白天看中了一件衣服，想让我陪她去商常结果，我们都到了贵友商场，她才想起来，她看上的那件衣服根本就不是在这儿。我们那天都有些沮丧。我想她可能是遇到困难了，至少是遇

到了麻烦的事情。我说：“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你出主意吗？”她一口回绝我说：“没事的，我就是有点儿烦。”这样，我就不能再问了。第二天中午，我就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往她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她没在，同事说她出去吃饭了。本来，中午和几个同事一起出去吃饭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她不是跟同事一起去的，而是跟她的前夫。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外面办事，给单位打电话的时候知道了我中午找她，问我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我想看看你心情好一些了没有”，她说“好了”。我还是不认为她是在外面办事，我知道，她就是跟她的前夫在一起。晚上，她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条羊绒围巾，显得很高兴似的。让我围上给她看。我站在镜子前面，她站在我身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特别虚伪，她明显的是有心事的，我的心事我自己最清楚，可是两个人都装聋作哑。她的眼睛有点儿肿，我想她白天一定是哭了。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说沈虹还跟她前夫之间有什么瓜葛，我只是想说，其实我们都是对自己和对方太抱希望了，我们都以为在结婚之前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就成了一对新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各自的历史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那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于一般夫妻的心态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而且，特别是我们都曾经在婚姻上吃过亏，重新开始之后就特别怕重蹈覆辙，所以都有意识地避免矛盾出现的可能，生怕有一点间隙，我们都有些矫在过正了。我们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不是因为这些想法见不得人，而是我们害怕对方会产生误解，怕这些误解会影响我们婚姻的稳定。

够苦、够难的，是不是？如果说我离婚的时候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没觉得离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么我再婚之后是真的感觉到离婚的可怕了。那种可怕不是说原来相爱的两个人成了陌路人，而是给自己的性格和心态上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种伤害很难平复，会让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徘徊在那种阴影里。而且，离婚会让人变得对爱情特别没有把握，对婚姻特别没有信心。我和沈虹现在都这么多疑。这么善于察言观色，都是由于离婚造成的。

庄成起身给自己倒水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尝试把跟我说的这些入情入理的话跟他的妻子说，他略微沉吟了一下，没有说话。他端着一个白色塑料的一次性水杯重新坐下，水杯在他的手中被捏得略略有些变形。

我曾经想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给沈虹写过一封信，大体上包括了我跟你说的一些想法，一直没给她。过几天，她要到日本去学习三个月，我想给她放在行李里面。我不敢想象她看完信的当天就面对我，我们会是一种什么表情，可能会尴尬。所以还是让她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看完了，想一想，等她回来，我们再交流或者改善现在的关系。

我给庄成讲了另一个男性受访者在电话中给我讲的一件小事：他的父母一直关系不融洽，他在15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跟踪他母亲的经历，他想用这种方式知道母亲是不是像父亲说的那样“是一个风流的女人”，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母亲只是和同事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件事使他一直觉得对母亲很抱歉。他长大以后很想能当面对母亲道歉，但是面对母亲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所以，他采取了写信的方式。在他出国留学走的当天，他把写好的信放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面。后来在他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母亲才只是说“我看到了……”他马上就把话题岔开。母子俩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

这件事。庄成深深地点点头。和我的感觉差不多。越是亲近的人之间，有些话越不好说。对一个陌生人都可以说的东西，对真正的自己人倒不一定说。比如咱们俩吧。

我知道沈虹最怕的就是我有外遇，她以前的婚姻就是这么结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题。她只是特别关心我，那种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关心这种概念，她简直就是在研究我。她给我洗衣服之前，总是先看看衣服兜里有什么东西，钱阿证件啊，等等。我发现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如临大敌，神情都特别紧张，好像马上就要发现她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了。比如有人晚上呼我，有些电话我回，有些就不回。我回电话，她就不自然，明显地是在听，想知道对方是男的、女的，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我不回的那些电话简直成了她的心病，她总是想方设法要知道是谁，为什么不用回，都是汉字的呼机，人家留了什么话。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假装手里有事，跟她说“你替我看看是谁呼的”，这种时候她就特别起劲。

沈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她可能也明白我们这种半路夫妻是容易闹误会的，她自己主动在下班以后就把呼机关上，找她的人都是往家里打电话。

夫妻之间偶尔有猜疑也是正常的，但是像我们这种都是受过伤害的人，就比别人更容易猜疑。其实就是不自信。就拿呼机这种事来说吧，呼机可以检查，信息都在上面，那手机呢？白天一整天不在一起，都跟谁联系你能控制吗？所以真的和别人有事是拦不住的。我曾经暗示过沈虹，我不是她前夫那种人。但是没用，对她来说，只有严密监视我，她才有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上说，沈虹比我还要注意我们夫妻之间的交流，因为她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握我。她跟我说的话经常是有潜台词的，很像是一种引诱我说出什么来，最好是一些暴露我的什么不良行为的内容。她好像不能相信。

她现在的丈夫居然没有一点儿外心，不能相信她自己找到了一个规矩、本分的丈夫。她必须得不断证实这些，心里才有底。我明白她的意思之后，就觉得特别没劲，可以说是有些悲哀，所以，本来想跟她说的话也咽回去了。

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和我前妻没有离婚，我们会不会也陆陆续续出现这些问题呢？可能有，但是不会像我和沈虹在一起这么多。原因就是我们都有一番自己的经历，有自己怕的和担心的。受过伤的人自我保护意识也比别人强，越是受伤害越是要保护自己，就像做围墙一样，等到围墙厚实到刀枪不入的时候，人也就什么都不信了。

庄成说，他实在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他觉得自己在仅仅再婚一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又进入了一种对婚姻的疲惫或者就是厌倦。

我说我认为他应该也必须对沈虹讲明他的想法，而且类似沈虹与前夫联络那样的事情，都应该说明白，假如真的是有困难、有麻烦，做丈夫的有义务去帮助她，这也是对婚姻负责。庄成打断我说：“你说的都对，我也知道，有些问题两个人解决比一个人解决要容易得多，但是如果是你，看着她那种慌乱的样子，那种拒绝的表情，我保证你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夫妻，有些话题是碰都不敢碰的。”我在心里说：“那你们还做什么夫妻？”

庄成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喝剩下的小半杯水里：“你不会体会我们这种人的心情的。我和沈虹去登记结婚那天，我看着大红的结婚证书的时候就我在想，我是在用我的后半生来做这么一份结婚证埃我想我就要重新开始了，

我要做到最好，我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婚姻。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从心态上重新开始是特别困难的，要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想劝那些成天把离婚挂在嘴上的人，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出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太难，但是离婚之后要想重新开始生活，而且还想幸福地生活，那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自如的。”

我沉默地听他说这些，他的严肃与他讲述到一些细节时的幽默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深陷在他的逻辑之中，打动我的是那些在逻辑之外的切肤之痛。

就在这个时候，庄成突然直视我：“你没有想过要离婚吧？他的话吓了我一跳。

第八章 天经地义的奉献

采访时间：1998年7月15日1:00PM

采访地点：北京二环路东直门立交桥

一带一辆夏利出租车中

姓名不详

性 别：男

年 龄 37岁

北京郊区某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原
为北京郊区农民，文化水平为初中
一年级。

这不是一个旧式包办婚姻造成不幸的故事，严格他说，主人公的婚姻也不能说是包办而成。然而渗透其中的亲情的牵绊却让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问题，亲情除了会带给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温暖和关爱之外，有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当个人的选择与亲人的期望发生矛盾的时候，什么才是自己最需要的，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谁没有过为自己所爱的人或多或少放弃自己的愿望的经历？放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获得来自被爱的那个人的认同，但是当这种放弃明显地会改写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就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亲情强大到可以使人付出终生幸福的代价。

1998年7月15日中午，我从东四打车回家。在北京，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闲聊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话题也不外乎天气的冷热、道路的拥挤和物价的涨跌，到达目的地。付账、说“再见”，然后各奔东西。我也一样。

他的相貌很普通，脸色熏黑，眉毛很浓重，厚厚的嘴唇因为干燥有些爆皮。天气太热，谁都没有说话的心情，我告诉他我要到什么地方，之后，他开车，我看窗外。

车拐上二环路的时候，我听见了手机的响声。不是我的。他从放钱的小黑皮包里取出小巧的灰色手机，看了一下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说：“怎么了？”

他的眉头伴随着对方的活开始皱起来，车速也明显地慢了。“这老太

太，她就是不能让我活好了……”对方显然还在说着什么令他生气的事情，他一边“唔、唔”地应答着，一边开始把车往路边上开。

对方一直在讲话，他终于把车停在了刚过东直门立交桥的自行车道上。他一边听电话一边对我说：“大姐，您等我一会儿，我打完电话送您，给10块钱就行。”我点点头。他听了一会儿，说：“你们家没事儿吧？”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我告诉你，他要是敢动你一下，我这回真跟他玩儿命……”对方又说了些什么，他说：“行，我知道了，我今天晚上过来，你先回你自己家吧。……成，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他摸出打火机点烟。点了几次，打火机不出火，他摇下车窗把它扔到马路上。刚要把烟也扔出去的时候，我掏出我的打火机，递给他。他看看我，接过去：“对不起您了。”他重新挂档、准备走的时候，我说：“抽完烟再走吧，不着急。”

他停下动作，看着我，非常不解。我说：“我觉得你是在生气，生气的时候开车容易出事儿……”“我能不生气吗？毁我一辈子不行，还不能让人家过舒但了。”

十几年了，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听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猜想对方是什么人。我的直觉告诉我，是一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我说：“咱们聊聊吧。”他从烟雾中看我，看了好一会儿，“大姐，您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写书。他沉吟半晌，抽出另一支烟，续上，吐出一大口：“行。就这么着吧。您要是觉得我这点儿破事儿也能写进书里，我就给您讲讲，我们俩也弄个永垂不朽。”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夏利车里开始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为随机的一次采访。

打电话这女的不是我老婆，您一听就能听出来。现在流行叫“情人”“小蜜”，我们那儿叫“相好的”。其实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从小儿一块儿长大的。现在还是我们俩好。有十几年了。

我打断他的话，说：“您得先做一些自我介绍，比如是哪里人、上过什么学、你们怎么认识的。后来怎么样了等等，您总得让我听得有个头绪埃”他笑了，笑容很是憨厚。您真想听？我说：“真想。”好吧，我就跟您从头儿说。

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干出租是这两年的事儿。我没上过什么学，小学凑凑合合念完了，上了一年初中，实在念不下去了，就不念了，回家种地。这些年把原来学的那点儿文化也都就着饭吃下去了，我现在比文盲强不了多少。

我们俩是一个村的，每天我回家都得先经过她家院子门口。小时候一块儿上学，早晨是我从家里出来走到她家门口叫上她，中午下学是她先到家，我接着走。整整4年，一天不落。她比我还不如，上到小学四年级，她妈死活不让她再上了。农村，女孩子念书没用。而且她家6个孩子，她是老二，下边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别说没钱，就算有钱念书，也轮不着她。我们就算是那种“发小儿”吧，光着屁股和泥长大的，互相看上也特别自然。

他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那种绝对的大白话。从他的断断续续和边说边想可以看出，他竭力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他的确很难做到。我说，你不用考虑我以后可能会怎么写，就按你的习惯说吧，怎么舒服，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有点儿紧张。别看您这么随和，我一听是要写书，还是紧张。我这个人确实没文化，平时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的。而且，我对有文化的人特别尊敬，怕人家笑话我。

我妈是寡妇，带着我和我妹妹，不容易。我7岁、我妹妹4岁那年，我爸病死了，哮喘，一口气没上来。那年我妈还不到30岁，我叔叔他们都觉着我妈还得嫁人，早晚我们都不姓这个姓儿，对我们孤儿寡母也不好。农村，你想想，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那日子可怎么过？我妈带着我们土里刨食儿，还供我上学。要多难有多难。她真的就一辈子没再嫁，守着我们妹俩。现在，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回过头来想想我妈，年轻守寡，养活我们还得受人欺负，确实不容易。我是个大孝子，什么事儿只要我妈不点头，我绝对不干。结果，我一辈子就这么交待给我妈了。

我们家后来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们除了种地、卖西瓜，我还跟着人家跑运输。那时候我特别听话，挣了三块钱都赶紧交给我妈，她全给我存起来，留着娶儿媳妇。我妈和我妹妹晚上给人家做活儿，缝那种军用的背包带子，缝一条是二分钱。

日子过得特别剩我妈一心一意就盼着给我娶上媳妇、给我妹妹找个婆家，她这一辈子就算圆满了，也算对得起我死了的父亲。

农村人结婚早，我19岁的时候，我妈就开始托人给我说对象。媒人踢破了门槛子，我妈一个一个地挑。那阵子每天晚上，她和我妹妹一边缝背包带子一边议论谁谁家的姑娘好，勤快还是懒、长得好看不好看、会不会过日子，把全村岁数差不多的人都数落遍了，我妈的原则就是娶进门的媳妇必须得知道疼我、会干活儿，而且，她不愿意对方家里孩子多，她说，养儿子是给自己养的，不是给丈母娘家养的，不能一天到晚忙活别人家的事儿。那时候我们俩已经好上了，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农村人谈恋爱。我摇头。他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去，再点一支烟。

跟城里人不一样，跟现在也不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对你好就是对你好，有一个饼子都想跟你分着吃，你多吃点儿我少吃点儿，这就是对你好。她对我就是这样。我从外头回来，热得顺脑袋流汗，她站在当街递给我一瓢水喝，拿着浇地的水管子给我浇水冲头，没那么多话说，也用不着说什么，好就是好呗。我跑运输的时候，也没几个钱，挑来挑去挑上一个塑料梳子，带回来偷偷给她。她喜欢。清早起来我从她们家院子门口过，她拿着那把梳子站在门口梳头，看着我走过去，她也高兴，我也高兴。

他的话让我想起看过的不多的有关农村题材的小说和电影，那种简单的美丽和充满乡土气息的含蓄、多情。他说这些的时候，我观察他的表情，很平静，略带一丝神往。

我们那时候也有自由恋爱的，都是先请人提亲，然后双方认识了，觉得还行，就开始自己处，处得好了，就挑日子结婚。真正从一开始就自己处的，还真不多。

其实村里好多岁数小的人都知道我俩好，都以为等到合适的时候，就是我们俩成一家子。我后来知道别人给我说对象的时候也有人给她，她都推了。她妈为这个老骂她，说：“你想嫁到皇上家去，不看看自己的模样儿。”

我也推。人家介绍的不是她，我就说我还小呢，想再挣两年钱，再伺候我妈两年。我妈一听我这么说就着急，她是急着抱孙子。农村可不就这样儿吗？有了孙子，一辈子就踏实了。我妈说，她不用我伺候，没有儿媳妇、

没有孙子，她就不是全合人。说：“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儿心啊，”那些个晚上，她跟我妹妹就说我的婚事。后来我妹妹告诉我，我妈急得直掉眼泪。

这么着，我就把她约出来了。我跟她说，我妈找人给我说对象了。她点头，说她知道。我说，我一个也没答应。她还是点头儿。那天，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带着我送的那个梳子，在手里摆弄着。我说我妈着急了，想早点儿抱孙子。她就哭了。我不会哄人，到现在也没哄过我老婆。我说，我回去跟我妈说，让他们找人上你家提亲，她点点头，说：“我等着。”就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爆发战争了。我妈死活不干，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两家离这么近，再说他们家孩子多，下边又是三个弟弟，排着队等着要钱娶媳妇，我不够给他们家添砖加瓦的。我妈那天说着说着就急了，一边骂我一边哭。说白养活我了，她一辈子守寡为的就是让我和我妹妹过上好日子，现在我长成人了不听她的话。我妈最知道怎么对付我，她骂我，我不言语，我最怕她哭。她一哭，我就没辙了。结果，她干脆也不骂了，就是哭。拿袄袖子擦眼泪。擦得眼睛又红又肿。

我妹妹也在一边儿哭，说：“哥，你就听妈的吧。妈是为你好。”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妈是为我好，她怎么就不问问我怎么才算好呢？到现在，我早就跟我妈明说了，这辈子我都不觉着好。她说：“你哪儿知道什么叫好？”您说，我这么大人了，能不知道什么叫好吗？可不就是凑合着过吗？

说起来是我对不住她。她一直等着媒人来，等到我都要结婚了，也没等来，我拧不过我妈。我妈这人也真干得出来，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在村里甩闲话，说这么大个儿子不是给人家养活的，谁也别指望白捡一个养老的女婿。

这话都是说给她听的。刚才她打电话，就是告诉我，我妈又骂人呢，因为听谁说了，我给她买了一个洗衣机，骂她“臭不要脸”。这些年，我妈想起来就骂一顿，我姑娘都十五岁了，还骂呢。农村老太太骂人，损。她就不替人家想想。我结婚之前，又把她约出来过一次。

讲到这里，他停下来了。目光从前风挡直逼出去，脸上的肌肉不为人知地隐隐抽搐。他伸手拿烟，烟盒已经空了。他握住烟盒用力把它捏成一团，鼓黑的手上青筋毕露。我递给他一支烟，点燃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

我低声问：“后来呢？”他看看我，把一大口烟直喷向前。

我跟她说，我妈给我选好了媳妇，不是她。她说，她听说了。她把那把梳子还给我，说：“咱俩没缘。”她说：“你妈不容易，你就听她的吧。”我能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我说我没指望了，以后也是过一天算一天了。她坐在我旁边，什么话也不说。

那天做那事儿是她主动的，她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的啦。”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场面，还觉着揪心。

回到家里，我又跟我妈干，我说她已经是我的媳妇了，不行也得行。本来就是，人家一个大闺女，以后还得嫁人呢。

我妈对我是软硬兼施，骂我不行，就哭，哭不行，就撞墙。我们家鸡飞狗跳的，我妹妹求我，说：“哥，算了”吧，你不能要了妈的命埃”是啊，我不能要了我妈的命，那就要了我们俩的命吧！

他又停下来，静静地抽烟。车里的空气裹着浓浓的烟雾，仿佛凝固了似的。我沉浸在一个发生在并不久远的年代和一个距离我生活的城市并不遥

远的地方的故事里，感受着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遥远。直到他重新开始讲述。

我老婆不是我们村的，她家4个哥哥，她是老校我妈挑的，说这样的人家姑爷金贵。她对我挺好的，而且她也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我现在开出租，每天不累不回家，回到家里躺下就睡，我睡醒的时候她早就走了。我专门是中午出来干，干到夜里一两点回家。我们俩早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孩子也大了，我们的历史使命也算完成了。我没那个情绪。原来我老婆有时候跟我打架，就骂她，说都是她闹的，她勾走了我的魂儿，说她是狐狸精变的，不是人。那回，我把她好一顿揍，从那以后她再不敢说了。

我老婆跟我妈也弄不到一块儿，我妈嫌她懒，而且，她生的是女孩儿。不过，是她挑的她也说不出什么。我们早就分开过了，院子都不住一个。

我结婚以后开车跑长途，三五天回家一次。我挣的钱交我妈一半儿，交我老婆一半儿，我妈一辈子受苦，老了老了应该享享福。我老婆没什么错，我心不在她身上，日子不能亏待她。

她是在我姑娘满月的时候结的婚。男方是县城一个什么单位的。工作比我强。

她妈觉得扬眉吐气，到处夸女婿。

我妈听见了就撇嘴，说：“县城管什么呀？一个礼拜回一趟家，新媳妇儿就守空房。再说，谁知道她还是不是大姑娘，”我跟我妈急，她就说：“可不是吗？还是你跟我说的呢。”您说气不气人？

我结婚以后，我妈就改变招数了，不骂我，也不哭不闹了。她知道我怎么着也没有用了，生米已成熟饭。

她婆家在另一个村子。她结婚那天我正好在家。不怎么热闹，放了几挂鞭炮，就上车了。那天我们家的猪可倒霉了。叫我拿棍子这一顿抽。我生气。有劲儿没地方使。我不敢去看热闹，而且，我也怕她看见我，怕她哭。我们那儿新媳妇出门都要哭，别管真哭、假哭。我知道她是真哭。这都是我妈害的。我能拿我妈怎么着呢？只能拿猪出气。

您也是过来人，您说，她都跟我那样了，人家能不知道吗？我是男的，我好办，她可怎么办呀？不怕您笑话，她结婚那天我真掉眼泪了。

我姑娘三岁的时候，她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以后她就得了类风湿，不能干什活儿。我妈就跟我说，亏了没娶她，要不，这么大岁数了还得伺候儿媳妇，我妈老跟我提起她，反正还是说不好，我也习惯了。我妈也问过我，觉着她哪儿好。我说，好就是好，说不出来，说出来，那就不叫好了。人是这样，觉着一个人好，就是什么都好，觉着一个人不好，就怎么着都不好。是不是？

他的烟抽完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大姐，您等我一会儿，我上那边儿买一盒去。”我干脆把一盒烟都递给他，说：“你还是别去了，我还不知道洗衣机是怎么回事呢。”他笑了。我们俩后来又好上了。

她生完孩子一直住在娘家。她们家那口子挺窝囊的；也不常回家。其实像她那么过日子，跟守寡没区别，那男的也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是她自己跟人家说的，不说也不行埃自从那男的知道了，就老打她。一点儿不对付就打，她三天两头被打回娘家，接回去，下次还打。我看着干着急，怎么办呢？老婆是人家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再说，我也是有了老婆孩子的人埃也是因为我心疼她，我们俩才又好起来的。我妈知道，管不了。我跟我妈说，她

算是把四个人都害了，这辈子就是因为她我们成不了夫妻，下辈子做人、做鬼还不知道呢，谁也别想再管我的事儿。其实，好归好，都是有家有业的人，孩子也都不小了，能好到哪儿去？就是有时候我开车接她出来，找个地方吃点儿饭，俩人坐一会儿，说说话。我挣到钱了，给她添一件衣裳、买点儿随手用的东西。她的病挺严重的，怕凉水，我给她买个洗衣机，让她省点儿事儿。我妈这不又不依不饶的吗？我们俩不说那种什么下辈子谁等着谁的话，没用。我今年 37 岁，黄土埋到腰了，就这么过吧，过完就完了。

他抬起胳膊看表，说：“我都跟您啼叨两钟头了。”我们把两扇车窗摇到最低让烟雾散出去，他笑着说：“这车都快着火了。”

我说他这个包办婚姻的故事让我觉得就好像我们还生活在旧社会，他说：“不对。我就知道有好多城里的年轻人在结婚还有找工作这种事儿上也不自由，爹妈管得太多。他们老觉着他们对，就不问问咱们什么叫对。有时候，太孝顺了也不好，把自己孝顺进去了。”

我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按照父母的安排长大成人的，我们的职责首先是不让自己的父母失望，之后才会考虑个人意愿，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了孝顺之类的美德付出代价，有一种牺牲个人自由的天经地义的方式就叫做奉献，我们在无论大事小事上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奉献，因为我们都是好人。

他认真地听我发议论，然后想了一会儿，说：“您是有文化的人，您说得对。”

之后，他发动车子，送我回家。

第九章 只不过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家

采访时间：1998 年 10 月 16 日 9：35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

办公室

姓名：茹莹

性别：女

年龄：22 岁

生于上海，先后在上海、江西、四川、北京完成小学及初中学业，高中未毕业转读职业学校外事服务专业，没有得到毕业证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某酒店作服务员，后辞职。此后辗转于多家贸易公司做市场推广或业务员，现就职于其中一家电子公司。

茹莹从小到大一直在寻寻觅觅一个完整的、像样的家庭，但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如愿。第三者使她失去了父母双全的家，而她自己又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另一个家庭中的第三者。

假如人生就像茹莹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戏剧性，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个

既定的角色，那么当人对自己的角色开始厌倦的时候，接下来的是顿悟之后的新生，还是疲惫至极的随遇而安？茹莹在她短暂的成长岁月中把两者都经历到淋漓尽致。

那一对原本也打算白头偕老的双亲，如今已经成为陌路，茹莹的心分成两头，牵动一边，另一边也会跟着疼。爱父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本能，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除开血缘之中不可分隔的关联之外，更多的是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又到体恤的一种无从选择的责任。尽管有怨有悔，责任终究无可规避。

1998年10月9日，我接到了茹莹的传真：安顿：不知道怎么下笔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很想跟你聊聊我的故事，我想，它能启发一些人。请你跟我联系，好么？

我的故事不会让一个作者失望，也不会让一个读者失望，只会让我自己失望。

手机号：……茹莹 98-10-9

从名字上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她的文字中的语气告诉我她非常年轻。

电话里的声音是非常干脆的。有时候从人的声音也可以感觉，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番经历，比如那些沙哑的、低沉的、欲言又止的甚至拖拖拉拉的语声，也会泄露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当然，有时候这种猜想也不一定准确。但是至少从茹莹的声音里，我感觉到的是，这不是一个心事很重的女孩子，而且她绝对是年轻的。

她说她特别想有个人聊天，聊聊她自己我告诉她，我在做关于个人和家庭在沟通和理解方面的采访，她说：“好啊，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的家庭，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请她简单谈一点，让我有一个大概的把握。她想了想，说：“我才在网上的论坛里贴了我写的一篇东西，你看一下吧，能帮助你找到感觉。”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二份传真：安顿：你好！琢磨半天才从网上给下载下来的。我的网名是××。这是我随意写的一篇，贴在论坛里的。

不知你看得懂么？可以给我打电话。茹莹于是，我就看到了一篇题为《感动》的文章。那是一篇写父亲和女儿之间的感情的文章，里面有一些本来应该当面对父亲说出的话，但是她选择了在网上说，不知她的父亲是否上网，是否能看得到。

我也有些感动，同时，我在想，她为什么不能跟父亲说，而一定要这样写在一个也许父亲根本不会看到的地方呢？

过了大约三四天吧，茹莹呼我，说她马上要出差了，想在出差之前跟我见面。

10月16日，我赶到报社的时候，茹莹已经在大门口等我她跟我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一身褐色的装束，简洁中有几分淳朴，清清爽爽的短发，唯一能使人把她跟时尚联系起来的就是她的眉毛——修得细细、弯弯的、好莱坞风格的眉毛。

她在我的对面坐下，对我提出的诸如“提供履历”、“离采访机近一些”之类的要求全部以“OK”作答，而且始终是微笑着。我因此又多了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潇洒，随意的女孩子，甚至有些快人快语。

实际上，在茹莹丝毫不假思索也很难打断的叙述中，她的这些特点在——被证实着。应该说，她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或者细节是让我感到吃惊的，但是，她却极其轻松地化解了这些，甚至，我在倾听过程中的难过和心疼以及思考都在她随时会出现的笑声中显得非常微不足道或者说毫无必要。我真有些被她搞糊涂了，这个看上去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女孩子，什么才是她认为应该严肃对待的？什么时候她的认真才是真的认真、感伤才是真的感伤、愉快才是真的愉快？

茹莹的叙述条理常常被她自己打乱，她总是要在突然想起一个情节之后马上去补充说明另一个情节，这给我的整理和读者的阅读部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保留她自己的这种独特的顺序，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恰好表明了她的心态。

就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我所有的故事都跟我的家庭纠缠在一起。

我是不是你采访的人中最年轻的？我 22 岁。

我注意到茹莹在她的履历中没有告诉我她的年龄，但是她又是一开口就没有保守这个也许她本来打算保守的秘密。

我说，她的确很年轻，但是我的受访者中最年轻的人比她还要小一些。她微笑着，露出很整齐的牙。我觉得年轻人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想当然的，走过去就没有了，不值得写。我的家庭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比较典型的那一种吧。

我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四川人，母亲下乡到了江西。因为文化大革命啊所谓的历史原因，我不知道这些，反正我父亲就也到了江西。我父亲今年已经 60 岁了，我母亲 50 岁，我是家里的老大，才 22 岁，还有个弟弟，比我小两岁。可能就是历史的原因吧，我的父母走到一块儿，也算是那种晚婚、晚育的典型。我是生在上海的，那时候觉得上海就是天堂，江西是小地方，又很苦，留在上海对将来的教育和发展都有好处，就把我留在了上海。我是跟着外婆、外公长大的。

你能把这个关上吗？有一件事我不想让你录下来。茹莹突然停住了，眼光闪烁着，脸颊微微有些潮红。我按照她的要求关掉采访机，她低下头。很慢但是很清晰地告诉我，她 8 岁那年，因为她的外公，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在我的采访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仍然因为茹莹的叙述而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不舒服，仿佛全身的肌肉都缩紧了，从后背升起的丝丝凉意一直渗透到心里。

我静静地过了不知多久，才回过神来，问茹莹：“你外婆知道吗？”茹莹的眼光迷茫了一瞬间，马上又恢复了进门时的“常态”。

我想，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她知道的。后来我的身体就不太好，她带我去医院看，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外婆应该是知道的。

从小我在上海长大，他们对我也很好。那是个很典型的上海人的家庭，人呢，比较自私自利一些、门槛精一些，比较为自己着想。房子很协...怎么说啊？我的童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忧伤也没有特别的快乐，父母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他们在江西每个月寄 30 块钱的生活费给我，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很多了，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就是在我外婆不停的唠叨中长大的，说“30 块钱哪儿够氲。新衣服很少，但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悲苦

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外公。外婆对我还是挺好的，有什么东西都是省下来给我吃。我的舅舅们对这些就很不高兴，因为我外婆帮我妈妈带孩子，没有帮他们。

我父亲是做科研的，做的是技术工作。我在上海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劳模也当过了，人大代表也当过了，他的事业算是有了一些进展，这个进展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家从江西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搬进了地级市。

其实那个市也还是很小的。

我还应该讲我弟弟这一段。我弟弟也是在上海生的，找了一个奶妈带他，4岁的时候，我父母把他带到江西去了。从那以后我弟弟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这里我打断了茹莹，她反复说的“外公、外婆对我挺好的”使我听起来很不舒服。我无法想象一个远离父母的小女孩，在懵懵懂懂中所经历的那些，那几乎可以叫做摧残。

我问茹莹：“你的这些事情你父母一直不知道吗？”她摇摇头，不置可否。

我那件事情甚至于我自己都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对这个是没有概念的，这在我以后的叙述里面你会明白。我有感觉，知道那样不好，但是我没有概念。

我外公、外婆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据说我外婆年轻时候是一个地主家的小姐，外公是她家的长工，他们是私奔到了上海。我外公后来一直是当工人，好像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是退休了的。可能是在我的这件事之后，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都有关系的，但是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外公当时已经挺老的，60多岁了，又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县的工厂上班，一个星期回上海一次。这些都是后来我一点一点联系起来的。那时候的事情对我的身体很不好，甚至到现在我的身体也是不好。

87年的时候，我的父母打算把我带到江西一起生活。他们到上海来接我，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妈，我爸有几次来出差见过，我有印象，这次见我妈，我已经是11岁了。我们一家人是先到北京。我记得去玩了颐和园、故宫，外地人进北京，就是去这些地方嘛。现在我还能翻出很多那时候的照片，但是没有一张是我们一家四口的，甚至于很少我和我妈在一块儿，我想那时候开始就应该有我和我妈之间的间隙了。

说我妈重男轻女也不尽然，我从小没跟她一起生活，是没有感情的，而且，我下意识里觉得他们是乡下人，我妈、我爸。

我弟都是乡下人，我脑子里有上海人的观念，我就不愿意跟他们说话。我想我妈那时候是想过要心疼我的，我记得很清楚，她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但是我就是不想说话，在北京的旅馆住的时候我老是哭，说要回上海，要外婆。感觉上他们是外人，上海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现在想起来，当妈的听见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我妈是那种很典型的上海女人，她不会谅解我，把我当作女儿，而是把我当成一个“人”来面对，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也不好，你对我没感情，我对你也没感情。我妈挺疼我弟的，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名词而已，不是那么亲近的。

因为我爸的调动没有完全办成，所以我们还是先回到了那个小县城。

那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地方，我到了那里简直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大上海来了一个小姑娘，我真是风光一时，当地的人都把我当成小公主，小孩子也都特别崇拜我，这就把我来的时候的心理不平衡都补齐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快乐的。

我这个人在读书上也不是很认真的，我记得我小学考初中的成绩是全县第一名，而事实上我根本就不努力。考试前老师让大家背书，我就溜走了。我父亲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老师也很给面子。所以经常是别人都在背书，我一个人溜了。

我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我爸是那个厂的厂长，每天忙工作，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不怎么回家。我妈就是那种“我要把你改适过来”的心态。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受过什么苦，家务也没做过，到了江西以后，早晨我要生煤炉子，要去打水，你想不到的，两个大水桶装满了水，我用一条扁担挑起来就走。

每天早晨我是最早起，起来去把水打好了、买好早餐，然后叫我弟、我妈他们起床。我要生好炉子，因为一天的生活就靠这个煤炉子，不能让它熄，不断地加煤、加炭，水在上面做、饭也在上面做。

刚开始我特别奇怪，我妈打我。我们的矛盾很尖锐，但是我忙着去应付新生活，没有时间去对付我妈，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一年之后，我考完了中学，我们家也终于调进了地级市，分了一套三居室。

对于我妈和我弟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

住进了居室房，也有公共汽车了。对于我来说，就那么回事，因为跟上海还是不能比。但是，我得承认，我还是长脾气了。

我开始跟我妈斗嘴。

可能你会注意到，我的叙述里很少提我爸，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爸一直在忙工作，在县城的时候，他是在城里的办公室，很少回来，到了地级市、他就经常出差，不是去省会，就是去北京。现在我想，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积蓄力量要离开那里了。

除了茹莹提示我的很少提及父亲之外，我还注意到，她不时会说类似“这个我后面还要说”，“在我的叙述中……”等等这样的话，我猜想她是有备而来，她至少已经大体上想好了要告诉我些什么和采取什么样的讲述方式。

初中三年，我是在那个地级市度过的。这三年里，不断地跟我妈斗嘴，脾气越来越倔，我妈对我的打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我妈留长指甲，她打我不打别的地儿，掐脸。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学，基本上是血印子还没好就有了，同学说是我们家养猫给抓的，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是这样。

忘了告诉你了，我妈是当老师的。我妈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楼上，我弟也在那个中学，比我低两个年级。我放学之后必须等我弟，带他一起回家，我妈怕他在路上出事。我想逃避这个，因为想跟我的同学一起走，就不愿意跟我弟一起走。

其实我对我弟的看法很多也来源于我妈。我妈越是喜欢他，我就越是讨厌他，因为我讨厌我妈。

我想我的叙述里没有什么典型的事情，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就是我妈在不停地打我。到地级市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不需要跟我弟住一间

房了，我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但是我们的房间都是不许锁门的，没有任何隐私可谈。

那时候我成绩不好，读书不上心，喜欢看小说。我妈不让我跟同学在一起，那时候就有什么早恋啊之类的，但是那时候我长得也不好看，一件新衣服都没有，穿的都是我妈穿剩下的，男同学对我也不感兴趣。唯一突出的就是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我的文笔相当的好，而且口才好，演讲比赛、辩论比赛都有我，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有小痞子找漂亮女生，但是没有人找我。

初二的时候，我记得是夏天，我计划了好久，要离家出走。那天我父亲也在，家里有客人。大家在看电视，有我没我好像都一样。我写了一张条儿，说“我出去找朋友去了，请你们放心”，后面换了一行，特别注明“你们放心，我是住到一个女朋友家去了”。因为我妈也很警惕当时的早恋问题。我是蹑手蹑脚地出去的，把那张条儿放在了冰箱上，门没关，我怕关门声被他们听见。可是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弟说，他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丢了。

我是被我爸找回家的，他也知道我妈经常打我，但是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从那时候开始，我爸和我妈吵架就经常说“你对茹莹不好，你虐待她”。

我忘了跟你说了，他们老吵架。我爸老出差，回来我妈就不理他，跟他吵架。

现在自己谈恋爱，也明白了，老公总是不在家，我妈自己背负家务、带两个孩子，是很压抑，打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在我初三下半年，我们一家跟着我爸来了北京。我爸跟北京的一家企业谈好了合作、其实很不成熟，唯一的就是那家企业提供一套住房，我和我弟就在附近的一个中学上学，而我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岗了。

我没觉得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就是学校和家这样两个地方走来走去。在这个学校我认识了最好的朋友，一个叫小雪的女孩子。她是特别典型的北方女孩子，看起来已经像十八九的大姑娘了。我后来的一次离家出走跟她有关。

初三考高中必须要在户口所在地，我的户口在江西，我爸、我妈都不可能陪我回去，我就被托付给过去的一个老师。

回到江西之后我就一下子特别自由了。而且从北京回去以后比从上海去的时候感觉还要好。

回到江西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有一个小痞子似的男孩子，比我大，每天都到学校门口等我，特别新鲜。有一次他约我晚上 12 点出来，我是偷偷地溜出去的，还光着脚，我们一起去看人家打麻将。在外面待了两个小时，结果，门锁上了，我回不去了。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接下来的三天就不敢去上学，旷课了。

考试前一天，我回到学校，我爸从北京赶来了。结果，连续三天的考试，每天是我爸工作单位的车接我、送我，考完试之后，我马上就被我爸带回了北京。

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开了家门，我弟喊了一句：“老姐，你回来了！”我妈第一句话是什么？她说：“你还喊她姐？”

15 岁的人都当娘了，你还喊她姐？”因为我有三天是跟那个男孩子在

一起，所以她认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人的世界真是很戏剧化，那时候我根本不懂这些，虽然也会接吻，但是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了。我妈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小时候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反应上来，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发生之后就过去了。

潜意识里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回想过。所以人生是很戏剧化的，我妈不说这句话，我也不会把过去的事情翻出来想，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那么多事情，我妈自己的命运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

当时就是一顿暴打，我妈拿棍子打我，棍子都打折了。我第二次离家出走，去了小雪家。她给我抹红花油，我身上到处是伤。晚上7点多，她说：“走、我去跟他们说。”其实她跟我一样大，回到家，我妈在哭，我爸、我小姨都在。我爸阴沉着脸，可能是吵过架了。小雪说：“叔叔，我要跟你谈一下。”他们关着门，谈了很长时间小雪是我妈接受的我的唯一一个朋友。

我从来没有带同学回过家。那天我妈没再打我，但是从此以后不跟我说话了。

当时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些，因为我爸又决定去四川了。

他跟那边的一个企业又谈好了。我爸带着我去了一个工厂，我妈和我弟留在了成都，把我们拆开了。接着我爸又调了一次工作，到了四川的另一个城市，我妈和我弟也一起来了。在那儿，我住在我一个姑姑家。

那个地方很穷，一个星期吃一次肉，但是我很开心。姑姑家住在山上，学校在山脚下，我每天上学走山路，山里的风景特别美，田埂很细，夏天我们有桑葚子和野果吃，一路上吃得满嘴乌黑地到学校。在学校里，我是属于穷孩子，我弟比我低两个年级，但是他是贵族孩子那一类的。每天中午，我和我弟回姑姑家吃饭。

有一天，我妈和我爸都到姑姑家做客，中午我和我弟一起回去。那天我来月经了，天特别热，走山路，气压又高，都快走到家了，我突然就晕倒了。我弟跑着去叫人，一个邻居把我扶回家。我有意识，当时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姑姑在炒菜，姑夫去给我找风凉油，我爸站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才好，我妈坐在沙发上打毛衣，斜着眼睛瞟着我，什么话都不说，嘴角上是那种冷笑。我姑夫给我捏人中人的时候，我听见我妈在说。

“活该呗，谁知道她干吗了，落一身的病，这回好了吧？”她就是认为在江西的那三天发生什么事情了，现在我来月经、又这样，肯定是有了什么问题了。

我姑姑当时还拿着锅铲，就跟我妈嚷起来：“她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接着我爸也跟我妈吵起来了，说：“你要是这样我就跟你离婚！”我妈又哭又闹，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反过来我姑姑又劝他们，总是劝和不能劝离呀。

晚上，我跟姑姑去散步，我脑子里想了很长时间小时候那件事，回来的路上，我跟姑姑说了，我记得我姑姑听完了就说：“那是个畜生。我得跟你爸说。”我说过去我不懂，但是我妈老是用这些话说我，那么这对女孩子来说一定非常重要。

其实这种事情是应该跟妈妈说的，可是我觉得我姑姑就像我妈一样。我不让姑姑跟我父母说。

后来不到一个星期，我爸就知道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不能跟我妈

说，他们判断不出来她会是什么反应。他们希望她能因此对我有愧疚，能对我好一点儿，但是也怕她歇斯底里发作。我爸找我谈过一次。我跟我父亲沟通的很少，我知道他爱我，但是我们几乎没有谈过什么，而且当时的我也很羞涩。

所以对我爸，我说的很少，不像对姑姑那样，细节、过程都可以讲，只能含糊其词。我说我也不希望他跟我妈离婚，最好不要让我妈知道。

这样也没有维持多久，我爸还是坚持要跟我妈离婚，而且我爸觉得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我放在上海。他后来还是跟我妈说了，结果我妈的反应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她根本就不相信。她说：“我们 X 家的人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现在我想起来觉得也可以理解，一个是她父亲、一个是她女儿，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指望她对我好是根本不可能的，她跳着脚他说我简直就是诽谤。对她来说，家族观念强过了母女之间的感情，更何况我们的感情本来就很淡。保我爸离婚的念头没有坚持多久，就被亲戚功阻住了，而且我妈也做了让步，就是从此不打我也不骂我，不理我、不管我，总可以了吧？就当是没有我这个女儿。

这时候已经是 92 年了，我们一家又一次跟着我爸到了北京。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的漂泊的日子就算结束了。我和我弟安排在一个中学读书，我妈在一个学校当老师。我想这种安定的生活也使我妈的心理逐渐平衡起来，假如没有后来的事情，我们一家也就这么过下去了。

茹莹在讲述所有这一切冲突的时候，都是一种非常平淡的语气，包括讲到她已经完全回想清楚的小时候的遭遇，从她的表情和腔调里，感觉不到有难过，甚至没有遗憾。

在她的叙述过程中，除了偶尔打进来的电话，我几乎没有打断过她。而且，她似乎也根本不希望我打断她。她仿佛离开她的生活很远，讲述的是别人的事情，而这些过去时间并不久远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打动她，或者让她哪怕只是有些许不平静。

茹莹的与她的年龄极其不相称的从容与淡漠，使我猜不出她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93 年的那个暑假，我妈和我爸不知道为什么出去了，只有我和我弟在家，他们每天都要把他们的房间锁上，那次不知怎么没有锁门。我进去了，翻抽屉，看见了我大姨写给我妈的信，写的就是那件事。说茹莹这个孩子从小就会骗人，再说又有江西那么一段，她从小就会勾引男人。他们觉得即使就是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也是我勾引的。

我问茹莹：“他们认为你 8 岁的时候就会勾引你外公？”她大声说：“对。他们不把这些跟年龄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我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个人。”

茹莹的脸上有了一些气愤，但转瞬即逝。不平静的人是我。我不能理解，为人父母的人，诸如家族、名誉之类的观念中有哪一种能强烈到可以使之无视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幼女所受到的身心摧残。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要把握自己的人生，但是，一个只有 8 岁的女孩子，在她还没有听到过命运这个词的时候，她的一生已经人为地被改写了，她的生活被打上了一个永远不能抹掉的烙印无论那个人是谁，这足以使一个母亲对他深恶痛绝。

面对茹莹我忽然又想到在对众多的女性受访者实施采访的时候经常会想到的问题，女性是一个多么被动的性别，她那么脆弱，脆弱到了犹如一片洁净的雪地，一阵风带来的几粒灰尘都能使她丧失纯贞，正因为是这样，懂得爱护女性的人犹如是在爱护人类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和家园。

我看完那封信之后，坐在地上，手发着抖。那个年纪是无忧无虑的，但是我感觉到很悲痛、很伤心。我最伤心的是在这之前，我大姨来北京，跟我谈过这件事情，说小时候的事情他们都很抱歉，希望我起好作用，不要让我父母因此离婚。

我当时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对我妈怎么样的，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在这封信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一下就傻了。

我爸回家以后，我拿着他给我的学费到处走，我想找工作，我要独立。结果，我误打误撞地进了一个外事服务学校。我爸居然很爽快地同意我不考大学，后来我才明白，说到后头你也会明白。

那时候我妈基本上不管我，我在那个学校因为英文特别好也很得意。但是在分配的时候，我满心以为会分到我喜欢的酒店前台，结果没有去成。但是在酒店工作最好的是可以住宿舍，不用回家了。

我开始谈恋爱，对象是一个厨子，比我大一岁的一个小男孩。我在那儿干了三个月，觉得还可以做更好的工作，就辞职了。我们那个时候，实习期是算做上学的，等于我没有毕业，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个学校的毕业证。

离开那个酒店之后，你想不到我去做了什么工作，我去做歌厅了。

茹莹想了想，笑着摇头。

Sorry，这当中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94年，我父母离婚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爸为什么同意我上一个这样的学校，他已经顾不上子女的问题了。他离婚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因为子女的教育，而是因为出了一个第三者，有一个阿姨出现了。她跟我爸是30年前的老情人，是我爸的学生。他们说是因为历史原因两个人分开了。后来这个阿姨到北京来工作，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爸的报道，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国家级专家了。她又找到我爸，我想，我爸和我妈之间本来也没有什么感情，而且我妈各个方面跟她比也没有什么优势。

我爸跟我谈了一次，问我父母离婚我会怎么样。直到他们离婚的时候，我妈也以为是子女教育问题，因为我爸从来没提起过这个阿姨。我一听他们要离婚，心里那个高兴，我巴不得不要我妈。

离婚以后我爸搬出去住，大约一个月吧，我爸就又结婚了，这个阿姨也有家，有两个女儿。她是在我爸离婚三天之后飞回江西离婚的。她是个挺有本事的女人，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小地方人的小气，这一点她是无法跟我妈比的。

我爸和我妈是协议离婚，我妈不同意。有人跟我妈说是因为我爸在外面又找了一个，我妈不信，我妈说什么都改，要是我爸在外面有女人，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爸还是坚决不干。他当时想的就是30年的感情一定要给一个交代。我这时候才明白，你说我爸真的就那么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家？非要出差？也不是，就是因为他跟我妈没感情，不愿意回来。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一回来我妈就跟他吵，一吵他就走。这样想想，他们离婚也是互相的一种解脱。

协议离婚那段日子是我跟我妈和好的日子。开始我赞同他们离婚，但是真正离婚了，看着我妈天天哭、以泪洗面，而且，当时我自己也谈恋爱、懂这方面的事情了，从女人的角度想，我妈很可怜。那时候，我和小雪，每天换班守在家里，守着我妈，怕她做傻事。我跟我妈完全和解了，她也觉得很对不起我，以前不应该那样对我，她说她没想到最后站在她这边的还是我。慢慢的，她也恢复了一些，开始上班。但是，离婚使她受了刺激，她干脆对我和我弟都彻底不管了。

那时候家里的变动太大了，我靠谁也靠不了，也不愿意回家，而且我得养活我自己。我就去了歌厅。那时候过的是一种昼夜颠倒的生活，我搬到那个男孩儿的平房里，两个人同居。

我对在歌厅的第一个晚上印象很深。一个老头儿非要跟我跳舞，把我搂得很紧很紧，我就使劲推他，还流眼泪。他问我是不是第一天上班，我说不是。老头儿说：“你听我这句话，如果这是我女儿，我绝对不会让她干这个，她干这个我非打死她不可。但是，你做这行，你要是这样，根本挣不到钱。”结果那天的那些人肯给小费，第一天上班，我一分钱没挣到。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些人又来了，还是那个老头儿请我跳舞。

我很主动地搂住他的脖子，还很甜言蜜语地跟他说话，老头儿乐了，说：“你已经可以了。”

那时候我一个晚上能挣两三百块钱，但是我一直没攒钱。

我这样做了半年，从不红做到很红，小费也越来越多。但是，我开始厌倦这样，我向往一种比较稳定的生活，但是那个同居的男孩子也给不了，我们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在歌厅工作，是不好，但是人成长得很快，成熟得也很快，我现在跟你说话，我才 22 岁，但我的心理年龄远远不是这么大，这很拜托于我在歌厅做过。

曾经有客人对我很好，因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出于同情给我钱。小姐和小姐之间也有矛盾，男朋友这边也不行了。我急于找到一个靠山，就有了第一次出台。

其实想起来挺幼稚的，歌厅里哪能找到什么靠山啊！那天我跟着帮年轻人走了，去了他们的房子，我留宿在那里，其中的一个人跟我做了那种事。我说了我家里情况，说想搬来跟他一起住他说：“来就来吧。”我马上回去搬东西，我男朋友也不拦着我。等我再给那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他一听说是我，马上就挂电话，呼他，也不回了。很简单，人家根本没当真，你凭什么追着人家？如果说这就是出台的话，也一分钱没挣；如果说不是，事实上是干了这样的事。

茹莹还是用讲笑话的语气讲着她自己的这种颇有些尴尬的经历，我坐在她对面，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真的厌倦了。我离开了歌厅，回到同居的那个男孩子那里。我们也开始正正经经谈分手。这就不说了吧，反正也没什么意思。我去了一个月四川，回来的时候他有了另一个女孩儿。我就搬回家里祝我妈对我还是不管不顾，也不做我的饭。本来我们俩已经缓和了，但是她自己还是那种自生自灭的样子，也顾不上我。

我没有收入了，只能再去做歌厅。那时候也很挣了些钱，但我还是不攒钱。歌厅小姐的钱来得容易去的也快。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不是出台了，可能碰到看着顺眼的人也去过，不过我从来没有靠这个去挣钱。但是假如哪个

歌厅小姐告诉你只坐台不出台，那是不可能的。

在几个歌厅打游击，大约有半年，我认识了一个人，卖汽车的，长得很胖、很丑，是一个把憨厚都长在脸上的人。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好，你肯嫁给他吗？”当时我还不到 20 岁，但是我特别特别想有一个家，我想稳定、想安定、想有个人跟我在一起，这些都是我在家里得不到的，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他租了一间一居室，我们同居。这个同居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我要给他洗衣服、做饭，就像结婚了一样。他不让我做歌厅了，就靠他养我。他可能有钱吧，多少我不知道，我从来也不乱花钱。他下了班就回来陪我，过的是一段小夫妻的生活。

他跟我弟的关系也不错，我们开车去看过我爸，我认同他就是我的男朋友，我会嫁给他。我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根本就忘了在歌厅认识的男人是不可能成家、不可能托付一生的。

跟他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住院做一个小手术，那个阿姨经常给我送饭。这个女人应该说是很会做表面功夫的。我的男朋友也来看我，他们碰上了。

阿姨跟他说让我们订婚，说我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顾，她和我爸事业上很忙，照顾不过来，靠我妈也不行。结果我们俩就订婚了。

订婚的好处是我们不用租房子，可以搬回家住了，当时我妈强烈反对，她看不上这个人，她用母亲的眼光去看，用一个女人的眼光来替我看，我妈是很现实的，问我，他能买房吗？他拿什么结婚？他有多少存款？这些是我都不知道的。

甚至我只跟他去过他的老家，一个很穷的北方小县城，但是穷日子我也过过，我不在乎这些，我爱他、他也爱我，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回家住，我妈觉得这房子是我爸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当时我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就约定我爸没有给我妈找到房子之前，我妈就住在这里，但是房子实际上是我爸的。

我们订婚没多久，我爸他们说事业上遇到了困难，要跟他借 5 万块钱。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再说，让我订婚是不是就出于这个目的？当时我不同意。那个阿姨马上说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她抓住另外一点，说他们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在家里公开同居，他们同意的只是订婚。我觉得我是受欺骗了，因为他们本来就知道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钱，没有钱，就这样说。我男朋友在电话里跟我爸说：“有一天你会内疚的，你这样对自己的女儿，”我们就彻底跟我爸闹翻了：

这时候我又在一家饭店的前台上班了，但是因为没有毕业证书，工资非常少，只有 400 块钱。我们之间开始有矛盾。我想我是不了解他的。我们约定要在 97 年结婚，他去外地工作，说是为了挣钱，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还会有别人，从来没有。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妈又结婚了。那个叔叔是个军人，我妈觉得军人可靠，结婚就搬出去了，因为指望我爸给我妈找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妈搬出去之后，我爸和那个阿姨就搬回来了。这样我和我男朋友基本上就完蛋了。因为我们都跟我爸闹翻了，原来我妈在的时候他还回来看我，我爸回来之后，他就很怕回来，一个月回来一次就算不错了。

我一直认为他会回来娶我，所以不在乎家里是什么样子。我考到一个

公司做市场工作，也可以吃回扣了。离开歌厅做别的工作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而且我在等待结婚，这跟我从小心理上无依无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97年的6月，我在歌厅认识的一个女孩子说，在歌厅看见过我男朋友，说这种男人是不能相信的。我说他不会的。其实他跟这个女孩儿都上过床，只不过人家不好说破。想起来很可笑，我还在劝这个女孩儿说不可能。

97年10月之后，他一推再推不肯结婚，我就觉得我们之间远了，很多东西我也开始相信。这时候我开始上网，在网上聊天，也是一种寄托吧，有人陪我说话就可以。我在家是不可能的，回家没有饭吃。阿姨他们从来不做我的饭。一个是不给我家里交钱，再有就是我始终比较排斥她，跟他们的关系缓和不过来。

有一天我男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去香港了，然后移民新西兰，让我不用等他了。我本来什么家庭关系都没有了，把宝就押在他身上，这么一下子没有了，我当然不干。其实那个时候我在一家电脑公司已经做得不错了，收入很好，经济上已经独立，还买了手机，但是精神上我还是靠着他的，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我找到了他在北京的二哥。从他二嫂那儿我知道，他初中都没有毕业，大学文凭是买的，他离开那个县城是因为混不下去，他在哪儿、哪儿就丢东西，还抢过县城的小银行。他后来的工作是他二哥介绍的。他跟我订婚是为了跟前面的女朋友分手，那个女孩子为他做过三次人工流产，现在终生不能怀孕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北京，跟另外一个女孩儿同居快一年了。

我从来没有到他的单位找过他，这也跟我做过歌厅有关。别人谈恋爱，老婆可以去找老公。可以接替老公接电话，但是我对这个就很隐讳，我老觉得我应该躲起来，他的手机响了我是不能接的，不应该让别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他的公司我是不能去的。甚至到现在，我交男朋友都有这样一个观念。

他二嫂说了这些之后我特别吃惊，一个一直要依靠的人原来就是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从他二嫂家回来，我吃了90粒安眠药。那是美国产的一种药，一晚上发了一身汗，没死。第二天，小雪陪我去医院洗胃。我爸和那个阿姨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反正从来没有人来问过我。其实那时候我天天以泪洗面，他们应该知道我这儿出毛病了，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之间的隔阂或者他们就是不想关心，所以基本上就没有沟通过这些。他们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茹莹说她怎么也搞不明白，那还是“所谓的进口药呢”，“居然吃不死人”。

她笑笑，耸耸肩膀。

我搬到公司去住了。那里还有一个司机，也是一个男孩子。很自然的，我又跟他同居了。公司没有床，我回家搬床。

那天晚上，那个司机和另外一个男同事到我家来帮我搬。当时我父亲和那个阿姨在看电视。两个男人到我的屋里，把床搬出去，我跟着出去。这个过程，他们俩一句话没说，继续看电视。当时那个司机问我他们俩是谁，我说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后妈。他说他们俩怎么不问呢？我说有什么好问的。

那时候跟那个司机一起住，性生活之类的都没有情绪，但是我发现那

简直是一个好办法，我整个人都解脱出来了。冬天，我去学车，拼命给自己找事情做。

我还是上网聊天，就这样认识了一个有绿卡的中国人，他有太太和一个女儿，他们都在国外。他是个很帅的男人，如果说过去我就是为了有个家才跟人同居，那么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那种感觉，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真是，我的命不好，碰到一个有家的男人。我们瞒着所有的人在一起，他很传统，既然这样了，他就觉得我是他的女人，他会对我负责。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特别想说这一段，但是现在我又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一般女孩儿在听到对方有家庭的时候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可能因为我在歌厅做过，很多观念是不正常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当时唯一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也不可靠。因为我始终没有放弃一点，就是我一直追求一个家，一个可靠的东西能让我依靠。

一年当中我们一直在分分和和，如果说这是一个游戏，他比我要认真得多。

一年当中我和我妈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变，每个周末我会去她那儿吃饭，我弟也去。那个叔叔对我妈很好，我妈的精神状态比过去远远地要好。而我爸呢，他的事业始终没有腾飞起来，他也退下来了，唯一的好处是我们全家都是北京户口了，而且有房子。那个阿姨也退休了，全心全意给我爸当后勤部长。但是这个阿姨的生活能力很低，我妈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我爸过得很好，毕竟上海女人在这方面是把好手。但是这个阿姨不行，我记得她甚至炒菜的时候是先放肉还是先放菜都不知道，还是我教她的。她做的饭实在太难吃。可是我看我爸也挺高兴的，让他买菜他也去，过去他的衣服都是我妈洗，现在他还帮那个阿姨洗衣服。

这种东西艰难说。我和他们谈不上好，回家很晚，跟阿姨也说话，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女人大客气了。

除了工作我最大的寄托就是上网，有网友可以交流。你看我能这么跟你说话，但是实际上我没有朋友。小雪结婚了，有她自己的家庭和工作。我其实很孤独，为什么跟网友聊天，因为方便而且不用见面；为什么跟你说，因为没有利益冲突。

现在我觉得这个男人就是我的一个伴儿，说是性伴侣也可以，我们在这方面很和谐。我们也有矛盾，毕竟隔着他的家庭。我觉得心里很冷，因为我一直想得到一个家，可是我得不到，自己的家里又是有我没我都一样。我希望我弟能快一点读完书，我们俩相依为命也是一个家。

后来我又换了一个工作，就是现在这个公司。他的太太回来过一次，后来我知道，她怀孕了。他说他出差，我知道他是去见他太太，但是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潜意识里，我很鄙夷我这个第三者的角色，我是做孩子的，我父母就是因为这个离了婚，我看不起第三者，我恨第三者，我讨厌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和他什么措施也不用，他要我给他生个孩子，我自己也喜欢孩子。而且我有一种很畸形的心理，没有老公、有一个孩子，我不是也变相地得到了一个稳定、一个家吗？但是一年的时间，我始终没有怀孕，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小时候有关，因为我在妇科这方面一直不好。他在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一个戒指，说：“你也算嫁给我一回了。”但是我知道我们俩也就那么

回事。

我曾经带他回家，我们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那个阿姨也知道。我也告诉她，这个男人有老婆、孩子，为什么？我潜意识里是想刺激她，告诉她我和我弟对她是什么看法，所以我跟她说，我跟这个男人也不会怎么样的，他有老婆，我不会逼着他跟我结婚。

我现在的心情应该说是平淡了。前两天，我知道了跟我妈结婚的那个叔叔去世了。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一次都没有去看过我妈，我心里说我去看她干什么？她在电话里哭，比起我现在做的这些，对那个男人的老婆，我又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妈现在是真的无依无靠，那个叔叔过世了，那个房子也不会给我妈，他有女儿。我要是有钱给我妈买房也行，可是我没有钱，我自己还是过一天算一天……这也是我跟这个男人冷下来的原因，我觉得对不起他老婆，我不是那种人，真的不是那种人，他离婚我也不会跟他结婚的，我了解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而且，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钱，我要给我妈买房子，别的什么都是假的。

当茹莹讲到这里的时候，她第一次自动停下来，而且认认真真地陷入了她自己的沉默。这种从未在她脸上出现过的表情使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也是她的“常态”之一，当她很寂寞、很没有人呼应、很没有安定感的时候，她只有沉默了。

我说她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可以说是不认识的家庭，分散成好几个部分，哪一个都不是她自己的。

她点头，眼睛里又有了迷茫的神色。

小时候我妈打我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你也会过得不好的，可是这一天真来了，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觉得我自己也活得很压抑的。小时候外婆，外公对我特别好，但是87年我离开他们之后，我再也没回去过。我经常到上海出差，住酒店，我打车到我生长过的地方转一圈，但是从来不下车，我没法面对他们。那个老头儿已经70多岁了，我看过他的照片，他对我的好和不好攒在一块儿，我没法面对。

茹莹坐在我面前，想了一会儿，说：“差不多就这么多吧。”

接下来是我们很长时间的对话，从小时候的遭遇说到长大之后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几乎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改变，从对母亲的怨恨说到终于和母亲重新归于和谐。茹莹说，那已经不是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而是她必须承担的一种命运，她注定要把母亲的晚年揽在自己怀里，因为每个人的母亲都是他（她）自己无法选择的。甚至，因为重新认识了和母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感情也有了微妙的改变，就像在那篇《感动》中写的那样。

送茹莹走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她又恢复了那种满不在乎的快活样子，我说我会再给你打电话，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笑着，说：“OK,bye — bve!”

第二天整理茹莹的录音带，听着她的声音就想给她打电话，拿起听筒的时候才记起，她说过，她今天出差。

附录。

感动

我18岁父母离婚，因为父亲要和x阿姨在一起。

我，弟弟跟父亲、x阿姨住在一起。x阿姨很客气，也不知道在这个家

究竟她是客人，还是我和弟弟是客人。

我和弟弟养了两只猫，x 阿姨怕小动物，老爸说他身体不好，肺不好，养猫空气中有猫毛，他受不了，猫们被送走了。

半月前，我在东四看见了它，像极了伟嘉猫粮里的那只小猫，实在动心，于是买了回去。跟老爸干了一仗：“您没觉得咱家一点温暖都没有？？人家恨不得养个小动物，以添天伦之乐，您呢？这个家冷得还不够？您说身体不好，纯粹心理作用！至少以前下了班我从来不想回家，现在我知道回家了！！只因为有它！！”

老爸气得手都发抖了，我都看见了，但是我忍不住要说。

老爸那么的看着我：“你对，你养，行了吧！”

于是，它在我们家住下了，于是我回家更不跟老爸说话了。

前两天晚上家里进了贼，亏得没丢什么东西，家在 2 楼，当务之急是装护窗。

今天一早工人就来装了，先是厨房和卫生间的。

我起床洗漱，风很大，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

完！钥匙只有我和弟弟有，我的在门里，弟弟去学校了，怎么办？？

我急着去求工人：“师傅，您给看看，这门能不能划开？？”

能不能从窗户翻进去？？？我一早约了客户，特着急！”

师傅不帮忙，明摆着，您家前两天才进了贼，这会儿您让我爬窗，什么意思？

？？我只能说，反正过两天也要装护窗，您就帮个忙吧！

好吧！师傅终于答应从弟弟那屋翻出去，从我的窗户进我的房了。

一楼装了护窗，爬倒还挺顺。

开了我弟房间的窗，师傅一翻身出去了，踩在一楼的护窗上，我够着头，真担心他会摔下去。

当我把头探出窗外的时候，我愣住了。

是老爸，他正在攀那一楼的护窗，试图上去。老爸是老知识分子，60 岁了，瘦瘦的，穿着一件白衬衣，在风里那么摇着。

老爸是从楼后绕过去的，楼后本身就有个 2 米多高的铁栅栏，老爸定是从那儿先翻过去的。

“爸，你下来！”我喊着，脑子里分明是朱自清的“背影”。

老爸什么都没说，双手撑着那护窗愣了一会儿，默默地下去了。

门开了，我急着化了妆出了门。

我不知道老爸是怎么回到屋里的，离开家之前我还是没跟他说再见。

我想明天我就会把小猫送走。

生活中就是这样，莫名的一件小事，就看你是怎样一种人，自然会有着属于自己的那样一种感动。

人活着是这样充实的，至少我知道自己活着需要这样一种感动。

父母永远是最亲的，爸爸，我在这给你道歉。

1998 年 9 月 15 日

第十章 选择的结果依然是失去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6日1:30PM

采访地点：月月家

姓名：月月

性别：女

年龄：22岁

1976年出生适逢唐山大地震，在北京读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后考入某自费大专，毕业后在某外资公司文秘工作，现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报关员。

月月有特别多的话想对自己的父母说，但是当她面对他们的时候，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一家人，最想说的话最终还是写在纸上。月月写给父母的信无须邮寄，他们之间在形式上是距离最近的人，然而在精神上，一封信，已经使他们彼此都有了千山万水的感觉。

做父母的人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一举一动有时候会左右孩子一辈子的思维方式，自己的成功与不成功有时候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向往与恐惧。

家是打在人的心里或者就是血缘里的深刻的印记，每一个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家庭所给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有很多人一生都在致力于摆脱家庭留下的一些不美好的记忆。也许有一天，不经意之中会有一个惊异的发现，一个躲避了那么久的影子，正在自己的身上悄然复活。

1998年7月28日，我收到了月月的第一份传真，她说想找我是因为看了我写的《绝对隐私》。她在不长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种与她的年龄不太相符的淡淡的忧伤使我对她的文字过目不忘。然而，不巧的是，我已经安排好了去大连采访的行程。

我们相约等我回来见面。

8月25日，我收到月月发来的第二份传真，从她的文字之中，我隐隐感到，她的状态有所变化。也许我们的见面注定要历经周折，当时的我被颈椎的疼痛折磨得几乎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再次离京的日程表已经在我的桌子上了。

我打电话说我真的很抱歉。月月的声音里有些失望，但是马上就充满了体贴，她说：“没关系，我可以等你，你要多保重。”我在她的关心之中深深地遗憾，那一定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孩子。

直到10月6日，中秋节的第二天，我才终于见到了她。

那天是北京入秋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有些凉意的日子，我按照和月月的约定，在中午1:00时站在国际展览中心的门外。眼前不断地有年轻女孩子走过，但是直觉告诉我那不是月月。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并没有对她有什么关于形象方面的猜想，但是我固执地不肯问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你是不是月月？”我想，她们准也不是她。

大约等了10分钟，一个穿黑色短毛衣和黑色牛仔裤。

短发卷曲的女孩子骑着自行车过来。如果从外表来看，她非常普通，淹没在人群里不会引人注目，但是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正在等的人。

果然。我们在越来越阴沉的天空下相视而笑，之后，她推着自行车和

我一起慢慢走回她在不远处的家。很自然，就像一对熟朋友，一起没有目的、十分悠闲的散步。我们在各自的文字里已经是老相识了啊！

月月的家很小，一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和家具都非常简单。我记得她在传真中告诉过我，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住在这里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一张标准的单人床，床头上挂着一只色彩斑斓但是已经有些旧了的玩偶。靠墙的小写字台上，三瓶大小不一的香水并排放着，都是很著名的品牌，CD、兰金和雅诗兰黛。我们在一张方桌的两边坐下，桌面上的台布很时髦，深深的蓝色上洒着一朵一朵金黄的向日葵。家里有些凌乱，但是不经意之中也能感觉到这个小小的女主人自有她的品位。

月月就坐在我的对面，很周到地给我倒茶水，她说茶是她出门接我的时候泡好的，回来刚好冷热适度。

月月的打扮大概可以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酷。她戴耳环的方式很特别，只在左耳朵上佩一上一下两只细细的银环，素净的面容之上就有了一个抢眼之处。

月月不知该怎样说话，看着我，双手托腮。我看见她的面前是一盒“希尔顿”牌的烟，于是我从包里取出一盒烟放在桌子上。她笑了：“太好了，我一下就放松了！”她给自己点上一支烟，我们的谈话算是正式开始了。

抽烟的女人挺少的，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抽烟。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怎么说那个词呢？是一个比较团结也比较贫穷的家庭。

我爸爸、妈妈是那个年代的人，正好赶上上山下乡，可以说他们什么都赶上了。他们是老三届的，就在高三那年，马上就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词，反正就是下乡了。

我们家呢，你说开放吧也不开放，说保守也不保守。开放呢，就是说我们家什么都可以说，尤其是我爸爸和我哥哥，就像两个好朋友，什么话都说，包括我爸后来有了那个情人，他们也谈论过这些事情；我和我妈、我爸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的事大家都比较清楚。

我爸、我妈的恋爱经历，我和我哥也都清楚。他们俩是高中同学，我妈是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她报的学校，分在我爸上学的学校，我爸的出身算是比较好的。那个年代挺混乱的，事情也特别多，我妈因为出身不好在学校里特别受欺负。他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儿是任何一个年代的人都不会理解的，包括我妈反复跟我说这些事情，我没有亲身体会过，感觉都不一样。我跟别人讲，别人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体会我妈那时候的心情。学校总是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弄得我妈的性格挺孤僻的，她基本上不跟人说话，学校里没有什么挺好的朋友。可是我妈本身的性格不是这样的，她特别开朗，而且特别宽容，真的，只有跟我妈接触过之后，你才能了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光看她的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学校里出了一件事；说我爸考试作弊了，别人都用那种心态去对我爸，我妈不是，她站出来替他说话，所以他们班的同学当中就他们俩分到了当时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下乡的那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应该说是迫于很多外界的压力，他们俩走到一起，结婚了。

有时候我说我妈特别傻，在结婚之前都没有经历过几次恋爱。比如说初恋之后再重新结识一个人再开始生活。

我妈生活的家庭环境使她特别单纯。我姥姥家是资本家，你看过《城

南旧事》吗？有点儿跟那种家庭似的。女孩子成为大家闺秀就可以了，不用去念书也不跟外人接触，我姥爷还算比较开明的，让我妈念书。我姥爷不同意我妈跟我爸好，我妈是离家出走下的乡，到了乡下之后，大概是在 67 年或者 68 年吧，结了婚。

我是在 95 年去了一次那个地方，正好他们兵团的战友聚会。那种地方如果不亲眼看见，真的不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环境，很苦，都已经到了 95 年了，房子还是土坯的，风一吹，墙皮掉下来就是草垛。我也看了我爸、我妈当时结婚的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简陋。那个地方的人，就是当年看着他们结婚的人，都特别单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落后，所以他们走到一起也很容易，就是互相给对方一种责任感，结婚了就要好好过日子，没有什么感情在里面的。

我哥是在那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那儿。我是一直在北京长大的，我不太了解当时我哥的感觉，但是我知道他那时候特别想回北京，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家在北京。他在假期的时候回北京过一两个月，觉得跟那儿比起来是天壤之别。好多好多的细节……比如说，那儿的孩子根本就没见过泡泡糖，甚至连软糖都没见过，而我哥拥有这些；他们那个幼儿园的条件特别差，他们的炕上铺的都是炕席儿。

一个跟我哥一样大的孩子，玩儿的时候被翘起来的席苗儿扎了一只眼睛，当时就是有些肿，如果治疗及时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就是因为条件差，耽误了，结果这个孩子的那只眼球没有了……我妈就是在那种条件下也挺要强的，就是不光自己要比别人强，就是自己的家也要比别人的干净，比别人的好，所以她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家庭和文化背景都不一样。那时候我爸跟她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两个人毕竟是在那样一种状况下，生活也挺艰难的。我妈说我爸那时候特别顾家，一点儿小东西都要往家拿，就是为了把这个家给建立起来。

我爸好像因为政治原因进去过一次，是在我妈怀我哥六七个月的时候，我爸被人带走，我妈在家什么表情都没有，她跟我说当时她特别难受。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妈一个人支撑这个家。

月月说话的时候是沉思的样子，日光在她自己交叉放着的双手上。她好像不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人，说话断断续续，远不像她的文字那样流畅和达意。

我妈那时候是因为感情去看我爸的，一次，一次的……那边的河没有桥，只能趟着水过去，我妈怀孕的时候是搭船过去，后来生了我哥，就举着我哥走过去……我觉得我妈挺能吃苦的。

我哥一两岁的时候，我爸出来了。那是哪年的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他们是在 76 年左右回的北京。回来以后，我爸、我妈都没有工作，一直住在我奶奶家。

我奶奶家一共有五个孩子，我爸的奶奶还在，家庭关系特别复杂。我妈在那个家就像一个保姆。当时我爸也不愿意这样，但是他没办法。我爸特别孝顺，他不管爷爷。奶奶是什么态度，他一定要尽到儿子的责任。因为这个他们吵架。我爸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因为我爸、我妈都没有工作，我们回到北京之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忘了是哪年，我爸到了我奶奶的工作单位，在供销部门。半年之后我妈才找到工作，因为她没有文凭，就在一个单位的食堂卖饭。那时候我差

不多就记事了。

我爸和我妈经常吵架，就是为了我爷爷、奶奶。我觉得家庭里人越多关系就越复杂，争吵的机会也就比较多。我爷爷、奶奶家就跟个大旅店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老吵架。我妈这个人不会说什么，她受了委屈也不会去讲出来，但是要是我受了欺负，她就不会压抑自己，马上就爆发出 后来我们家有了 一套房子，两室加上一个小过道儿。

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家特别大，其实不是大，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太穷了，根本没有钱置家具。两个屋子，就是在小屋有一张床，我和我哥住，我爸、我妈那屋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大衣柜、一个小矮柜，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和我哥可以在壁橱里玩儿捉迷藏，因为特别空。

我住在幼儿园里，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对我爸、我妈那种感觉吧，没有多少印象。但是我记得我们家特别团结、特别好。我爸可以经常出差，可以预支一点儿出差费，他拿着出差补助带我们去吃饭馆儿。在那个年代里，我觉得吃饭馆儿就特别奢侈了。其实仔细想想，也就有那么儿回。

我妈一直在食堂工作，她还是特别要强。我在幼儿园里，她把我打扮得特别干净，老给我做一些好看的衣服，为了让老师不要产生那种势利的东西，就是对那些局长、处长的孩子好，对我不好。所以凭着我妈的能干，我在幼儿园里也没怎么受欺负。

到了我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搬了一次家。我记事也多了，仍然觉得我们家特别好。那时候就有一天休息日，但是每个星期我们都出去玩儿，有时候去逛公园，照相，有时候就去串亲戚，整体的家庭的感觉特别强。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哥哥，家里经常会有一些新花样，比别的小朋友都优越似的。幼儿园里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母就离婚了，可能她也就是五岁吧，每个星期该回家的时候，她家老没有人接她，整星期、整星期地没人接，要不就是妈妈来，要不就是爸爸来，就从来没有两个人一起来接她。我觉得她特别可怜。

那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还是属于中下层吧，但是比以前好了。我妈通过考核，学了电大的中文专业，之后考到了一个出版社当编辑。整个这个过程她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跟她的性格特别有关，她一直特别要强。我妈考电大的时候，顾家就少了，我记得我妈一复习，我和我哥就到街上买零食吃。我爸就跟我妈老吵架。

我觉得我爸的聪明就是小聪明，他就觉得比如我妈学完了之后会比他强，就会不要他之类的，所以他就极力阻拦我妈，有一次我妈去考试，我爸还跑到考场外面去堵我妈，吵得挺厉害的，我妈是晚了半小时才进考场那时候吵架多半是为这个。这次吵我的印象也很深，我对他们吵架的印象都很深。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应该是 83 年，我们家出去玩儿，是去颐和园，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早上，我爸的一个同事——他说是同事——来我家，那个女的就是后来成为我爸的情人的那个女的，姓赵，我们家人都叫她小赵。我爸说她是刚分配来的，单身，家里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带她一块儿去。当时我妈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这是我妈后来跟我说的。我当时觉得玩儿得也挺高兴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和我妈就老闹别扭，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后来我妈说都是因为那个女的。我爸当时就表现出来对这个女的那种感觉不一般。走的时候弄得挺不愉快的，我妈后来说是说因为那个女的让我爸去送她回家，我爸挺为难的。

正常人想起来都是这样，怎么可能放下自己老婆孩子送别人回家，尤其还是个异性？我的印象特别深、直到现在都能想起来，那天的很多场景，包括划船的时候，每次照相，如果是给我们一家人照，我妈就特别高兴，一说是给那女的照，她就特别不高兴，表现挺明显的。从那以后，我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从此这个女人的名字就一直在我们家出现，每次我爸、我妈吵架，基本上都有这个名字出现。

我爸和那个女的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好的。

在这之后的十多年，我爸和这个女人一直没有断了来往，这期间我妈把大学文凭考下来了。他们还是吵架，我妈老说她比我爸学历高、比他强之类的话。我觉得男的不管在什么方面都有一种很强的自尊心，在金钱或者在知识方面都不愿意比女人差。他总要占上风。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我爸才对比出来那个女人的优点，因为她什么都不如我爸。小赵特别不爱说话，就在我妈知道了这些，问她怎么办的时候，她还是不说话。而且她挺崇拜我爸的。后来我问过她，她说觉得我爸聪明、能干，多愁善感。她的层次跟我爸相差挺多的。

月月的讲述几乎越来越困难。她对我点点头，停下来，把身上的黑色短毛衣脱掉，露出一件同样是黑色的紧身衣，双手握着，手指用力交缠。以致于她手上的两枚银亮的小戒指也因为这种用力而显得有些变形，闪烁着幽幽的光芒。

她说她从来没有尝试对人讲出这些，而且她一直非常不习惯这种言语的交流，不习惯用言语来表达一种感情。

她说她对自己的讲述也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她准备了她的日记和一些随笔，当她的口述很难整理的时候，这些文字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我妈是怎么发现我爸和小赵的呢？我爸每次出差都愿意让我妈去送他，就有一次破天荒地死活不让我妈去送。

我妈骑车在路上，越想越不对劲儿，就返回家。怎么那么巧，就看见我爸和那女的出来，她就一直跟着他们，跟到地铁里。她特别生气，就叫住了他们，说“回去再说”，这样，这件事就明朗化了。

在别人看来，我爸是对两头儿都没有责任心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就是因为大有责任心了，才两头儿都没丢下。他不想跟我妈离婚，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而且他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成为那种单亲家庭。他在小赵身上能找到一种成就感，不愿意放弃。每次跟我妈吵架之后，他也会回到现实中，知道必须要放弃一边。我妈每次也说，如果我爸放弃小赵，她还愿意跟他重新开始。其实我妈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她还给小赵介绍过对象，但是都没成功。

94年的时候，我妈的工作已经做得特别好了，我们家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都是靠我爸，那时候就是靠我妈了。他们再争吵的时候，我妈就流露出来认为我爸不求上进，什么都不如她。这种话也加重了我爸对她的不满。那时候我上高中，而且我比我哥小7岁，他们吵架不愿意让我知道，怕我心理上有阴影。所以我觉得家里还不错，唯一就是有那么一个女的，导致我爸、我妈吵架。从外面也看不出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这样一直持续到96年。他们有时候当着外人也争执，我爸说：“你有本事，你能挣钱！”

我妈就说：“就是比你有本事！”这样我爸就特别没面子。可是我妈的个性实在太强了。

96年的时候，我们家买了第一辆车，是用我妈自己的钱买的。我爸这个人特别虚荣，他老是开着这个车，实际上他开车没有什么用处，他就是为了向别人显示，经常把车开到单位，而且带着小赵出去。97年的时候，我妈又买了一辆车，也是她自己的钱。

我是在97年5月份上班的，我妈买车是在9月份，我爸在10月份就出事了。这时候我才了解到我家真正是什么样子。

10月23号我下班回家，家里特别乱，我妈说我爸让检察院的人带走了。当时我一点儿都没想到。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我妈这么一说，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给我的打击特别大。家里乱七八糟，不断地有人给家里打电话，我妈也不断地打电话托人。当天晚上，知道我爸是嫌疑贪污。我一直觉得我爸不是这样的人，我爸一直胆子很小，而且他没有家庭负担，一直是我妈在支持这个家，他不可能。

那之后我家就处于特别混乱的状态，我妈也一直在奔波。98年3月份的时候，开庭，我爸被判刑5年。

这时候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不管他们是不是吵架，我的生活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我爸一出事，这些就全变了，就少了我爸这么一个人，可是好像整个家都散了一样。之后，我妈通过别人知道了我爸把我家的另外一套房子给小赵住了，他跟我妈说的是这套房子交给单位了，他们把这个房子当作见面的地方。

我妈知道以后特别生气，就让我哥赶她走。我哥觉得我还是太小，不让我去。我后来给小赵打了一个电话，约她见面。我印象里只见过她一次，这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十几年的时间真是挺快的，我见她第一眼就明显地觉得她老了。那个房子是我家的，我很熟悉它的布局，整体上也都没有变。但是我很难想象，我自己的爸爸跟一个和我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女人住在里面，共同生活或者说同居，我的感觉特别不好。我也挺想通过她了解我爸找她的动机。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我妈的脾气特别大、挺狂的，所以我爸觉得在我们的家庭里特别压抑。其实一开始我挺同情她的，因为不管是一回事，她也算是一个受害者，虽然说三方面都有责任，但是我爸的责任最大，而且她一直单身。但是一到那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我是代表我的家庭去的，不由自主地就特别讨厌她，觉得就是因为她，拆散了我们家。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爸、我妈的吵架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更多想的都是我们在一起特别美好的场景。

怎么说呢？我以为她会很戒备，或者为自己辩护，但是她都没有。好像她就是想和我爸在一起，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任我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我是在失去了我的这个家之后才意识到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对她的敌意就更深。我毫不留情地跟她说，说她最害怕别人说的话。我说：“你失去的青春都没有了，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还有什么也没有。虽然我妈经历了一个很不成功的婚姻，但是她曾经体会过那种家的感觉，她有丈夫和孩子，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老了都不会有一个孩子陪在你旁边，更不会有丈夫。”我潜意识里觉得我爸是不会跟小赵结婚的。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月月讲述的时候，脸上仍然带着一种近似怨恨的表情。

她使我想起一个受访者讲述自己的心态时使用的一个词：护巢。人在面临家庭的解体或者被侵害的时候，这是最本能的反应，尽管也许这个家庭

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今年7月2号，正好是我的生日，我第一次去看我爸。

我见到他的时候，感觉特别远，他不像是曾经跟我一起在一个家庭里生活过的我的爸爸、好像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人。那天我妈没去。我爸问我为什么。他表现出来的是……不知道是重感情还是别的什么，好像还挺在乎我妈的。我觉得我爸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也回想过很多以前的事情，包括失去这个家之后他自己的感受。他挺自卑的，自己做了很多对不起这个家庭的事情，而且他也很失落，觉得可能会失去这个家。那种感觉挺可怕的，我从来没见过我爸那样。

第一次见面只有半个小时，我们也没说很多。

第二次是8月份，我妈也去了。我觉得他们的心情都是挺激动的。但是见面以后就不由自主地又吵架，互相指责。其实我觉得我妈是好心，希望我爸好好反省自己，以后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她说说着说着就又说到了小赵。我爸觉得他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就希望我妈不要再过多地追究过去的恩恩怨怨。我知道我妈就是希望我爸能说一句话，就是跟小赵断了之后希望我妈在家里等着他。我爸是怕我妈不要他，所以他不敢这么说。他们都是越说越来气。警察都注意到了。

我觉得他们俩在表达感情上有问题，就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合他们的方式。我妈对人好，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而且就是做，也是一种粗线条的，特别硬。

而我爸是比较细腻的，不是特别男性化。两个人都是好心。我有时候想，如果他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恐怕谁也不会选择对方，因为性格差异太大了，可是他们是在那个时代迫不得已走到一起的。有的人可以相互融合，但是他们俩是谁也不接受谁。

月月站起来给我加上一些热茶，同时她说关于她的父母恐怕也就是这些了。总之他们之间还是无法沟通。

我问月月：“既然你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你为什么没有去帮助他们呢？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月月想了想说其实她自己跟父母之间也很难说有什么沟通。

我告诉月月，在我以往的采访中，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不屑于沟通，因为认为父母与自己不是同一代人，讲了他们也不会理解；第二，不敢沟通，因为认为自己的思想或者行为有在父母看来“出格”的地方，会招致批评和被限制；第三，纯粹的不愿沟通，因为长期缺少和父母沟通的环境与氛围。

月月一边听一边点头。三种我都占了。

我们不是一代人，我所接触的事情是他们那个年代里没有出现过的，比如说未婚同居，他们认为只有坏孩子才会那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生活过，认识之后就结婚，以后产生问题，后悔都来不及。我父母就是这样，他们是被历史的原因挤列一起的。

我和我爸交谈很少，我是女孩子，有很多话跟父亲是不好启齿的。我妈的性格特别固执，不管你怎么说，她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怎么样的，就永远会按照她的方式去做。我曾经跟她说过，其实我爸成了今天这样她也有责任，可是她一听就火了，每次说这些我们就特别不愉快。我不想看到他们最终离婚，我希望我爸5年以后回来，我们还是一个圆满的家。所

以我两头劝他们。

现在是我妈一个人生活，挺可怜的。我平时下班或者周末，总会有一个人等着我，我困难、我高兴，总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但是我妈没有。她的苦楚不跟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说，也不跟她的朋友说，只有把这些往自己肚子里咽。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所以我也不愿意跟她再分析什么。我真的特别绝望，我跟我妈就是说不到一起去。

我跟以前的男朋友好的时候，受我父母影响挺深的。

我想以后我要找老公，一定不能是老吵架的那种，一定要和谐，不管这个家庭能不能走到头儿、会不会离婚，共同在这个家里的时候一定要和谐。

我爸出事之前，我和我哥也尝试去给他们作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我们失败了。所以到最后，我哥是赞成他们俩离婚的，说如果他们俩都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都会比现在生活得好。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比如别人问到父母的时候，说他们离婚了，那种感觉特别不好。我爸出事之后，我遇到新结识的朋友，偶然说到这个问题，我就特别不想谈，总是避开。

可能是因为我家庭的原因，我在和我这个朋友好的时候，特别注意要经常沟通。如果因为一些话没有说开影响彼此的感情，我觉得特别没有必要，那样最终也会走到我父母的路上去。我和我的男朋友认识以后经常在一起，我回家晚，我妈就不高兴，她觉得我应该多陪她。实际上我理解她的那种心理，但是我又不能因为家里这些事情就没有我自己的生活，全心全意在这个残破的家和我妈身上，我最终还是要离开家的。有一次我在外面玩儿，我妈让我马上回家，5分钟之内必须回去，可是当时我就是打车也到不了。结果，我回去的时候我妈把我锁在外面了。

我这个人特别随我妈，性格倔。一看把我锁在外面了，就走了。那天住在了我男朋友的单位。后来我租了一间平房，就算是搬出来了。房子特别小，比这儿还校我也有了失去家庭的感觉。虽然是和男朋友在一起，但是跟过去不一样，从买菜、做饭到支撑这个家，都是挺不容易的，我开始能体谅我妈的心情。

月月凝视我，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我问她，有没有了解过她搬家以后她妈妈的心情，她低下头，表情有些暗淡下来。

我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妈呼我，说让我回家取信，但是她不想见我。我不敢面对我妈，我觉得她也不愿意面对我。我让我的一个好朋友去取的信，然后在电话里给我念，还没有念完，我们俩就都泣不成声了。我妈在信里说她知道有一天我会长大，会离开这个家，但是没想到我是这么走的，而且我突然间一下长大了、独立了，她也觉得特别难过，因为在这之前我在家里一直是一个小孩子……我妈跟我很少在嘴上沟通，很多有感情的话用嘴说是挺尴尬的，所以很多话我更愿意写出来，对我妈也是这样，我妈对我也是这样。我对我妈的感情也是没法说出来的，母亲节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可能你觉得奇怪，一家人，还要写信。可是我妈和我好像都习惯了这样。我妈后来给我爸写过一封信，我看过一部分，写的是从他们相识到今天，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妈早些让我爸知道她心里的这些想法，他们俩也不至于有今天。

月月又停下来，看着我。假如我不发问，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月月看来，这两个小时“限不能比前面20多年部漫长”，因为叙述的艰难，使得我们的思维也变得有些沉滞和疲

意。

月月说，她在准备结婚，她妈妈很喜欢她现在的男朋友，他们已经一起准备移民国外。嗯，还有什么呢？我觉得我说得特别乱，你还是看我写的东西吧。

我现在马上就要有自己真正的家了，可是我一想起来我妈一个人在那套大房子里，就觉得她特别可怜……而且，我有了自己这个小家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家里，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好像那里已经没有我任何东西了，就连一点儿记忆都没有。

月月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她低下头去，好一会儿没有抬起来。同时她把桌子上的一些本子和纸推给我。

过了一会儿，她有些平静了，说：“我说的不好，主要是我不习惯说这些，我还是给你发传真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我给你写……”抱着月月郑重交给我的这些对她来说极其宝贵的记录，我的心里也沉甸甸的。走出大楼，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雨水转瞬之间就打湿了我手中的文件夹，密密的水珠迅速地连成一片。一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下来，我说了一个地址。

车飞跑在三环路上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说出的是妈妈家的地址，此时，我已经快到家门口了。

附录：

因为叙述的不清晰，月月的口述实录只保留了最主要的情节和细节，其间我不断的提示、分析和我们共同的诸多感慨在整理的过程中逐一删去了，为的是不违背口述实录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的原则。

但是作为对一个人面对一个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或者一种无可规避的命运时的精神和心态的记录，月月给我的信和她所提供的随笔都是对我记录的一切的最好的补充。

信件及随笔中有关的姓名。电话。具体地点和与个人无关的内容也逐一略去，落款的名字与口述实录中的名字统一“使用“月月”。

1998年7月28日传真：

安老师：

您好！想来想去，不知称呼您什么好，我不知是叫您阿姨好，还是叫您姐姐更合适一些。我妈妈也是出版社的编辑，许多来谈稿子的人都称她“x老师”，我想，您们是同行，这样称呼您可能比较稳妥些。

我是在《北京青年报》周末版的“口述实录”栏目中认识您的。当时，那个题目为《纯真是一份易逝的情怀》中的女主人公——松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一直很留意这个栏目，但并未奢望能有朝一日加入其中。

这之后，我的哥哥告诉我有名叫安顿的女记者写了一本《绝对隐私》，让我有机会看看，可一直没抽出空来逛书店，也就没太放在心上。98年7月20日是我和男友相识5个月的纪念日，我们在地铁里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便买了下来。

于是那天傍晚，我们俩就在中央电视台与军博之间的街心花园里，共同读完了书中的第一个故事。当我为慧娟发出第一声叹息的时候，我便很难再从书中的状态里自拔出来了，我一直沉浸在书中那些做口述的人们的情感之中，为他们曾付出的真情而感动不已，同时也为他们受到的伤害而感到一

种无名的哀愁。同时，我也一直在联系着与自己有关的遭遇。

每看完一篇，我就会加重一种感觉——我想见安顿，想向她倾诉，想进入书中人们的遭遇之中去。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我很难启齿去讲述我的故事，是关于我的家庭的。简单讲是这样的：我父母是老三届的高中同窗，因为当时的历史和家庭原因，他们一起去 x x 插队，并在 67 年左右结婚，69 年在当地生下了我哥。这期间，他们同甘共苦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76 年唐山大地震，那年就有了我。没过几年，一家四口就办回了北京。

回京后与我爷爷。

奶奶他们住，当时我的姑姑、叔叔们都在爷爷家吃、住，我妈妈当时还没有落实工作，一直为一大家子人做家务（说白了，就是当保姆），等我们一家有了房子，父母也落实了工作之后，那应该也是 80 年代了。

我妈妈是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开始是在 xx 的食堂里给人家打饭，后来又参加了电大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考进了 x x 出版社。就在她上学期间，因为种种原因，我爸爸在单位里又有了一个女人。从那以后，我一直就是在他们的争吵中长大的，而且这个女人的名字一直伴随我成长到现在。这以后的十多年的事，我可以向您细说。97 年 10 月 23 日，我爸爸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五年。……直到现在我们家还因为我爸及那女人的事弄得乱糟糟的。这里边有许多事情，希望见到您再细说。

……我以前交朋友很多，但都没想过结婚或者是不大认真的去爱对方，总认为先交着再说，烦其自然。因为那时我由于家里的问题，十分不相信婚姻，但自从认识他后，我就变了，他很单纯，也很温柔，是个有责任心的男孩。真的想有一天会嫁给他，但仍是担心他以后会像我爸爸，会像您采访的许多人一样婚后再爱上别人。

……我妈家的电话是……您实在找不到我的情况下再打这个电话，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这么做，尽管她也在看那本书，尽管她也特别想约您见面。可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说什么。

顺祝平安

月月

98·7·23

1988 年 8 月 25 日传真：

安老师：

您好！24 日晚上，我呼过您，但未收到回电，不知您出差是否已经归京？

近日在 9 月份的《青年文摘》上，见到了您写的《回家》这篇文章，庆幸您在高空之上的偶遇，也为您给“他”买的那件毛衣而感动。我也十分爱我与我男朋友的小家，但一想到我从前那个温馨的家，而现在只剩下我妈妈一个人守在那个三室一厅的家里，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从去年 10 月 23 日，我爸爸被捕之后，我见过他三回。

爸爸老了许多，也变了许多，但唯一不变的是对妈妈和那个女人的犹豫不决我给我父母双方做工作，可他们之间多的却是恩恩怨怨。我已无力补起原先的家的完整，却又不忍心见它一点点在拆散。

每次探完爸爸回家，我都会沉浸在一种情绪中，无力挣脱，也不愿沉迷，真想与我周围的人一样拥有正常的情绪，可我太敏感，去我男朋友家，

见到他父母，我都会心酸落泪。

……如果没有现在的分离，我又怎会忘却父母曾对我的责骂，而只记得他们对我的宠爱？！我爱我现在的小家，也怀念我以前的家。

你说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情感？

对不起，说的大多了！留待见面时再说吧！

祝：好！

月月致

98-8-25

1998年10月19日 H 传真：

10月7日：

安顿：

你好！昨天的见面，我感到很抱歉，本来想好的要做出口述，不知为什么，在现实中显得十分无味、繁拙。但愿没有耽搁你的时间。

小的时候，偶尔在夜幕中看见楼群中的万家灯火，那时候我常常想象着每一户的灯光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与我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是不是也有爸爸、妈妈、哥哥；他们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布娃娃；是不是每天也住在幼儿园里。

长大了，我仍然喜欢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或站在楼群里看那万家灯火，想象着那一盏盏灯光后面的家庭和家庭里的故事。

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着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面又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内容。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活力、既开放又传统、既温馨又悲哀的一个矛盾体。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我的家，这个我早已习以为常。包容我所有喜怒哀乐、伴我成长的家。可当我要面对它的分散、面对我与家的分离时，我是那样的无奈与力不从心。

周末的下午，我与一位高中时很要好的女同学小聚，从各自的感情聊起，我们聊到了彼此的家庭。从前，我们都以为对方的家庭都是属于那种和谐、温馨的家人关系，似朋友、也有长幼之分，是快乐的家庭。但通过倾谈，我发现，我们俩都错了，都被对方的假象迷惑住了，实际上，我们的家庭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她的父亲也是个很惯女儿、很爱家、顾家、很孝顺长辈的男人，但在外面也有外遇。她的父亲和我爸一样，都好面子，不愿离婚，背上这不义之名，却又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不同的是，她家是她父亲在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家是我妈。接着她又给我讲了一个她的朋友的遭遇。她的朋友的家更可怕，那女孩的妈妈在新婚之夜就发现了她爸爸的情书，并且她爸既不顾家，也从未间断过与其他女人的私情。

听完了这种种诉说，我真的感到十分恐惧。这个社会在做着怎样的前进，人们就该如此越发不负责任吗，自从我得知我爸爸有情人之后，我就总对我的感情持敌对态度，总怕将来有一天我的男友或将来的老公会有外遇。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将来会离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的婚姻肯定长不了。

那天，当你讲到：“你的父母其实也挺矛盾的，他们既作不成夫妻，但也不会仇恨对方。”你讲的非常对。我妈和我讲过，如果和我爸离婚，她能做到待我爸如朋友，也可以一起出去跳舞、参加兵团的聚会，但肯定言及不了感情，做不成夫妻。这点我也明白。但一想多到我的家即将分离，我将重新拥有一个单亲家庭（虽然我可以独立，但心理上还未独立）时，我就不想面对，十分抵制，所以那天你说的话，我既认同但也十分抗拒（不是抗拒你，

而是抗拒现实)。我十分讨厌离婚二字。当我父母第一次在我面前公开谈这个话题时，我还很小，大概小学三年级（或二年级）吧。当我妈问我，他们离了、我想跟谁时，我似乎就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选择，这有别于小时候让我选择是买新衣服。还是买洋娃娃作为礼物，那种选择并不痛苦，因为最终无论我选了什么，我都是拥有了一个礼物，这应是幸福的。但反之，让我做出那样的选择，对我来说，无论我选择了爸爸还是妈妈，这都是失去，而不是获得。

10月13日

对不起，总是有事耽搁，无法使传真一气呵成。见谅。

昨天，我和他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真是件历经波折的事。上午去了，却因为我忘了带婚检结果，所以就没登成。中午又从xx返回家，赶在1:30去了一次。反正，挺不容易地把婚结了。

我们俩还叫上了我的好朋友，好叫她给我们拍照留个念。一开始我们仨还嘻嘻哈哈的，还和登记员贫呢：“您猜我们仨是谁和谁登？”可人一猜就猜出是我和他。填表时，我一直特兴奋，嘴就没闲着的和他俩逗。他倒是挺冷静的，一言不发地坐在我旁边填表。我一提笔就填错了，把男方的名字写成了我的名字。当时我真的特激动，一想到我们俩的关系就要受到法律保护了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激动。按手印画押时，他自言自语道：“我还是第一回按手印呢！”当时，我听了，马上回答：“每个人第一次按手印可能都是从结婚时开始的，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就不会在被判刑时再按手印了。”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了我爸，但只是一闪而过。

从登记处里出来，我仍然很兴奋，但又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当时只是想：我终于做到了。上学时为了树立自己独特的个性，我对要好的同学说：“我结婚时，就穿牛仔裤和T恤去结，有钱就旅游。才不那么俗的办事呢！”但现在，我虽 虽的确做到了这些，可却不是树立个性，而是无可奈何。

晚上，和往常一样去上课，然后下课回家，似乎这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临睡前，我想打个电话给我妈，告诉她一声我已经登完记了。但电话打过去，我妈不在家。那个时候，大约是10:30，挂了电话，我心里觉得特别别扭。其实那个时间我妈不在家是很正常的。她很忙，回家晚一点是很自然的事。可我想：“今天我结婚了，我的家人居然一个也不知道，尤其是爸爸，连他的女婿，他还见都没见过呢。

”一想到这，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他还奇怪呢，怎么电话没打通就哭了呢？可我越想心里越难过，一想到我再也不是父母怀中的娇娇女，而摇身一变成了小女人；一想到我已经嫁给了认识才8个月的他，我们不能再说分手就分手，彼此都应对对方负起家庭的责任；一想到如果再有别的男孩追，而我要对他们敬而远之；一想到我今后应做到认真顾家，而不能再独自与一大帮男生出去玩到深夜；一想到今后……我真是觉得这就是婚姻吗？这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浪漫美好啊！

他说女孩子在结婚时都会哭，这我倒不觉得。我反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没有，从住在一起时，他就觉得自己像是结婚了，应对我负责任，现在只是领了个证，没什么区别。

想起前一天晚上，妈妈和他谈话，让我们互相友爱，他保护我，我尊敬他；让我改改脾气，让他对我多多包涵；让我们共同学习、帮助，相爱一生，相依一世。

当妈妈说：“我就把自己的女儿交付给你了。”我一听眼圈就红了。我妈对我的爱真像是无声的细雨，一点一滴地滋润我的人生。他妈就不同，对他的爱，仅仅是体现在生活上的，比如很细致入微地关爱他的饮食、健康，他生活上的许多细节，但不大气，不像我妈那样。我妈在生活上的事对说得很少，比如小时候带我上街，从未问过我想吃点什么，主动给我买个玩具什么的。记得有一年六·一，我妈带我去北海，一入园，我就被那些五彩缤纷的儿童世界给迷住了，但我从没有在大街上向父母要玩具的习惯，所以一直只是用眼睛看，却不开口要。但那天我妈破天荒主动给我买了一只很小的、黄色的玩具狗，我当时特激动，这个小狗我一直保留着，无论哪次搬家还是家中大扫除。但有一年家里装修，我妈发现了它，她当时都忘了曾经给我买过这么一个玩具。

听我说到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给我买玩具时，我妈说我性格软弱、太怀旧，她说人不能总活在回忆里，要不无法前进。

后来她看我的小狗太旧了。而我又肯扔，就乘我不在家时给扔了，我感到十分惋惜，现在也有这感觉。

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她不会一些细腻的关爱，只给我与哥哥引导人生之路。这使我自小独立性很强，并且自小就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比其他孩子早熟。

我妈与他的妈妈是最典型的爱孩子的母亲，但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我觉得两种妈妈都令人敬佩，但对我的孩子，我会尽量将二者合一，但一定要培养出一个和妈妈一样、和我一样、自立、坚强、有目标的孩子。

致：好！

月月

98.10.13

第十一章 重情不重理的地方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31日1:00P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

办公室

姓名：元芳

性别：女

年龄：29岁

内蒙古人，大学中文专业毕业，曾做过机关文秘工作、公务员、教师，现在呼和浩特市某学校工作。

经历了不算漫长却十分伤痛的家庭纷争之后，在一个现实的、矛盾重重的婚姻和年迈的、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爱女儿才好的母亲之间，元芳最终还是选择了母亲、走出了婚姻。那种相依为命、唇齿相依的感情是人力无法割断的，虽然有时候这种感情显得非常没有道理，所有的怨恨都会在生与死这样的关键时刻化解成微不足道，亲人永远是亲人。

元芳终于必须面对一个人的日子和一个家徒四壁、曾经一度被不和谐

的气氛充满的空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两个本来都应该是爱她的人之间，她只能有一个选择。

1998年10月3日中午1:00整，元芳准时出现在报社的办公室。她穿一套非常普通的牛仔布套装，头发全部在脑后梳成一条“马尾”，露出光洁的前额，眉毛浓重，眼镜的度数看起来很深。

元芳给我的感觉是，她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好的知识女性，因为内心世界的丰富而不太关注外界对她的评价。她的人造革大旅行包和黑色的老式布鞋使她在衣着方面显得有些落伍，但是丝毫不会使她身上浓浓的文化人气质打任何折扣。

我们最初是在电话里认识的。一个星期以前，元芳还在呼和浩特，她打电话说她将要到北京来看病，也想顺便认识我，因为她很想说说自己的事情。当时我在报社的激光照排室，电话的声音小而又校我问她，那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她想了想，说：“家庭方面的吧。我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我离婚，基本上是因为我妈……不，应该说是因为双方的家长，外人都这么看，但是我自己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咱们见面再说吧。”我一直在猜想，元芳要告诉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家庭关系？而且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有人因为双方的家长而离婚呢？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感情？我们不是通常都认为，真正的感情是不会被恶劣的环境左右的吗？

和元芳的谈话进行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一直到她必须离开去赶返回内蒙的火车。整个谈话过程中的我的思路一直牢牢地被她抓祝她是那种极其爽快的北方女人，态度从容、语言朴实而又很有表现力。我追随着她的叙述，有些时候我们一起忍俊不禁，尽管那种笑里面也包含着许多彼此会心的酸楚；有些时候我们一起控制感情，尽管其实我们都很明白对方此刻都在对自己提出相同的要求，一定不要让眼泪在这个时候不争气地落下来。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自己离元芳非常非常近，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其他什么方面，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过去生活的背景截然不同，她的很多观念都在感染和启发着我，这使我在她离开北京之后还经常会想起她和她说过的一些话。

11月3日中午，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元芳的谈话整理成文，她打电话来说，她要给我发一份传真：“我觉得我说的太乱，怕你不好整理，我给你写了七千字，算是一种补充吧。我也想让你省点儿劲儿。”传真机一边响着，我一边迅速地阅读元芳写来的文字，阅读之中她的音容笑貌一次次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收到传真之后，我陷入了矛盾之中。元芳的谈话虽然有些凌乱，但是毕竟那是一种极其真实，自然的状态，其中的很多细节，很多感情的流露对她，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而元芳的文字又很干净，已经把她要表达的内容提纲挚领说到了恰到好处，写作过程中感情和理性的交织对我们来说同样宝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两部分素材了。为了使文字不至于太长和情节不重复，我把元芳讲述的一些在她的文字中重复过的细节在笔录中删掉了，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她的文字的全貌。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说人的幼年生活经历对他的一生的性格和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我父亲在“文革”后期去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和我母亲一起生活，从9岁开始。我母亲是医生，她和我父亲是建国以后组织介绍认识的，他们的年龄差距巨很大，嫁给我父亲的时候她

还是一个学生。而且，我母亲是为了照顾她的父母才嫁给我父亲的，所以在她的意识里婚姻是应该完全遵从父母的。

我和我母亲一起生活了 20 多年，可以说是相依为命。在她的世界里，我就是她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所以她总是认为我应该按照她的方式去生活，无论是择业还是成家，她对我非常宠爱，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像她一样疼爱我的人，当然这个初衷绝对没有错，任何母亲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跟我的前夫结婚也是我母亲的同学介绍的。

我从小特别依恋我母亲。我父亲去世以后，我的情感上肯定是有失落的，但是从实际生活上没有更多的比如生活水准降低之类的感觉，因为我母亲一直很要强。

我跟我母亲感情一直很好，她说东，我就往东，她说西、我就往西。上小学的时候，课间没有带水，她就来送水；下学五分钟没有到家，她就来学校接。同学说：“你是你妈的小面团儿，你妈怎么捏你就怎么是。”

我 15 岁离开家读大学，离开我母亲一直到 19 岁大学毕业，工作以后我们又生活在一起，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她对我照顾得很好，包括应该怎样处理问题。大概从 92 年开始，涉及到我谈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开始有分歧。

如果我妈认为对方不够疼爱我，她就非常恼火。别人给我介绍过一个男孩儿，他很喜欢吃白菜，我不喜欢，他把白菜放到我的碗里。我妈说：“你看，从小我就没有强迫你吃过什么东西，他就这样强迫你。”她心里就不舒服。

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倒霉，遇到一个男孩儿就是他跟他母亲的关系相当好。他爸出差十天半个月不回家没事，只要两天没见到他，他妈就不行了，他一跟我约会，他妈在家就绝食、罢饭。这个男孩儿为这个很苦闷，就告诉了我。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妈就问他：“你说爸爸和妈妈谁好？”这话应该问两岁的小孩子。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很恼火，就告诉了我妈。我妈就把他训了一顿，言辞也很过分。

后来这个男孩子跟我说，如果跟我结婚，就不可能跟我妈一起生活，问我：“我和你妈，你要谁？”我那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我妈，第一次正规谈恋爱就到此结束，泡汤了。

后来就认识了我前夫，他性格特别内向，不是很开朗的那种人，而我喜欢开朗的人。我的择偶心态可能跟我童年生活在单亲家庭有关。我父亲和我母亲年龄差很多，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没有过年轻的爸爸，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小老头了，所以我喜欢的是那种比较成熟，有沧桑感的男人。我曾经希望有一个人能很宽容地接受我，当然还包括他应该有一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在我结婚的时候，甚至包括现在，我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抱着我，就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不要有任何的欲望，只是出于情感。当然这个想法很幼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跟我的前夫的性格完全不同。我是需要一个大哥型的丈夫，他是需要一个大姐型的妻子。

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妈还是希望他对我好。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俩比较亲密或者比较亲热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莫名其妙地恼火、生气。越是走近婚姻的时候，我妈跟我的矛盾就越尖锐。

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是两地生活的，他从小跟着他母亲，在情感上他是依恋他的母亲。我认为他有俄底普斯情结，他恋母，他不承认。我们俩谈

朋友的时候，我在卫生间就听见他对他妈妈汇报，一个星期都干什么了，就像幼儿园全托的孩子周末回家一样，他小时候是他爸揍他、他妈护着他，所以他从心里特别倾向他妈。

我妈后来跟她妈也发生过争执，她问我：“你是站在哪一边？”我发现无论我是通过婚嫁或者恋爱，从心理上可能要我妈分离的时候，她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或者是一种恐惧，也许这个感觉对她来说是下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结婚前，我妈一直在跟我生气，但是也没有明说为什么。如果说她告诉我，觉得这个人在性格上或者什么方面不适合我，我也能够平心静气地考虑，但是她不是，她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比如为了一件小事情跟我吵架。

因为是在办公室，我和元芳的谈话总是被电话打断，但是她的叙述却从来没有因此而在逻辑上中断。用她的话说；这些都是家庭琐事，但是她的叙述却没有给我琐碎的感觉，相反，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某一个角落，甚至有些事情我都曾经亲眼见过或者体会过，只不过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去依照一个顺序说出来就是了。

我单身的时候，分到了一套房子。因为是别人让出来的，所以还有一套订做的家具也一起卖给我了，我是债台高筑地住了进去。我妈说我结婚的时候这套家具就给我，我觉得也是我的，因为钱都是我自己的和我跟同学借的。

但是到95年春节我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妈突然变卦了，家具不给我了，她要带走。家里一下就变得空空荡荡了，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我从外面雇了一辆卡车，给我妈把家具运走了，送到我哥哥家。我觉得她特别不可理喻或者说就是不明智。

但是我妈这样做跟他们家的态度特别有关系。那时候我们上街买东西，他妈就说：“你们买东西，把发票给我。我心里不痛快，但是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妈后来跟我解释，她拿家具是对他们家拿发票的回击。

我妈在跟我闹别扭的时候经常说，他们家和他是美帝国主义，我是蒋介石，总是在别人的挑动下和她起内战。这是我妈的理解，但是我这种夹板气是很难受的。

他跟他母亲是那样一种情感依恋关系。比如穿衣服，我说一个颜色好看，他准不穿，他妈说好，他马上就穿。在他们家，正吃饭呢，他妈说：“去去去，洗脖子去！”他放下筷子就得去洗脖子。我们两家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就是在一种不太和谐的气氛下结婚的。

我们就在我的那套房子结婚。我妈认为这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两个人；他认为，这是我们的家，是我妈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大家是在争夺家庭或者说是这个空间的统治权。从此就鸡飞狗跳、矛盾不断。

比如说，我妈住在阳面的屋子，电视、客厅在一起，他要看电视、我妈要睡觉。我说可以把电视搬过来，不行，“家是我的，电视我愿意摆哪儿就摆哪儿，我为什么不能在客厅看电视？”我觉得他不够懂事，但是毕竟是和我妈一起多少是有些不便之处。我也不能说什么。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也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为什么迁就她？就因为她是我妈。就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弄得矛盾越来越深。这里面他们家也有责任。

每个礼拜六我们是雷打不动地回他们家，而且他妈也经常来我们家“视察”，她觉得“那是我儿子的家”。我们结婚之前，他妈领着朋友来“视察”

我们的新家，穿着小高跟鞋在我们的木地板上走出若干个小麻子坑儿。把我们1的柜子拉开看看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参观完就走了。她就是那么一种生活习惯。当时我不在家，我妈在家，她就觉得两家人根本就不能沟通。

我爸爸资格比较老，当我爸职位已经比较高的时候，他爸还是一个新入伍的士兵，我爸去世以后，家境一落千丈，他爸现在已经是师级干部，他妈妈就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我妈总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可以瞧不起我呀”，两个人之间就有了一种很无谓的争执。

我结婚的时候，新郎要给新娘穿鞋，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这个规矩。大家开玩笑，他就半蹲半跪地帮我穿鞋。这件事我一直不以为然。没想到后来有一天他妈教训我的时候，竟然说我有一天让他儿子给我下跪。“我们家的男人居然给女人下跪？！”我还觉得莫名其妙，那就是一个玩笑嘛。他就把这些事情全部告到他们家去。

有一次我们俩吵架，他就给他妈打电话告状。我觉得如果这日子不想过了，那可以去说；如果还想过，都不能去说。我就从来不跟我妈说这些，因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不能跟我妈说我们俩有矛盾，因为老人说到底都是胳膊肘朝里拐。

他妈偶尔到我们家来“视察”，总是“你的暖壶放的不是地方了，卫生间的纸篓里有了手纸了”这些。所以他妈一来之前，我们就是提前搞“爱国卫生运动”。

而每次他妈都是乘兴而来、发火而去。

每次，都是因为他，我妈跟我起争执，甚至用很刻薄的话挖苦他，他对我妈的不满也是跟我发。夫妻之间可以平打平骂，但是跟妈不行，不要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有时候我们去他家，我前脚到了，后脚我妈的电话就追过来了，说不舒服了。我马上就往回赶。其实她也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重，她就是不愿意我离开她，他对这种事情就恼火。他回家诉苦，他妈也不会给他很好地疏通和劝导。这样，小事情也会变大。他每次一个人回家，之后就总是有事情发生，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就跟他说：“咱们的家就是咱们的家，我不希望咱们的家变成你妈的殖民地。”

他妈跟我妈不一样，我妈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她明说，他妈不是。比如，我们结婚的时候，被子都应该有被罩吧？他妈说：“不用。”她其实是想让我来拆被子，但是她不直说。她说：“总统套房都是不要被罩的。”因为电话也打架。我妈白天在家，用电话多，电话费高。我妈问我：“他是不是嫌我打电话多了？”我说是嫌我。我妈说：“他凭什么嫌你打电话多？家里的事情都是你处理，你不打电话谁打电话？”说嫌我，我妈也不高兴。

因为矛盾越来越多，我妈搬出去了。她在外面开诊所。这样我就变成一天打两份义务工。下了班，回家之前先到我妈的诊所去看看她，周末还要去他们家，总是很疲惫。去看我妈的时候，一提到他就吵架，我怕吵，有时候就不敢进去，冬天屋子里点灯，她看不见外面，我能看见她在屋子里面。她一个人坐在那儿，特别孤单。当时我心里挺难受的，但是我又不能进去，进去就又要吵架，我就只能在外边看着她，看一会儿，再骑车回家。星期六上午去他们家，下午我就顺路去看我妈。我妈说：“你哪是来看我的？你分明是看他们然后顺便来看我。”他妈说什么呢？她说：“你们哪是来看我的？你是去看你妈顺便来这儿吃饭。”这时正好同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进来拿东西，元芳苦笑了一下，停下来，等着我的同事离开。

有一件事让我妈对他恨之入骨。不知道他妈从哪儿了解到我是抱养的。他就跟我讲了。有一次发生争执，他和我妈一人拉着我一只胳膊，“你说你今天跟谁走吧”，我说：“我谁也不跟！”当时没办法控制自己，大哭了一常话来话去，就把抱养这件事说出来了，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去搞清楚。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她都是给我生命的人。如果说亲生的是通过细胞来给我生命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养育我的母亲，我的生命依然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没有必要去追问这些。这是让我妈耿耿于怀的一个恶性刺激。

我妈觉得他太恶毒了。但是假如这是真的，我妈对他的反感、厌恶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对待老年人是看法归看法、做法归做法，可能在生活方式上或者处理问题上我对他母亲有一些看法，但是这不会影响我的做法。就是必须要尊重她，孝敬她。因为她已经是那样了，我不可能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我跟他讲：“你妈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你就说对，你心里明白是从东边出来的，就行了。我不要求你去当面纠正她。”

我妈在家跟我说我嫂子和我哥的事情，不愿意让他知道，就把门关上，他就觉得在说他的坏话。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同的成长环境决定的。我到他们家，他母亲和他妹妹说话，声音一压低，我就自动走开了。也可能人家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你了解的，这很正常。但是他妈就不这么认为，她不开导他，反而说：“都是一家人嘛，有什么不能说的？”

后来矛盾尖锐到我妈在家里不吃饭，自己买了吃的东西都不往冰箱里放，两个人几乎谁也见不得谁。我跟他讲家庭是重情不重理的地方，不要想在家里讲理，但是他不理解。

在我们要孩子的问题上也有矛盾。他妈先说不要生孩子，后来不知怎么又想要了。有一次叫我去谈话，历数了我的一些“罪恶”之后说：“你们一个星期有一次夫妻生活就够了，这是科学。”我就想到红军长征的时候“干部过星期六”，我觉得面子上都非常下不来。一家跟一家的生活习惯不同，后来我们离婚的时候，他妈说我到他们家吃饭，他爸还没坐下，我就坐在桌子边上了，可是我真的没觉得这是个规矩。

我觉得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分歧有些是因为代沟，老年人对儿女有一种归属感。华人的老人精神障碍率比欧美老人高，因为他们总是期望天伦之乐，欧美人可能从小在这方面就淡漠一些。从目前来讲，我觉得我老了可能也会这样。但是做儿女的对老人又希望能够脱离，这就有了矛盾。但是有些矛盾不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而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那是由于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家是一个讲亲情的地方，爱情和婚姻是有区别的，狂热的激情必须转化为亲情，生活才能天长地久。

谁家的日子不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有多少事情是需要拿到圆桌会议上讨论的？可是我们就不行。我说要不我们就租房子吧。他说“凭什么去租房子”，结果就没租成。

前一段时间我整理东西，整理到他写的一封信，我想如果是我的女儿要嫁给这样一个人可能我也不会同意。他说他不想结婚，但是他妈已经投入了那么多钱，如果不结婚，经济损失太大。在我结婚之前我妈在无意中看到过这封信，所以她竭力反对我结婚也是有她的道理。但是她没有给我讲道理，而是用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而她的那些做法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结婚

也是在这样一种充满了逆反心理的情况下。接下来是他们单位分房子。我找人开了一个假证明，证明我们没有房子。

我妈是特别怕我们搬出去，结果我妈说了我们有房子。他就没分到房子。这是一个导火索。

去年的5月3号，地震了。我正在上班，满大街的公用电话亭里都是往家里打电话的人，结果我打电话回去，他说：“你少来这一套！”就把电话挂了。他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我哥他们打电话怎么也打不进来。

关于家庭氛围，元芳已经从方方面面说得非常清楚，在她给我发来的传真中，也有详细的描述。前年发生在包头的那次大地震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就在那之后不久，元芳的婚姻也终于解体了。

我觉得人结婚是为了追求幸福或者相对幸福，但是如果在婚姻中感受不到幸福，那么有解放的欲望是不能阻拦的，就像穿衣服一样，舒服是人感觉不到的，但是不舒服马上就能感觉到。他回家跟他妈说，他妈觉得离婚很丢人。我说：“你不要想你没有了老婆。我没有了丈夫怎么办，丈夫和妻子只是一个职位，谁来了都可以做，但是你要想，你这一生一世你离开元芳意味着什么，我失去你意味着什么，因为元芳只有一个。”他说他没有想过。

离婚对我来说，不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很可怕，会给人带来特别多的伤害和疲劳。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或多或少也受到一些影响，比如顾虑阿胆小埃我不敢想象一个家突然就面目全非了。因为他妈的要求是，离婚他把所有东西都拿走，然后我赔偿他五万块钱精神损失费。

我们离婚的时候，他把能拿的东西全拿走了，这是协议离婚的条件，因为我觉得打到法庭去没意思，不过几万块钱的家产，双方没有必要那样去互相伤害。而且我觉得为了区区几万块钱跟一个自己曾经准备跟他白头偕老的人唇枪舌剑，就是争来这些钱，在精神上付出的代价也大大了。我结婚时候的耳环和戒指都拿走了，有一条项链，我丢了，就折钱。他妈说当时市场黄金价136块钱，给我优惠价、打九折，126块钱一克，算出来是1380，不知道这80是从哪儿来的。墙上的壁纸撕不下来，折成2000块钱。房顶上的灯也拿走了。

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对我来说，婚姻没了、家没了，这样面对一个人，太没意思了。我们是夏天离婚，被子拿走了，我剩下一条毛巾被。枕头也要拿走，他说他妈回家要数数。我特别失望就是在离婚的这个过程中。他把家搬空了那天，我坐在一个破纸箱子上吃的晚饭，就是方便面。他拿走了家里的所有的钱，我的一个朋友借给我200块钱。

让我过完下半个月。他就没有想过我怎么生活。后来因为算钱这些事情我们偶尔还见面，我远远地看着他过来就觉得特别辛酸，我就想，也许这个人就是因为跟我结婚才面临着离婚这些波折，如果是跟别人也许今天还生活得很好，我觉得他挺可怜的。离婚以后我妈觉得很松快了。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了。一人一个屋子。但是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渐渐地我就发现我跟任何一个人亲密，我妈都会不愿意，连女朋友也一样。她特别想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

我觉得归根结底我妈是太爱我了，她特别怕失去我，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么多事情。到今年2月份，我妈就病了，病得很重，上个月，她去世了，中间有过三次病危。

也许是因为性格倔强，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元芳一直在给我讲

她妈妈病重期间的的事情，但是她讲得非常克制。然而在 11 月 3 日她写来的文字里，我发现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特别的感情比她给我讲出来的还要深很多很多。

那么，这一段我宁愿留给元芳自己，让她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对她、对她的已经过世的妈妈，都是一个安慰和交代。

元芳说，她不想指责任何人，如果她在面对我的时候，说过什么对于婚姻的反省，也只是对她自己而言的，所以，她的文字在这里成为了最好的注解和证明。

元芳离开报社直接到火车站，她要在晚上赶回呼和浩特，她说，过去无论多晚，都有她的母亲在等她回家，现在已经没有人等她了。她甚至想过，假如她的前夫没有和她离婚，那么现在他是拥有了那个空间的统治权的，但是，“他连这么短的时间都不愿意等”。

附录：

1998 年 11 月 3 日的传真：

我和我妈

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她用她满腔的热血与关爱给了我近 30 年温暖的日子，是她令我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头脑清晰、心地善良、还算知书达礼的人，是她付出了 30 年的努力才使我在她离我而去后的日子里仍然能够自立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且活得有自尊。

我自然不记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但她在我们的最后一面，就是当时我要离家看病，妈老态龙钟坐在床边，老泪纵横对我说：“你看，我成了这个样子，怕是再也不能照料你了。”我万没想到这竟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小时候，妈是我的天，我是妈的开心钥匙我 15 岁的时候，在一篇日记里说，妈是一团火，暖着我的心，照着我人生的路。妈对家里唯一的女儿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的我是倍加宠爱。但她常对我说：“我可以在生活上宠你，但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宠你。”正因为如此，我虽然从小娇生惯养却没有养成那种飞扬跋扈、专横无理的性格。

我 4 周岁就上了小学。那时候学校是平房，妈每天接送我，还要在轮到我值日时去学校生炉子。铺天盖地的作业，她先把题从书上抄到本子上，再由我计算写答案，一来我不至于太累，二来我也能练习。每年学校发新书，妈和我一起用蜡笔给书里的插图上色。妈是医生，她身上总有一种医院的气味，每天她下班回来，我趴在她怀里闻到那种气味，心里特踏实。我从小一直和妈妈睡，一直到结婚（上大学除外）。按照现在幼儿教育说和家长同睡，孩子会有依赖、会胆怯小时候，妈是我的天，只要妈不在家我就六神无主，和哥哥们吵了架，总要坚持哭到妈回来才罢休。我 9 岁父亲去世，妈更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依靠。记得有一年我咳嗽很厉害，妈就整夜抱着我。我无法想象没有妈的日子会怎么样。有时我睡得太安静，她就把我摇醒，看我是否还活着。

我 15 岁离家千里去读大学，宿舍有臭虫，妈不知从哪里听说新鲜的羊粪可以灭臭虫，竟然跑到郊区农村弄来羊粪装在塑料袋里包了好几层寄到学校来！（当然邮局不知道包裹里是羊粪）。只要有两周以上我不写信，妈的催信电报就到了。每次开学妈总是要四处奔波买卧铺票，直到送我上火车。

我是 89 年毕业的，分配形势十分不好，妈为了给我找工作，到处磕头

作揖，低三下四、受人白眼，在奔波途中还摔断了左臂。当时我生病，她上午打了石膏下午就来了，因为没法穿脱衣服，她买了一件宽大的俄式大衣，和衣而卧了十几天。

妈是个极其刚强而又倔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妈也开始有了老年人的孤独、失落，但 20 年的单身生活使她养成了强硬的生活习惯。如果她不强硬，她不可能把三个儿女全部供到大学毕业。正是这种性格，当她孤独、失落的时候，她不会诉苦，不会祈求、不会表现自己内心的软弱，而是用一个强硬的态度来捍卫自己。

二、我长大了，妈该高兴了，可是……

我工作安定之后，妈又和我在一起了。这时，我已有几年时间独立生活又有了个人的情感经历，有时也有烦恼、痛苦，但有些事是不能对她讲，一来怕她担心，二是有些事觉得她不能理解，比如一些少女莫名的情愁等等。可是妈妈总觉得从小到大我是她最了解的人，她应该是最知己的人，她太想了解我，她生怕我有什么闪失。比如我的大学同学来信，她会信转给我，可是如果不给她看，她就有些不快。有朋友来找我，她喜欢我们和她一块儿聊天，如果我们避开她，她就不高兴了。天长日久，她觉得我和她有些离心离德，但这种忧虑她不讲，她只是更加贴近我，而我呢，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和我生命中的重要性是独一无二，别人不可能取代的。

那时我急于想成家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我无法想象她有一天过世，弃我而去，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之后的日子，太可怕了，我得有另一个依靠或者寄托。

小时候，妈是我的天，现在依然是。不同的只是我需要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或者心灵空间，她越想贴近我，我越想避开她，哪怕一小会儿。这与我妈的爱并不矛盾，可是我们彼此已都没有把这一切讲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随着她步入老年，她需要看到、明明白白地感受到她的至爱的女儿给她一个实在真切的承诺就是：妈，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你是我最需要、最爱的人。如果当初我把心中所想讲给她或许是另外的样子？也许这就是一种人性特定的弱点，就如同女人总是百问不厌地追问男人：你说，你爱不爱我、而男人总不愿或羞于启口。看来人老了也有这样的情感需求，求一个承诺，因为不自信了。孩子小时候，孩子对父母的需要时时刻刻表现出来。母亲上班出门，女儿要大哭不止；母亲回来，飞奔入怀。小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总是坚强无比，但只要一看见妈，就开始掉泪了。可是，我长大了，她看不到这些，可能心里就有些失落，但是这感受她也不讲，大家心里闷着。

三、我要结婚了，妈的心反而没着落了

我每次刚认识一个男孩儿的时候，妈的心里由衷地高兴。妈喜欢那种可以运筹帷幄、果断的男孩儿，可以把我像小鸟一样呵护备至。但这些男孩儿总不如意。尽管如此，她对我们还是很好。我和我前夫刚认识的时候，我妈专门做了两个小棉垫子，为了我们去公园坐。还给他洗衣服，甚至我有时都觉得妈也太没架子了。

妈是个爱憎分明且溢于言表的人，婚礼前，妈要出门，不放心我，想让他住到这边陪我，他妈不让，让他回家，两个老太太吵了一架。他自然是听了他妈的，而妈又嫌我没有替她和他妈理论。再加上发票的事情，妈对这门婚事越来越不满。……间隙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可妈不讲，只和我生气，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越发一门心思要结婚。从此和妈纷争不断。

每次都是因为他和妈争吵，元气大伤，妈从前失落的心情越发添了一层恐惧，觉得他实在是离间我们母女的罪魁（所谓领养一事）。她原本期望多一个人和她一样疼爱她的女儿，然后大家一起生活，可是现实却让她觉得自己要被人放弃了。恼火、失落、委屈、恐惧，加上她的病，我们的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

95年冬天，在我们一次最激烈的争吵时，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她和我一样泪流满面，不答，只是双方都讲了极伤感情的过头话，她非逼着我写什么断绝关系的声明。她明知我不可能写，也许她是用这种方式来考验我吧。我把纸一次次撕掉，她一次次捡起来，我的自尊当时成了一堆狗屎，（我的敏感的自尊是她一点点精心培育出来的，如果我是成长在一个暴力、冷漠的家庭中，这点事可能是小巫见大巫，无所谓，可正是她把我培养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有些东西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我们当时几乎撕扯在一起，直至双方都精疲力竭、痛心不已。……她是我深爱着也曾是深爱着我的妈，我真不明白，精神上极端痛苦。归根结底，她实在是太爱我了，生怕我离开她，又恨我执迷不悟。

四、我是妈的天，妈是我的老宝宝

一年的婚姻生活，每个人都痛苦不堪。我又单身和妈相依为命，不能说和妈在感情上一丁点疏离也没有。我们话很少，有朋友来，说我和妈缺少沟通。她和我在一起，又觉得我心里一定怨恨她。我考公务员，我们又像小时候，她戴上老花镜，我背题她看着。然后我病了，再后来她病了。

也许上帝就让我们彼此永诀的最后一刻这样安排，让我们彼此呕心沥血为了对方的生命把自己的爱明明白白地袒露在对方面前，让彼此明白，你是我生命中的最爱！

我这人从小娇气，但我没想到在妈病的时候我能那么吃苦。病中的妈更老了，完全像个小孩。她时常完全不认识我，或者在她病态的思维中妄想我是做过什么坏事，她很生气，老是说：“你真让我丢脸。”要是往常，这样的误解或者诬陷定令我冒火，可此时，她在我眼里完全是个孩子。我一出门，她就紧张地问：“你去哪儿？”一如小时的我问当时的她一样。我去为她买药，她就和我哥说，芳芳一定是逃走不回来了吧？然后就哭。她便秘，我只能戴上手套给她掏，她嫌疼，我说：“妈，换了别人，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有一回，她尿湿了床，半夜我和哥把我们的干褥子换给她，我们睡湿的。她要吃鸡腿、窝头、咸菜，这三样东西完全不搭界，要跑好多地方才能买齐，等买回来，她又改主意了。

半年多，给妈看病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很多朋友说：“你这样真令我们感动。”大夫也这样说，但我觉得任何儿女大约都应该这样做。她在医院住了半年，体力上、经济上的透支不是最可怕的，尽管我们债台高筑。我酒量挺大，……大学同学约我吃饭，竟醉得不知怎么走出餐馆，大约是被同学架着，幸亏当时刚过完年，饭馆没什么客人——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用大夫的话说，妈奇迹般活着出了院，妈叨叨说：“没我的小女儿，我早就完了。”然而，我们因为经济的原因无法带她到北京诊治，那样她兴许能再活久些。每次想起这些，我就心中深感愧疚。

夏天的时候，我回去陪她，她坐在床上，穿背心、短裤，我从火车站一到家，便张开双臂，再一次飞奔入怀。每天我在厨房做饭，她在凉台上坐个凳子向外张望。看见她的病后佝偻的背影，心酸不已。现在回去，再次进

厨房，似乎依然看见她向外张望的背影。5月，一个占【】的人对我说，妈妈的病中秋前后要加重，这一关过去可活70来岁。当时妈正要出院，我想那么重都好了，不会吧？总觉得那是迷信。但宁信其有吧，我就找了一个中医开药给妈调养。可谁想到她竟在中秋前两周就突然谢世。

妈去世那天，我正上街给她买药，心情不知为什么特别不好，就到女友家。女友见我心情不好就留我住下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外留宿，结果当夜凌晨1点妈就在睡眠中去世了，家人凌晨3点打电话找我找不到，第二天一早我才听到消息。我想也许上帝特意不让我在家睡，否则，凌晨我闻此噩耗，独自捱到天明，真真现在想来都后怕。

我把妈的头发剪了一缕留作纪念。当我在太平间看见她的时候，我似乎真正明白了“栩栩如生”这个词的意思。

我抚摩她的脸，有些凉，但依然柔软，如同小时候，她下班回来我摸她的感觉一样。我只能一遍遍抚摩她的面颊、额头、眉毛、嘴唇……我亲吻着她的脸，在她的耳畔说：“妈，我回来看你了。”第二天晚上又到太平间烧纸，大家说把纸烧了就别再看了。烧完纸，我望着太平间的门，似乎感觉到妈说：“你看，你都走到门口都不进来看我。”我又再次打开太平间的门进去看她。

现在，我似乎觉得她并没有死，她依然活着，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活着，我只能这样想，只有这样，她留给我的才会是思念而不是绝望。她出院后，有一天我给她洗完头，她从枕头里掏出100元，笑嘻嘻他说：“看，我给你攒的钱，我要给你买个皮包。”她笑嘻嘻的面容至今历历在目。

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的实质不仅是一种伦理关系，基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朋友尚且求志同道合、能说到一块儿，任何人都不可能和一个你压根儿不喜欢的人做朋友。可是有的婆媳本身就是两类人，如果她们是同事或者是邻居可能一辈子都是相看两厌，就因为她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男人，就要求她们情深似海，根本不可能。

如果有的婆媳本身就是一类人，可以由友情而亲情，就简单多了。

他妈妈看起来很热情，她的优点也有，比如勤劳，节俭，但我觉得她虚。她常说像女儿一样疼爱我，两周不见就想我云云，但在我们离婚时，她做的或指使他儿子做的煞是绝情。我和他说：“我妈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可是如果你妈当初对我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今天她不可能把事情做得这样绝。”

她讨厌他吸烟但不反对他喝酒，所以他就在他妈面前一根烟也不抽，我都奇怪，那么大的烟瘾竟能忍祝我讨厌他喝酒，因为他喝酒后有时撒疯，我没法睡觉，和他妈说，他妈竟任何表示都没有。出差给孩子们买礼物都是“三无产品”。她自己的却是最好的。给我一件裙子，我30元卖给一个农村来打工的小丫头，人家都不要。我就从来不穿，她说我高消费。我妈虽然跟我吵，很凶地吵，但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她依然会陪伴我，她不会给自己的享受超过给我的。

虽然在我看来，他妈虚伪、××（尽管这是事实，但我还是想把它去掉）小气，但这和我没有关系，我是看法和做法分开的。

年轻人和对方的老人当然最好是先求情感，有感情得要缘分，很难得；

求感情不能，退而求其次求礼，礼貌和礼让，你可能和对方志不同、道不和，但你得面子上过得去，求礼得要双方有修养、有涵养。

我们和两个老太太

我从结婚就感觉他找的不是我，不是给自己找一个终生伴侣，而是给他们家找了一个摆设。他经常口口声声说：“你是我们X家的人。”我总是辩解，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嫁给你们家族的。尽管我和他妈或者他的家庭在价值观上有分歧，但我从来没把他和他们家混为一谈。可他总是说“你们长、你们短”。他的“你们”当然是指我和我妈。

婚后第一次吵架，早上他爸来电话，我们还没起床，他接完电话，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就开骂。我莫名其妙，我第一次领教了他用粗话骂人，让我对他的涵养很失望。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爸电话里说了什么。婚前诸如家具的事情让他耿耿于怀，每回吵架都提，我觉得他小心眼。我妈的做法固然可气，可有的男为了娶到心爱的人受丈人气的也多了，但人家婚后还是挺好的，至少表面上挺好的，况且我为这件事也没少和我妈吵，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我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不能释怀，你说怎么办？把我妈抓起来判几年刑？不可能吧。所以尽量缓和矛盾为好。况且我们新婚，我妈对他也挺好的，每天给我们做饭。他总拉肚子，我妈怕有大病，领他去照了胃肠造影，结果是慢性肠炎，问题不太大。他却怎么也不能容她。我上班，他不坐班，就我妈和他在家。我妈爱说话，有时说，你别写了，陪我说会儿话……他就特恼火。在他写给别人的一封信里这一切都成了极大的罪行，我给他讲的道理也全成了诡辩。在这封信里我明白他不是因为爱我而结婚，是因为怕他妈的经济投入有损失才结婚的。后来我妈看到这封信，矛盾有增无减。我妈开诊所不在家住，我也没见他高兴到哪儿去，用他的话说，“有些事我一想就来气”。

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用美国的一种问卷式的检测方式诊断，说他的内向值低于正常人的两倍，属于偏执、冷漠人格，对人有疏离感。说白了就是没什么感情。可有一次他和我谈及他的初恋情人，竟一往情深，连我都倍受感动。他并非没有情感，只是这情感不是对我，对我不如意，更不用说包容我老妈。加上他的偏执人格，后来一切矛盾便是非人力可救。（偏执人格特点你可查心理医学资料。）他在他妈面前总是有意无意想讨好她，不是孝，是讨好。他也不怎么关心她，诸如生病什么的，还不如我。他只是绝对不违背她。有一回，他妈买了一箱三株口服液，他胃不好，我说让他跟他妈要几瓶来喝，他不敢，最后竟然说是要给我喝，要了几瓶，全他喝了。他总说要在他妈面前树立形象，我喜欢唱歌、跳舞拍照，可自从认识他，一次也没有过。一说出去玩玩、白照什么的，他就说没兴趣，我们除了结婚照，连一张两人合影都没有。有一次去他们家，他妈说拍照，他兴趣特别好，又换衣服什么的。我越看他高兴心里越气，所以那次拍照我的照片全是拉着脸。我俩合影时，他都不敢搂着我，也许是不愿意吧。有一回冬天回他们家，天挺冷。吃完晚饭，他妈说：“去，端盆儿水把车子擦了。”他就真得乖乖地去端水，下四楼，黑乎乎地洗自行车。95年中秋，他家亲戚都来了。一个小孩子穿鞋在屋里，把石英地板蹭脏了，他妈当即要求大家放下碗筷，十几口人全趴在地上给她擦地。我把他叫到厨房让他告诉他妈，等客人走了再擦，他却觉得他妈挺对的。当然这些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我没少和我妈吵，可他绝不会因为我和他妈起争执，因为他绝不敢。

说到底，我们的婚姻是因为基础不好没能经受住考验，所谓考验，不见得只有外遇才算是考验，只要是来自俩人以外的任何风浪都叫考验，任何外力只能让两个人的法律关系终止，而让两个人情感上分离只有当事人自己，别人谁也办不到。如果单是因为老人的原因，即使分离也会和梁祝一般化蝶相随。如果说他和我妈的矛盾让我们在形式上分离，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分离了。

分手后，当时协议我有些债务欠他。比如电话，我要想留下，就得向他购买使用权。我去年做完一个大手术刚出院，他打电话催债，我说我刚出院，他竟连一句“你怎么了”都没问。我真是心凉到彻底，我自认待他不薄，就是邻居也该问一句吧？如果是我一定会问他。当时送我上医院的朋友在我上手术台前问我想见什么人，我说了他。后来朋友听说他来电话要钱，骂我：“这种人，亏你他妈要死了还想着他。”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所谓外遇、严重恶习、家庭暴力等等，用他的话说，“我好像不是和你离婚而是和你妈离婚”。现在我妈已经不在了，可是我已经不能再接纳他了，因为除开感情，就算是朋友一场他也有点不够意思。

我们的婚姻如同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这是婚前我和大学同学讲的），也许以后会茁壮成长，也许一辈子衰弱，也许经不起风浪中途夭折。与老人的矛盾是疾病的话，我们的早产儿的婚姻还是中途夭折了。是病太重抑或是体质太差？恐怕是后者。我们如果是在“文革”，我是反革命他受牵连，恐怕下场也如此。因此，我参加婚礼从来不说什么“白头到老”，而是说“祝你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生活琐屑不足以捶胸顿足。我们的人生境界不一样，他不和外界打交道，没受过什么气，生活琐屑在他自然是不堪重负。

我白手起家，日子也会一点点好，但我不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家财万贯就必有佳婿相伴。

虽然我对未来时常感到茫然，但还是祈求上苍给我一份安宁的生活，一个我愿和他相伴终生、暮年黄昏散步时彼此感到是自己生死相依的另一半。

第十二章 走不出那个命运的螺旋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26日3:30PM

采访地点：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快餐厅

姓名：金威

性别：男

年龄：29岁

北京某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分配在某机关办公室做行政工作，现在某证券公司任职。

金威是一个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无所适从、无法“明辨是非”的典型，母亲和妻子同时对他提要求，而双方的要求他又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人都

是他热爱也不能伤害的人。她们做成一个生命的环，他在其中周旋得近乎疲于奔命。也许金威的状态正是很多已婚男人的一种常态，而改变这一状态只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家庭绝对不是培养利己主义的地方，但是因为是家而不是其他地方，人又总是不由自主地会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忽略了他人的感觉，毕竟，从亲人身上是最容易获得谅解的。然而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抱着这样相同的想法的时候，谅解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斗争”。

在电话里和金威约时间十分艰难。首先他说他要到下午三点钟之后才有时间，而且只能在星期一，然后又说无论如何不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来，因为“一个大男人让人看着婆婆妈妈的，不好”。我说：“你来选地方吧，只要安静就可以。”他不好意思他说“应该女士优先”。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和我同样年龄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他的优柔寡断。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说吧。”

接下来又是一阵思考，这种思考在其中一方握着电话等待的时候就显得有些漫长。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要不咱们去一个酒吧？……要不去哪个饭店？……哪个饭店的大堂安静呢？……要不还是你说吧，你离什么地方比较近？”

我说我通常的采访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但是不巧的是在他说的这个时间里，这两个地方都有别人。他马上说：“我绝对不去你家，你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

我笑了一下，不知道他说的不安全是指我和受访者中的哪一方。

“这样吧，”我舒了一口气，总算要有结果了，“咱们到国贸吧，交通方便，那儿有一个快餐厅，这个时间没什么人……”我怕他再犹豫，赶紧大声说“行”。

他好像也笑了，语气也畅快了许多：“就这样吧，下星期一，下午三点半，我在国贸大门口等你，去时装中心的那个门。”

我给金威留下了我的呼机号，让他“一旦有变化可以提前通知我”。他记下来，然后说：“应该不会有变化。”经历这么“艰苦卓绝”的讨论之后，我已经不去判断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了。

1998年10月26日下午，远远地，一个身材魁梧、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在风里向我微笑。我又想到了电话里的“讨论”，好像那个犹疑不定的人与面前的这个人毫无关系。

他非常礼貌地替我开门，走在他身后，我发现他的蓝色西装有些旧了，后背上横着两条明显的皱槽——这一定是一个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金威的态度可以用谦和来形容，他甚至在我落座之前用手帮我擦了一下椅子，然后微笑着问我“想喝什么”。他坐在我的对面，一双手交叉握着放在桌子上。两小瓶矿泉水送上来的时候，他把他的那一瓶握在手中。这是我和我老婆常来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结婚以后就一次也没来过。她经常到这儿来买衣服，不过不是跟我来。金威动一动身体，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你看我一上来就把话扯远了。你希望我怎么说？

我告诉他我现在主要是在采访有关家庭方面的内容，比如亲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个人选择和家庭成员的选择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等等。他听得非常认真。

沉吟片刻，他点点头，开始说话。其实那天你在电话里就已经说清楚

了，而且我想跟你说的也是集中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家庭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比如有些话完全可以通过聊天或者就叫做沟通来解决得很好，偏偏所有的人就是不说，结果越不说隔阂就越大，矛盾也就越多。人家说东方人是讲究含蓄的，把真实想法放在心里，嘴上说别的，好像这样就能一团和气，其实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和气最有问题，而且，这种表面和气里面往往包涵着很多个人牺牲。你说对不对？

这时候的金威已经和电话里那个人判若两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一定是在这方面想过很多，而这种思考在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情况下，通常联系着感同身受。

这些正是我的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的相同的意思。我听着他的话频频点头。我想从我父母开始给你讲。我一生最怕的就是有朝一日过上我父母那样的日子，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跟他们差不多。这也是我想跟你谈话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妈今年已经 55 岁了，我爸比她小一岁。他们俩是在一个工厂当工人的时候认识的，后来我爸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回到这个工厂，慢慢做到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那时候我妈已经 47 岁、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

我小时候跟着奶奶长到 4 岁。为什么呢？我父母结婚以后没有房子，就跟我奶奶、爷爷住在一起。我爸是家里的老三，下边两个都是妹妹，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的两个小姑姑还在上学。

我是小孩子，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妈和我爸家的矛盾，都是后来她自己给我讲的。我妈这个人命比较苦，她还不到 5 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很快就跟别人结婚了，后妈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对她也不好，所以她一直是哥哥和嫂子带大的。到现在，我们也还跟我大舅舅家走动得特别频繁，当然，这在我妈结婚以后也是我奶奶对她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我妈说她在跟我爸结婚的时候，除了我们所说的爱情之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因此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得到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母爱和父爱，当然这是指我的爷爷、奶奶。所以她是抱着很大希望进入我父亲的家庭的。

但是，你说，都那么大人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肯定有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适应，对不对？而且，对于我爷爷、奶奶来说也是一样，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从此就要一起共同生活，有一些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大家都要调整自己，而且尽可能地容忍和接受对方，咱们现在在叫做磨合，是不是？金威直视我，等待我回答。

我说从道理上讲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且明白了道理之后也未必都能做得很好。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妈和我爷爷、奶奶，特别是我奶奶都有问题。就是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要求对方，而不要求自己。

我妈给我讲过好多她和我奶奶之间的事情。比如说，那时候谁家在经济上都不是特别富裕，吃早饭的时候，我奶奶把买来的点心给我和我爸吃，给我，是因为我还是一个幼儿；给我爸，是因为我爸每天要上学，他是那种工农兵大学生，底子差，读书比别人吃力。她和我爷爷、我妈还有我姑姑就吃馒头、稀饭。我妈就看不惯这些，觉得一家人为什么要像两家人那样对待。有一次，我妈买了一斤蛋糕，她本来也不是给自己买的，是想让我爸带到学

校去，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我小姑姑看见了，告诉了我奶奶，老太太特别生气，以为我妈背着她偷偷给自己买东西吃。

说到这里，金威笑了：“全是鸡毛蒜皮，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呢？你不烦吧？”

我赶紧摇头。他也笑着摇摇头，很无奈的样子。

我妈告诉我，为了这件事，当天晚上一家人开了一个批判会。我奶奶在饭桌上问我妈，是不是对家里的伙食不满意，而且明确表示，如果是这样，大家可以从此分开吃饭，分不同的时间使用厨房，或者就一人用一个煤气灶。我妈当然是特别伤心，说“随便吧”，我奶奶对这种态度自然不满意，话不投机。

就这么分开了。从那以后，我妈每天不管多晚回来，都是自己做饭，连开水都要自己烧。那时候我是跟着我奶奶的，我爸已经开始住校了。所以，她跟个单身女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这种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房子小，我爸住校的时候，我奶奶就希望我小姑姑能到我妈的房间睡觉，这样晚上就不用再多支一个地铺了，可是我妈就觉得这样不行，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这是我和你们家的儿子结婚的床，小姑子睡在上面算怎么回事？死活不答应。她那种不答应也不是明说，就是每天跟过去一样，该睡觉的时候就把房间门关上了。

后来她说，我爸平时不回家，她可以带我一起睡，我奶奶不同意，说我从一生长下来就没跟过她，不行。这也是我妈一定要离开我爸家的一个原因，她觉得自己生的孩子不能到最后连娘都不认识。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房间变样了，原来放在我奶奶房间里的粮食和杂物都跑到她这屋来了，她很生气，但是也没说什么。

这下可好了，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我爸在不在家。我妈是不是在休息，我奶奶随时要进来拿东西，她说她拿来、拿面，一家人总要吃饭呀。你说，这不是斗气吗？

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越来越冷淡，到了谁也不跟谁说话的程度，更不用说什么相互关心和照顾了。我们搬出来的前一年，我妈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本来我爸是准备陪她去医院，而且照我现在看，你做丈夫的也必须陪着去，这是两个人的事儿。可是我奶奶知道了就不允许，说男人去看这些不好，对事业不吉利，还举了自己的例子，说她在生这几个孩子的时候，我爷爷都不在家，生孩子是女人的本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爸也够迂孝的，就真的没陪我妈去。可以说这是让我妈一辈子最耿耿于怀的事情，她每次说起来都是热泪盈眶，每次跟我爸吵架都是在高潮的时候哭着说这件事，吵架在她的哭泣和我爸的沉默中告一段落。那天是我大舅妈陪我妈去的医院，回来把她送到我奶奶家门口，毕竟是人家的家，我大舅妈也不好意思跟着回来照顾我妈，有前面的蛋糕事件，又不能再买什么吃的，结果，我妈回家以后就睡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奶奶出去锻炼了，才起来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条儿。我奶奶对这件事问都没问。

凭良心说，这是我奶奶和我爸的不对，毕竟我妈也是这个家的人，而且她有并需要照顾，就算是一个邻居有了困难，还要去帮助一下，更何况是自己家的儿媳妇？但是仔细想想，也可以理解，互相之间的伤害都那么深了，谁也不愿意先低头表示和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家人，有什么低头不低头的呢？可惜他们都不这么想。

到现在，我妈跟我爸结婚已经 30 年还多了，但是当年在我奶奶家的事儿一直是他们俩之间的一个过节。我妈一说起来就是我爸不知道心疼她、向着她。那时候每次我爸回来就是听两边告状，我奶奶说我妈不懂事，不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没有她咱们家该多好”；我妈说我奶奶欺负她，“没想到嫁进你们家之后是这样，连孩子都不是自己的”。你说我爸能怎么样？一边是自己的妈，一边是自己的老婆。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前两年，我都准备结婚了，我妈偶然又跟我提起当年的事情，说每次她跟我爸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爸就装做没听见或者是睡着了，其实她知道他就是故意不表态。我问我妈：“你希望他表什么态呢？”我妈说：“他当然应该倾向咱们娘儿俩，他得跟咱们过一辈子呀！”我那天也惹我妈不高兴了。

我说，我现在也快要结婚了，要是我媳妇也这么要求我，我该怎么办？我妈当时白了我一眼：“你受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看着办！”

话是这么简单的，可是抹稀泥也是不容易的。那时候有个什么歌，好像是说老婆和娘都掉进河里你先救谁，我们同事之间也一起聊过，有人说，娘没有了就不会再有，媳妇还可以再找，当然先救娘；也有人说，娘反正已经快要死了，媳妇还大年轻，娘不能陪着一起过后半辈子，媳妇可是要白头偕老的，当然先救媳妇。我觉得我这个人不愿意说谎，做不到当着媳妇说先救媳妇、当着娘说先救娘，所以我说我不会游泳，只能打电话求救，时间不够用，谁也救不上来，那我自己也跳下去就完了。

金威冲我笑：“让你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我说，我不用回答，我是女的，我的角色不是媳妇就是娘，反正是要被救上来或者被淹死的人之一。

他笑得特别开心。

现在女人就是比男人活得容易。女人是提要求、提问题的人，男人是身体力行还要写出答案的人。我听见有人把《心太软》那首歌给改了，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提问虽然简单，回答太难”，难题都留给男人做了。咱们接着说。

我 4 岁的时候，我爸大学毕业了，回到原来的单位做工程师，为了他上班近、能随叫随到，单位给了一个一居室房子。我妈特别高兴，终于可以离开我奶奶家了。过去她是想通过进入一个大家庭得到她没有得到过的温暖，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还搞得很不愉快，所以，她特别向往有一个自己的家，而且我爸不用再上学，天天回家，他们也算团聚了。

他们从我奶奶家出来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衣服、我的衣服和很少的玩具之外，什么都没带出来。这也是我奶奶要求的。

她跟我爸说：“你们现在自己有家了，就应该一切靠自己，这边还有两个没有工作的妹妹，我什么也给不了，给你们，你们也不能要啊！”我爸觉得是这么回事，就同意了。我爸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奶奶说什么他都接受。不能说孝顺是缺点，但是我爸是孝顺得有点儿过头了。

所以，可以说我妈是白手起家，把一个空屋子治理得越来越像样。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家最平静的日子。我妈就是个工人，没有什么事业不事业的，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在这个家、在我和我爸身上，而且我妈从小就是一个苦孩子，在生活上各个方面都特别简朴，她一心一意就想建设一个好的家庭。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而且我爸上完学之后工作就越来越忙。我记得我

妈一个人带着我从一个信托商店买了一张旧的双人床，木头的，跟邻居借了一辆三轮车，分好几次推回家。

她买了一些格子布，照着商场里卖的床罩的样子自己缝了一个床罩，又做了两个很厚的褥子铺在床上，床头也用同样的布包起来，我们家就有了一张漂亮的席梦思。我们当时的沙发、我的小床，都是这么买来、这么改制的。现在我看见家具城里摆的那些所谓布艺沙发或者床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妈当年那种废物利用，那可能就是最早的布艺家具吧。金威停下来喝水，之后整理了一下有些歪斜的领带，清了清嗓音。这时候我奶奶就又出现了。

我奶奶家离我们家，在当时看起来是比较远，因为交通不方便，坐公共汽车加上走路，大约要两个多小时。老太太第一次来，一进门就吐，因为坐车时间太长了。她自己端来一个小脸盆、拿着一块毛巾、坐在沙发上，一会儿吐一点儿、一会儿吐一点儿。我妈站在旁边，你能想象那种心情吗？一方面是为老人担心，一方面又在担心自己辛苦收拾的家被污染，一方面希望我奶奶能好受一些，或者到厕所去吐，一方面又不敢说出来。那种心情特别复杂。

最后，我妈去倒了一大杯凉水，让我奶奶漱口。你猜，我奶奶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说：“我来看我儿子和孙子。”

那天是我和我奶奶在家，我爸干什么去了，我想不起来了，我妈去了我大舅舅家。我现在已经会用看女人的眼光去看这些，我觉得女人身上有时候有一种破坏欲，就是我一定要把一个本来很好的东西毁坏给你看，你难受我才痛快，即使这个好东西本来也是她自己喜欢和拥有的。我奶奶当时大概就是这样。她说给我做饭吃，结果把家里翻了一个盆朝天、碗朝地。家里乱得不成样子。我奶奶的想法很简单，这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怎么样都可以。

那天我妈好像是很晚了才回来，我爸先回来的。我妈本来以为我奶奶已经走了，谁知她老人家是要住在这儿，而且我爸对我奶奶的要求没有不同意的，他还主动要求让我妈、我奶奶和我睡大床，他在我的小床上将就。我妈的脸色特别难看，最后是我奶奶不愿意跟我妈睡在一起，她睡了我的小床。

我奶奶走了以后，我妈就像跟什么人赌气似的收拾家里，把能洗的都洗了一遍，把我奶奶用过的那条小毛巾也扔了。

她说我奶奶“纯粹就是来捣乱”，我爸当然还是不吭声。从此以后每隔两三个星期，我奶奶就会来一次，都是在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妈就躲出去，去我大舅舅家，去同事家，或者去逛商场，逛商场她也舍不得买什么，就是看，看来去等着天黑了回家。

我奶奶也生气，她说我妈要是这么恋着娘家就不应该嫁人。在她看来，娶进门的儿媳妇从结婚开始就不应该再认原来的家，最好这个儿媳妇一个亲人都没有。

所以她对我大舅舅一家人特别有意见，我妈一跟他们走动，我奶奶就不高兴。

可是她自己偏偏有四个女儿，我的姑姑们出嫁之后，她又要求她们必须一个礼拜回来一回。你说怪不怪？

那时候我妈没少为了这个跟我爸吵架。时间长了，我爸这么笨的人也想了办法，他说我奶奶岁数也大了，不如我们来看她吧。这样，我们就每个周末都去我奶奶家，我妈不去。

所以，那之后我几乎就没和我妈一起过过星期天。甚至春节的时候，也是和我爸回奶奶家，我妈去大舅舅家，关系非常僵持。

我年龄大一些之后，也不愿意这样跑来跑去，而且，我觉得我妈也不容易，好不容易到了周末，丈夫和儿子又走了，她一个人也不开心。所以再后来就经常是我爸一个人回去。我奶奶当然不愿意，为这个还哭过好几回。

我觉得不是一家人就永远不是一家人，比如婆媳吧，处得好，也就是一个客气和忍让。当然，我对那种母女一样的婆媳关系也有过幻想，这个幻想是被我妈和我媳妇一起打破的。

我妈和我奶奶到最后也没能融洽起来，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她们算是见了一面，那时候肯定不会有矛盾了。在火化场，我妈哭了。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挺可怜的，一辈子也没弄到一块儿。”

金威抬手招呼服务员，问我还要不要加一些别的饮料，我说不要，他给自己又要了一小瓶矿泉水。等着水来的时候，他问我：“你是自己住，还是和婆婆一起住？”我说是前一种，他咧咧嘴，没笑出来：“我真羡慕你。”

真的，我特别相信距离产生美这种说法，人和人只要不扎堆，就不会有矛盾，有，也不会太尖锐。一个家庭里的人要想拉开距离，就得有房子，有自己的空间，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磕磕碰碰。可惜的是，我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我和我爱人结婚的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住到她父母家，或者住到我父母家，两边都是两室一厅的房子，都不宽敞。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住在我父母家，毕竟是我娶媳妇不是人家招女婿。再说，她家还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妹妹，周末和放假的时候都要在家里祝说实话当初我对我老婆和我妈都是很有信心的。我老婆这个人应该说是很懂事的，在家里是老大，会做家务也知道照顾人，没有什么脾气，至少在结婚之前是这样的，我妈、我爸都喜欢她。我妈呢，有过跟我奶奶那么多年的不愉快，应该深知做儿媳妇的艰难，绝对不会重复我奶奶的那些做法。

但是，时间越长我越是发现，我妈怎么越来越像我奶奶，而我媳妇越来越像当年的我妈。她们之间也是很难有真正的融洽，而且，她们都把矛盾上缴到我这儿，我跟我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我还是给你举例子吧。比如说，我老婆每个周末要回一次娘家，希望我跟她一起去，或者在礼拜六或者在礼拜天。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一个星期没回家了，看看父母、一起过一天。我妈就希望我们周末的时候陪她和我爸，因为我们四个人是一家人。所以，只要我老婆一要回娘家，我妈就不高兴。她不高兴也不说出来，就用一些小手段。

比如到那天家里就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起床以后现做，做完了、吃完了，也差不多快中午了，周末嘛，起床都晚一些。或者就是她出去锻炼了，估计着我们该出发了，她打一个电话回来，说没带钥匙，让我们等她回来再走，等来等去她也是快中午了才回来。总之就是千方百计制造障碍。我老婆跟我说过，说我妈是故意的，那时候我真正体会了当年我爸的心情，说谁都不是再比如，我老婆的朋友打电话，我妈一定要站在旁边听，说过多少次，给我们那个房间装一个分机，她不同意，说装修好的房子，拉明线不好看，再说，“你们有什么事情还要瞒着妈”？每次，我老婆打电话说了什么、对方可能是谁、可能说了什么，我妈都跟我汇报。我特别烦，我跟她说，我不

需要了解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知道。

我老婆会跟我说。我妈就骂我傻，说现在多乱啊，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好。

我老婆也做得绝，她以后要不就不打电话，要不就开着电话机上的免提打，让大家都能听见她在说什么，对方是什么人。我劝她不要这样做，她说：“不是我非要这样，是你妈不放心。不是想听吗？我让你们听个够。”

这样的事情特别多。跟过去我妈和我奶奶不一样的是。

我妈和我老婆都不是那种能把话说在当面的人，而且，她们谁也不愿意撕破脸皮，又谁也不肯迁就谁，她们俩争来争去无非就是争夺我，争夺我的支持或者倾向。我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特别难受，而这两个人是我都不想伤害的。

我老婆也像当年我妈一样盼着有房子，我们能有一个自己的家，从她身上，我理解了我妈当年的心情。我妈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我离开她、离开她用了半辈子建设的一个家，千方百计不能让我们走，她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夺走她的儿子，当然她认为是夺走。从她身上我又特别理解了我奶奶的心情。但是她们谁也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共有的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缺了谁都是不完整的。

我特别不理解女人的心态，什么东西都必须独占。如果必须和别人分享，就要为独占而斗争。其实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同时还是我老婆的丈夫，她们本来就已经是独占着我的，因为母子之情和夫妻之情是完全不可能相同的，但是我理解她们的那种独占就是指跟谁在一起，那都是形式上的东西。所以，烦是很烦，仔细一想，女人也很幼稚。金威看着我：“你不会是这样的吧？”我反问他：“你有这么精辟的分析，为什么不对你母亲和你妻子讲一讲呢？”

金威发出一个近似于“喊”或者“啼”的声音。

那怎么可能呢？家庭是最没有逻辑分析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想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也是最利己主义的地方，家里的纷争一般都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利己主义之间的纷争，你说对不对？

我觉得金威在讲这些比较精到又有些调侃的话时，显得很智慧。我说：“你还真深刻。”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我的这种受夹板气的生活，不仅能把人培养深刻，还能把人锻炼皮实，皮实？

你懂这个词吗？跟刀枪不入差不多。我猜我爸这么多年就是这样锻炼成长的。

现在轮到我了。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差不多在今年年初，我们单位也给我分了一套一居室，我们也像当年我妈和我爸那样搬出来了。我瞪大眼睛等着金威给我讲他妈妈的做法。

他微微一笑。

我妈没来看我们，就是每天晚上打电话，要不就是叫我们回家吃饭，她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等着我们下了班回去吃，不去，她就特别失望。我老婆有时候愿意自己回家做饭吃，我没办法，就跟那时候我爸一个人回我奶奶家一样，我自己去我妈家。

我老婆已经很少跟我一起回家了，有时候我们干脆就是各回各家。我一直怕重复我父母的生活，现在我果然是过上那种日子了。

想一想人生真的很奇怪，就像一个螺旋一样，你想着你马上就走出去了。马上就到头儿了，可是实际上抬头一看，还是在里面，你还要不停地走，还远着呢！

金威在结束了比较完整的叙述之后，不住地道歉：“这些东西太琐碎了，你肯定觉得烦。”我说真的没有烦，而且，我知道他讲的这些可能正是大多数人生活的一种比较惯常的状态，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只不过没有都像他这样讲出来就是了。金威点头说：“一家一本难念的经。”

我忽然想起金威说过，他爱人常到这里来，但是不跟他一起来，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笑得有些苦：“本来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但是再好的感情也经不住这种折腾，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是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在谁家吃饭？一起去还是各走各的？时间长了，我们之间必然会有间隙，这是没法避免的。我妈和我爸当年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之间总是隔着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又是其中一方不认同的，这两个人怎么会没有矛盾呢？”

我想了半天，还是问了金威：“那么你们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呢？会不会有所发展？你准备怎么办？”

他低下头：“还是那句话，一边是我妈，一边是我老婆，我能怎么办呢？等着吧。”

我当然不能再问金威，等待的是什么。

第十三章 其实只想做一个开心的好人

采访时间：1998年11月23日4:00PM

采访地点：建国饭店大堂

姓名：肖岩

性别：男

年龄：22岁

北京某烹饪职业高中毕业，现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做面包师，业余在某酒吧做面点师。

肖岩的父母有一幅美妙的蓝图，他们希望肖岩按图索骥地茁壮成长，最终长成他们所设计的样子，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所有我们没有实现的就由你来实现。然而，命运超出了设计的常轨，肖岩成为了一个超出任何设计的人。

当每一个生命开始孕育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上一代人的理想，成为他的父母的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同时也被期待着，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新的人，把生活的空间尽可能地无限扩展。但是，当我们对孩子寄予厚望的时候，恰恰忽略了这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世界上的目的，首先是成为他自己。

知道肖岩的名字是从我的电话录音留言中，一个听起来挺孩子气的声

音，踌躇了一下，说：“我是肖岩，我从报纸上发现你特别关心女孩子的成长经历，你关心男孩子吗？如果有兴趣，可以呼我。”

我按照他留下的呼机号试着呼他。回电话很快。不知道为什么，声音比在答录机中听起来显得成熟了许多，而且还很欢快：“我其实是想说说我这些年来在学习方面的经历。我觉得我爸，我妈特别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理想中的那个人，而我是特别想成为我自己的理想中的那个人，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我22岁，和他们的矛盾差不多有18年。”

我问肖岩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他想了下：“礼拜一下午怎么样？我4点到7点之前有时间。7点以后我得到一个酒吧上班。”我们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在建国饭店大堂见面，那里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离他打工的地方更近。

1998年11月23日下午，我提前大约10分钟来到约定的地方。我选了面对大门的座位，把我们的“暗号”——一张《北京青年报》——放在桌子上。酒店门前不断有车来车往，我想那都不会是肖岩。

过了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奥拓”小车一头扎进正对大门的一个车位，后窗玻璃上贴着的几只“加菲猫”的头像生动无比。我猜想车的主人一定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直到年轻的、穿印着芝加哥公牛队标志的黑色棉夹克的小伙子向玻璃门里面的我招手时，我才把这辆花里胡哨的小车和给我打电话约会的肖岩联系起来。照例，他的车是不能上长安街的，真不知道他怎样躲过警察，把车开到这里来。

肖岩坐在我的对面，很“男人”地给我要了红茶，煞有介事他说：“天冷的时候要喝红茶，对胃有好处。”他尽量表现得像一个成熟的绅士，但是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喜欢“加菲猫”的大孩子。

肖岩是那种很容易跟人熟络起来的人，不说话的时候，好像也在笑，脸上是一派天真。他把车钥匙和一只灰色的手机放在桌子上。那种还带着稚气的踌躇满志让我感到，他对他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是很有几分得意的。

我觉得现在对男人是越来越不公平了。好像男人从一生下来就要负很多责任，谁都可以画一张蓝图，让男人照着去做，小时候有父母，长大了有女朋友、老婆，反正都是为别人活着，反正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您说对不对？我笑着说，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怎么能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肖岩把双手往头发里一插，身体后仰，也笑起来。您觉得我太偏激了吧？刚才在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些。

我到现在不愿意交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我真怕再有人像我爸我妈似的来“关心”我。有他们老两口我就够受的了。

我觉得我一生下来就是我爸，我妈的一个理想。前一段时间我表姐怀孕了，孩子还没出生，她和我表姐夫就开始设想，女孩子长大了该干什么，男孩子长大了该干什么，一会儿觉得当歌星挣钱多但是不安全，一会儿觉得还是应该学技术能名利双收。看着他们俩，我就想，22年前我爸。我妈没准儿也是这么琢磨我的。

我真是被我爸、我妈一步一步设计着长大的。您记得我说过，我和他们的矛盾有18年吧？是这个意思，我两岁之前是属于混沌状态，就知道吃饭、睡觉，我20岁上班之后是属于经济上独立自主了，再想控制我也没那么容易，而且，像我这么大了，基本上也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再控制也没有什么意义。其实他们还是想继续控制我，只不过没法像原来那么迫不及待

就是了。

从小，我爸、我妈就想让我成长为一个艺术家。我3岁就认识钢琴。我们家的钢琴是我妈的，她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学，我姥姥、姥爷大概也希望她当个钢琴家吧，但是她没当成，一辈子都在当音乐老师。她当钢琴家的理想就落在我身上了。我学钢琴特别苦，一开始，先是把一个印着琴键的硬纸板铺在一条长凳子上，每天我就弹凳子，没有声音，手指放在上面也没有弹性敲击的那种感觉，我妈站在我身后或者就坐在我旁边，像电影里演的那种监工似的。好不容易盼到可以上琴了，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你想想，我妈一个音乐老师，能有什么理想？她的理想就是我。

我不上幼儿园，每天跟着她在学校，她有课，我就在办公室等，她没课，我就在学校的钢琴上练习。当时，我妈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她和一个教美术的阿姨在一个办公室，我不弹琴又正好赶上那个阿姨没有课，我就跟她学画画。我那时候比现在上班还忙呢，白天要学琴、画画，我妈下了班带着我回家，吃完饭，我爸教我认字、背唐诗、宋词。肖岩停下来喝茶，眼角上荡漾着颇有些无可奈何的笑意：“您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小时候有过我这样的遭遇吗？”

我告诉肖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独生子女还不是很多，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像他的父母对他那样集中，而且，那时候的生活条件与现在是不能相比的。肖岩迫切地打断了我。您不是要给我忆苦思甜吧？我说我们那时候谈不上有多苦，但是的确不如现在甜。肖岩使劲摇头。

我希望我家有五个孩子，金、银、铜、铁、锡，每个孩子都成为不一样的人，把我爸，我妈的理想分解成五份，这样的话，每个孩子都不会太累。一个当钢琴家。一个当画家、一个当科学家、一个当文学家……我也就不用一个人承担这么多理想和责任了。

我有时候下班挺晚的，回家的时候看见那种年轻的父母、骑自行车接孩子，孩子坐在车大梁上，车后架上就是一个小提琴盒子。冬天特别冷，刚下课的孩子又困又累，夸拉着脑袋。我觉得他们特别惨，其实他们自己可能根本就对成为音乐家没有任何兴趣，只不过就是父母要求他们这样，而且，就算是这样，学了小提琴的孩子也不一定就个个都能成音乐家。比如我吧，我学钢琴学到上初中二年级，可是现在这也就是我的一个业余手艺，连爱好都算不上。画画也是这样。我们单位搞什么活动，需要画一些什么装饰性的图画，就叫我去，别人看着，说：“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两下子！”得意一下就完了。

我们酒店大堂每天都有人弹钢琴，有的是音乐学院的老师或者学生，有的是专业团体混不出来的，看着他们我就想，假如我当初像我妈希望的那样考上音乐学院，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谁知道！

我小时候为了学习经常挨打。我觉得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学习的材料。在班里，我的功课属于中等偏上。初二的时候，我妈、我爸终于不能不面对现实了，就是说我学钢琴和学画画都出不了头，而且，因为业余时间占用得太多，也影响了我主课的学习。他们终于可以让我把这两件事情放下了，但是，他们又有了新的理想，就是希望我考大学，考外语学院，因为那样毕业以后就有机会进外交部，那也是可以出人头地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到处给我找外语老师，买各种各样的补充教材。您知道那种电视外语节目吗？……我差不多把能跟着学的都学过了，但是，我的成绩还是不好。我可能真的就

不是学习的材料，越学就越记不祝我爸，我妈因为我的成绩特别着急，因为眼看着理想在破灭，而且，我毕竟有一天要靠自己的本事生活，他们担心我过得不好。

怎么说呢？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不是一个没有志气的人。我的理想在我爸、我妈看来特别平庸，我的理想是当警察。到现在，我仍然是希望有一天能当警察，哪怕就一天。

肖岩的表情变得非常热烈，甚至还带着一丝神往。他非常执拗似的看着我：“您觉得我的理想平庸吗？”我反问他：“你为什么会把这个职业当成最理想的职业？”

说起来话就长了。好多男孩子小时候都崇拜英雄，看警匪片，就觉得那里面的警察特别牛，有情有义而且生活特别刺激。

我的理想跟警匪片没什么关系，我是因为特别喜欢我家邻居的一个叔叔，他是个刑警。其实我不太了解他的工作，而且，我也几乎没见过他穿警服。我经常看见的就是他开着一辆大摩托车，而且他也很少回家。但是只要他一回来，他们家就特别热闹，他和他的小女儿一起打游戏机。我亲眼见过他负伤回来，他家的阿姨说是因为追坏人。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那个叔叔，就觉得长大了像他那样特别好。

因为他，只要有警察题材的电影。

电视剧我一定要看，特别是香港和台湾拍的那些。我特别喜欢周润发，还有李修贤，那种悲壮、哥们儿义气还有那种对女人的感情都特别惊心动魄。我上班以后，自己有钱了，碰见这些电影的VCD我一定要买，我收集了很多这类的电影，您要想看，我借给您。肖岩的面容空前的生动，他好像努力让自己显得不要过于眉飞色舞，但是，原本就是一个心无城府的大孩子，越掩盖那种兴奋就越明显。在肖岩的陶醉之中，我想着我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

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做记者。我一遍遍看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书，看那些曾经获得过新闻大奖的图片，把能收集到的世界上那些名记者的传奇故事收集起来作为自己有朝一日成为记者之后的行动楷模。我甚至曾经设想，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了一次艰苦的采访而牺牲生命，喜欢我的作品的人会纪念我，直到现在，我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真的在做着我的理想职业，我仍然喜欢收集那些有关记者生涯的书和影碟。

然而，在实现了理想的同时我也面对着另一个事实，就是可能终生都不会有机会像我的那些偶像们那样辉煌，我注定只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做一个平凡、敬业的普通记者。

肖岩沉浸在他的理想之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即使他实现了理想，那种现实可能也会跟他所设计的现实有所区别。我说，警察不都是像周润发们表现的那样，比如，你最后做了一个户籍警，比如就像那些学雷锋的片儿警一样每天做着最琐碎的工作，没有任何想象中的刺激。一丝遗憾掺杂着抱怨掠过肖岩的眼睛。

我的理想是上警官大学。其实，我一心一意想考大学也就是为了这个理想。我不是没想过这些，比如一开始可能是做很基层的工作，但是我不怕这个，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我一直觉得，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前提是必须要自己喜欢，有兴趣才会有动力。我说那些警匪片，您可能觉得我太幼稚，但是如果您看过，您就会明白，那些好警察都是把自己的职业当

成生命的，而且，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愿意为了一种事业去不惜一切。我特别羡慕那些职业就是事业的人，他们一定特别幸福。我现在就不是这样。我的职业就是个面点师傅，每天做出各种又好看又好吃的点心就行了。这个职业让我能养活自己，能买车，能过得比一般跟我一样年龄的人好一些。但是，它不是我的事业，我没有成为高级面包师的理想。我每天晚上在一个酒吧打工，也是干这个，他们给我一个月 3000 块钱，加上我的工资和乱七八糟的钱，我每个月的收入有时候能有 6000 多，但是我心情不愉快。因为我干的事情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事情我干不成。

我现在的工作我爸、我妈也不满意，但是也没办法。其实，他们的不满意从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初三的时候，我的成绩已经很不好了。我爸、我妈特着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老师找到家长，说：“不要再难为孩子，让他上一个职业学校吧，孩子不受罪，将来工作也有保证，”我妈当时难过极了，但是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也只能这么办了。

我上了一个学烹饪的职业高中。可能因为我有画画的基础，我特别会做那种小雕刻，用个萝卜雕个小动物呀什么的，真正的“雕虫小技”，做面点也是，同样的一个形状。一个模子，我做出来就比别人做的有艺术感觉。

肖岩把洁白的茶杯在手中把玩着，我发现他的手指有一种女孩子般的清秀。我问他，毕业能分到那么好的酒店，之后又能有机会找到待遇那么优厚的兼职工作，是不是因为即使做面点师傅，他也是很出色的。他微笑着点头。也算不上什么出色。

只不过这是我谋生的手段，我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出色的话，在我上了职业高中之后，我妈又对我有了新的理想。她给我讲皮尔·卡丹的故事。卡丹除了是一个高级服装设计之外，还在餐饮业很有成就。他经营的高级餐厅叫马克西姆，就是英语里面的“最大”，快餐厅都叫美尼姆斯，意思是“最斜，都很成功。我妈希望我把他当成榜样，有一天也能成为那种餐饮大王。

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下的父母都和我爸、我妈似的，总要把自己的孩子设计成那种一个行业里的顶尖人物，而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适合这种设计。我妈给我买了好多酒店管理方面的书，她说一个好的酒店总经理就相当于一个好的总统，也不知道她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怪话。我特别烦。我眼睁睁看着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理想了，学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妈知道我一心就想当警察，但是她和我爸从来就看不起我这种想法。他们觉得我是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甚至，还说过那样的话，警察能出人头地吗？

我也知道就算我真的当了警察，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光宗耀祖，但是我自己愿意，我会比现在活得高兴。要是所有的人都想着要出人头地，那就没有真正的出人头地了，是不是？不管是当警察还是当面点师傅，我的愿望都特别简单，就是做一个开心的好人，现在，我还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并不开心。

肖岩有些激烈起来，眉头也锁紧了。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抬起手来招呼服务员给我们加一些热水。我问他有没有尝试对他的父母讲出这些。他把灰色的手机的 antenna 拉出来又推回去。

怎么没说过啊？天天说，年年说，根本不管用。我跟他们说过，本来，我可以长成一棵大树，但是就因为他们胡乱修剪，一会儿想让我长成这样，一会儿想让我长成那样，结果，我什么都没学好，又什么都会一点儿，现在

的我，长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灌木丛了。

我跟我妈说过我刚一开始工作时候的样子。我恨那些面团儿，但是，如果天上不掉馅儿饼的话，我大概一辈子就跟面团儿混在一起了。我一边揣面团儿一边想着我当警察的理想，我像打坏人一样打我眼前的大面团儿，打个稀烂。我妈不搭理我，跟没听见似的。肖岩双手再次抱头，这一次他的头很低很低，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我们一起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开口说话，也不抬头，我甚至担心他是不是在哭。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这样又过了一会儿，肖岩还是同样的沉默，我们谈话的气氛变得非常沉重。这是一种真正的各执心事，他想着他的理想和遗憾，我想着我曾经经历过的他的现在。我问肖岩：“你想知道我怎么成为记者的吗？”

他很困惑一般地抬头看我，没有哭过的痕迹，但是，他的一双眼睛有些泛红。

他略带茫然地点头。

我说，我从 14 岁就开始在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做学生记者，但是我 19 岁时考上的大学专业是审计学，毕业以后我有将近两年靠这个专业谋生。那时候我非常痛苦，尽管我的专业也一度使我过着相对宽裕的生活。此后，我又经历过大约一年不工作只读书的日子，之后从应付考试到做见习编辑，实习记者又到成为这家报社的正式记者直到今天。

肖岩轻轻地插话：“但是，你毕竟等来了现在……”我忽然就有了一种类似于感伤似的心情：“但是，到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我的这个当记者的理想持续了 14 年。”

肖岩静静地面对我，从我认识他开始大约两个小时，他的表情第一次有些庄严肃穆起来。其实，我心里明白，能面对现实的人才是勇敢的人，而且现实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对我来说，这非常困难。

前些日子，我妈和我爸一直在给我联系出国学习，他们准备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用在这件事上，他们打算让我到新加坡去学酒店管理。说实话，我真不想去。我也跟他们说了，我不喜欢干这一行，只要有可能，我肯定会改行的，而且，假如有条件，我想去学法律，当不了警察，我还可以当律师、当法官。但是，就跟我前面 18 年一样，我说什么是没人听的。我是独生子，我妈、我爸年纪都越来越大，我不愿意跟他们太较真儿，也是不忍心那么做。虽然说这么多年，他们从来不管我想怎么样，就只顾他们自己希望我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他们也是为了我好。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戴着花镜坐在电脑前头，给我打中英文的简历和所有申请留学的文件。我看着她那样子就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送我出国是她现在的理想。我长到 22 岁，我妈就是在对我的一个又一个理想里面过来的。从我妈现在那种起劲儿，我也能感觉到，世界上只有你的父母才不会真正对你失望。比如我吧，我让我妈、我爸失望了无数次，现在，一谈起出国，他们不还是比我自己还兴奋吗？

我现在就这么想，反正我也当不上警察了，那我就把我能干的事儿干好也行。

出国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改变的机会，而且，我自己也不满足于就一辈子当个做点心的师傅。应该说肖岩是一个懂得自我调整的人，短短不足半个小时，他已经恢复了常态，面容也是雨过天晴。

我想跟您说这些不是为了发泄怨气，那对我没什么意义。发泄完了我不是还得去做点心吗？我只是想，您要是觉得我说得这些能写出来，让那些做父母的人看一看，让他们知道孩子自己是怎么想的，孩子虽然小，但是，我觉得理想对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神圣的，在这个问题上，小孩儿也应该得到尊重。不管对大人还是对小孩儿，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痛苦都是一样的。

肖岩招呼服务员过来，他坚持付账：“我觉得我可能比您挣钱多，而且，我是男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样子很像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落座的时候把车钥匙和手机放在桌子上时一样，颇有几分踌躇满志。距离肖岩下一份工作的开始还有一些时间，他说：“我送您一段吧。您也看看我的车。”

肖岩的车实在只能用“热闹”来形容，车里最显眼的是摆在方向盘前面的一个栩栩如生的警察立像，眉头紧锁的警察似乎正在奔跑，右手向上举起一支手枪，肖岩说，这种枪叫“雷明顿”。

“我现在也有一个理想，就是多多挣钱，将来我有了儿子，让他上最好的学校，让他先上体校，然后再考警官大学。我没干成的事儿，他能干成，我也高兴……”肖岩的小车在路上躲闪腾挪、如鱼得水，他一边对我“絮絮叨叨”。

我心里一惊，马上又有几分释然，肖岩是他父母的儿子，不知不觉之中，他已经继承了他原本认为最该反对的那部分内容。下车的时候，我对肖岩说：“你想过吗？要是你儿子不想当警察，想学弹钢琴，你怎么办？”

肖岩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

第十四章 我的心在孤寂里默默飞扬

采访时间：1998年7月19日9：3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柳莹

性别：女

年龄：25岁

北京某职业高中毕业，后在一家酒店任

话务员，近四年没有工作，现为某贸易

公司职员。

柳莹本来最想讲述的是和毒品有关的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经历，但是当她真正开始讲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故事其实和她的家庭纠缠在一起。

假如没有母女之间的剑拔弩张，没有那个冬季的离家，她是不是可以避免承受此后的一系列惨痛？假如没有后来的那些在死亡边缘的搏斗，她有没有可能像一般的正常女孩子一样获得并珍惜一份爱情所带来的具体的幸福？

柳莹已经不做这样的假设了，因为即使是最美丽的假设，也不可能还给她爱的能力。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却找不到家的感觉；和一个将要共度一生的男人在一起，心却锁在记忆的保险箱里。

收到柳莺的信是在6月15日。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喧闹的办公室就在我读她的信时格外安静，忽然就有一种很浓重的、莫名的情绪笼罩住我，我很想拉住一个人的手，什么也不说给他听，只是握住一双手，请他帮助我安静下来。然而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柳莺说这是一个和毒品有关的故事，是她的初恋。

那段时间我忙碌在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一封又一封信中，直到有一天开始发烧并且晕眩得不敢说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柳莺和我联系上了，我告诉她我在生病，听得出来她很失望，而且从她的失望之中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女孩子，她误以为我是在推托。

6月23日上午，柳莺给我发了一份传真，依然表达她愿意给我讲述那段她从来不曾忘已的过去，传真机还在工作的时候我用另一部电话呼她，我说我希望见面，就在第二天，这一回生病的人是她。

7月13日再次收到柳莺的信，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

7月19日早晨，还没有到报社门口，远远的已经看到一个洁白、颀长的身影。

我对送我的人说：“这个女孩子是等我的，她真漂亮。”走近的时候发现柳莺的确漂亮，她的一双大眼睛不知为什么使我联想到充满恐惧又充满期待的那种有点儿胆小的小动物，她的白色连衣裙其实无论款式还是质地都十分普通，但是穿在她身上却有一种圣洁的韵味。

面对面坐下来，我凝视这个从容不迫的女孩子，怎么也不能把她和毒品联系起来。

那天给你打完电话，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我想不好你希望我一个什么样的侧重面来谈，是从感情方面还是像我给你写得那样让这个故事对社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我说，通常每一个面对我的人都可以用最属于他（她）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他（她）自己，怎么方便就怎么说吧。她看定我，然后想了一会儿，还是什么也没有说。我说我有一个直觉，这会是一个天然具备了一些教益的故事。她默默点头。

我不是特别善于言辞，我只能尽量把它完整和真实他说给你听。

我认识我男朋友的时候特别小，还不多18岁。我是上职业高中然后就参加工作，大学都是在上班以后才学的。

那时候我特别胆小害羞。我从小是在一个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家教特别严。我从小应该算是一个挺乖的女孩子，怎么讲呢？比如说如果有一件事我不愿意去做，但是我的父母希望我去做，我可能会流着眼泪也会去做，因为想让他们开心。我觉得他们都很不容易。从小我妈就跟我说，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带我很不容易。

我认识我男朋友是别人介绍的。当时我们单位组织一个演出，我的同事觉得我特别乖巧，就想把好的男人介绍给我。我回家就跟我妈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我不知道该不该见。当时我就知道他比我大很多，差不多有10岁左右吧。我妈不能接受，而且她不能接受他是个生意人，就不让我去见。可是我已经……算是被迫地答应人家了，实在很不好推托了，就去应付一下。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想象的特别不一样。他不像一个生意人，就像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特温和的样子。而且，他跟我握手的

时候，我觉得他特别……特别温柔。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像很多小说里写得那样一见钟情。当天晚上，我上夜班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觉得我特别像他的一个小妹妹。

他跟我闲聊了一阵儿，我从小接触面特别窄，认识的人都是酒店的男孩儿或者是同学。我觉得我不够成熟也不够理智。那时候追求我的人也挺多的，但是我没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脑子里总是有一个样子，说白马王子也好，总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那时候几乎都是他打电话过来，从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但是从他跟我聊天儿里我慢慢喜欢他了。

后来我想不太明白，我究竟是喜欢上了他还是把我脑子里的那个幻想跟他加在了一起。我觉得可能是后者多一点，他跟我接触的人不一样，他做生意，我就想做生意的男朋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套在他身上。挺单纯的，也挺幼稚的。后来我想，其实那是一种挺美好的感情。

后来他就开始约我出来。我觉得他始终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儿，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做什么生意，除非他自己对我讲，我也没有问过他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我想我那时候对他的了解挺少的，虽然他跟我说，但是我知道那种说是特别有选择性的。后来我上夜班他就老是来看我，提着好多吃的。因为我跟他讲过，我的家教很严，从小就很简朴也不知道花钱。他就觉得很心疼我，因为在那个环境里女孩儿都是特别爱美的、特别虚荣，而我还挺朴实的。有时候他给我买衣服、买鞋，我不敢要，就放在单位的更衣室里或者让他拿走。

但是那时候我经常找不到他。他给我留的就是一个呼机号，留了一个家里电话，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亲密到那个程度，而且我不愿意打电话到他家去打扰他或者打扰他们家人。我经常呼他，他不给我回。我倒班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下早班，我呼他他不回，我就一直等他。夜里就睡在值班室的地上。有时候等到夜里三点多钟他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就特别高兴，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无所谓，没有什么急躁和失望，就因为他打电话来。他说“现在挺好的你睡觉吧”我就特别满足。我想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对于一个若即若离的东西总是想抓注想抓得牢一点儿。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但是这种感情又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我在他之前没谈过恋爱，我总想能有什么可以维系我们之间的感情。

柳莺的叙述非常缓慢，有一种岁月悠长的味道。她在说话的时候目光不在我这里，她半侧着身子面向墙壁，浓密的眼睫毛筛下一条细腻的阴影。偶尔她会不经意地转动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宽宽的白金戒指，这个动作提醒我，她是结了婚的，但不是跟这个大她10岁的男人。

他经常出差。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就问她：“你说这份感情会不会是属于我的？”当时真的是特别没有把握，而且我对他了解得太少了。我是一个挺感性的人，付出了以后就很少去考虑那些特别现实的问题。而且他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小孩子，问的问题都特别单纯。我的家庭确实也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教育。比如说，我跟他好的时候都不会kiss。可是我觉得他喜欢我的就是这些，像一张白纸一样，他教会我什么就是什么。

我的家离单位很远，我住在宿舍里。有时候他来找我，在外面玩儿一会儿再送我回来。有一天我们在一个立交桥下面聊天儿，特别晚了，夜里一点多，我已经回不了宿舍了。我说我没地方可去了，你带我去哪儿就是哪儿。

我真的希望有一种东西能够维系住我们的感情。我记得当时他特别为难，他说他特别喜欢我但是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希望有一天我能名正言顺地去他家，见他父母，成为他们的儿媳妇。当时我也觉得他挺珍惜我的，但是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也想过，他是不是因为承受不起那么重的责任。

后来我们见面也很少，因为我总是在倒班、上夜班，还有就是我家管我特别严。如果我下班过了两个小时没回家，我妈就会打电话到单位，她认为这样就可以保护我，因为她觉得我参加工作太小了，她很对不起我，没有让我像我妹妹那样上大学。这种时候我就跟同事说，如果我妈打电话就说我去加班了，有一次还是被我妈发现了，她特别生气，她不能理解，我一直那么乖，怎么会在这件事上骗她，她说我是背叛了她。我妈脾气不是特别好，而且又是在更年期。我记得她打我，打得很厉害。当时让我伤心的其实不是她打我而是她骂我。她觉得我的男朋友比我大的岁数太多了，她说了很多特别难听的话，她让我呼他，说要跟他谈谈，我就呼了。他回电话，我妈当时也特别激动，他们俩在电话里就吵起来了。那时候我妈身体不好，很多举动不能受理智的控制，那天晚上就说让我走。我家最疼我的人是我爸，从小就是我爸带我比较多，我的性格也很像我爸，是那种不太爱说话但是心里什么都明白的人。我爸爸不让我走，说天太黑、不安全。第二天早晨五点多，我妈就把我叫起来了，她让我选择，如果跟他走，就再也不要回来；如果选择家，就一辈子不要跟他见面了。我妈给我收拾了一个特别大的行李包。我当时几乎就是盼望着她能把我轰走，那样我就可以不那么为难了，终于有一个人能帮我做出这种决定，那天特别冷、下着雪，我爸送我。一路上，他就在说一句话：“我相信你，你会回来的，你晚上一定会回来的，你不会让我失望。”我觉得如果我妈打死我，我都不会服软，因为我从小就习惯她打我，但是我爸说这种话，我就特别受不了。他从小就特别爱我，我不能让他为难，我知道他也特别爱我妈。

打断柳莺的叙述是我非常不情愿的事情，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沉浸在她自己的往日情怀之中，尽管那对于一个毫不知情的听者来说其实只是一些散碎的回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然而我几乎没有什么来由地一任这种情绪铺展开来，甚至，我在心里想到了一首既不记得旋律也不记得歌名的流行歌曲中一句突兀的歌词：“一辈子就那么一点好时光”。

但是我必须打断她。柳莺不是第一个谈到母女隔阂的受访者。在以往对女性受访者的采访过程中，很少碰到和母亲相处十分融洽的人，即使有，当我追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和谐之后，通常她们会描述出一种可以用貌合神离来形容的关系，更有受访者戏称之为“亲人之间的虚假繁荣”。柳莺与此又不同，她和她母亲的关系连表面上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撕掉了，而且中间还夹着她的父亲。

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言行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或多或少都会带上他（她）所生活的环境留下的烙印，而在很多对自己最初的环境不满意而迫切追求改变的人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不知不觉中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和发展着那个环境所赋予的特质，另一方面，有意识地用实际行动反叛那些其实早已根深蒂固于血液之中的、属于那个环境的内容。

当我联想到柳莺来找我的目的和她所带来的故事的主题时，我不由得非常想了解，这个女孩子最初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试着问她：“你

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扑闪着美丽的大眼睛，一下猜透了我的心思。

我爸比我妈大六七岁，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我爸就惯着我妈。我妈脾气不好，她打我们的时候就歇斯底里，打我和我妹妹都是这样，我觉得她是因为有一种不能平衡的心理。那时候我不懂这些，只是不能明白为什么。我爸原来是一个特别暴躁的人，跟了我妈以后，他为我妈改变了很多，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朋友都失去了。我觉得我妈有时候挺怪僻的，不让我爸和别人接触。后来我长大结婚以后有点儿理解我妈，而且我妈断断续续讲过，她年轻的时候有人追求她，她家庭出身不好，她是为了我姥姥让她找一个出身好的人才跟了我爸。我觉得她始终就没有爱我爸到可以容忍我爸的一切那种程度，所以在有了我们以后她打我们，可能她觉得我们是一种负担。而且，在我 20 岁左右，她曾经跟我父亲闹离婚，她说是因为不能接受我爸对我们的娇惯，可是后来有一次她特别偶然地提起，是她以前的男朋友来找过她，那个人现在混得挺不错的，挺有地位、挺有钱的，她觉得我爸没有出息。现在我想起我妈的时候，对她才多了一些理解。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能接受她那样，所以有什么事情我愿意跟我爸说，因为跟我妈没办法沟通。柳莺自己打断了自己，显然，她不愿意说得更多。

那个冬大的早晨我就走了。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祝我没有去上班，直接去找他。他前一天晚上跟我妈吵过，可能知道我会去找他。我一敲开门，他就把我抱住了。

我说我再也不回去了、太可怕了、我害怕我妈。真的，我妈打我是动刀的，她不能控制她自己，我被吓得有点儿神经质了。他说：“我走到哪儿都带着你，我不会把你丢下的。”

我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上班，我们单位的同事和领导都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妈到单位找过我，而且她到当地的派出所说有人拐走了她的女儿，也去他家的居委会调查过他。我就每天坐着，总觉得走到哪我妈的眼睛都跟着我似的，楼下来一个收破烂儿的，我觉得是我妈在叫我，我觉得我妈拿着刀、披头散发地在等着我……那时候我完全依赖着我男朋友。

在这里我不能不再次打断柳莺。我说我不明白，母女不和至如此激烈究竟是为了什么、当女儿沉浸于美丽的初恋的时候，母亲何以会如此不能容忍？我记得柳莺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有过好几年不回家、与父母不联系的日子，她的全部创痛也几乎都集中在这几年里，当然她也告诉我，她的母亲对曾经发生在女儿身上的生生死死一无所知。我忍不住设想，假如柳莺的母亲知道了一切，会不会有另一种激烈爆发出来？我问柳莺：“你妈妈希望你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妈总是反复他说我背叛了她。我从小特别乖，按她的设想，应该给我找一个有固定工作、特别体面、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人，能让我稳定、踏实地过一辈子。那时候她也试图把一个部队医院的医生介绍给我，但是我不同意，因为没有那种感觉。

那时候我妈就有过特别激烈的时候，比如她撞墙、撞衣柜的角儿，她知道我特别软弱，她这样我就会受不了，我受不了、怕她受伤害就会妥协某些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坚持着。我妈给她自己的脑袋撞出来一个大血栓，她觉得我从小胆小，她这样就可以吓住我。

柳莺在讲到母亲自虐的时候表情有些尴尬。她不住地转动手上的戒指，不时地瞥我一眼。这样停顿了大约半分钟，她不好意思地问我：“我讲到哪

儿啦？”我提醒她回到她和她男朋友的话题上。

对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那时候他已经不做生意了，他没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说不是有很多机会能让人天天跑去做。他每天就待在别人家里打游戏机、聊天儿，也很少出去。我觉得他的生活其实也是比较封闭的。但是当时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每天只是恐惧，缩在床上不敢动。我妈也找我、也呼他，因为知道我选择了他。有时候他们在电话里吵起来，我妈就求他放过我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也跟他在电话里吵起来了，说叫人来抓他。在我父母眼里他特别可怕，不知道他做什么、是什么背景、家庭是什么样儿。放下电话他就哭了，说：“为什么我们相爱就那么难？”

有一次我爸叫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我妈身体非常不好，有点儿不受自己控制了，让我回去看一看。当时我特别害怕，但是还是回去了，本来我也是不愿意让他们伤心。回去以后我发现我妈确实状态不好，但是有一些是她做出来让我爸看的。我的状态其实更不好，老是觉得我妈要害我，她给我端牛奶我都觉得她会在里面下毒，她总是一动不动地瞪着我，然后说：“我女儿多漂亮啊！”我觉得特别恐怖，在家里注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

我妈到他家的居委会调查他，知道他以前结过婚，这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

人家说他脾气不好，让他家里人担心，他做生意赚到钱了，挺风光的。我妈同时还去了派出所，那些警察可以说都是跟我男朋友一起长大的，就跟我妈说，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能管太多，还是多沟通比较好。那个时候我妈就有些松动了。

我妈去过一次他家。我父母认为我肯定不知道他结过婚，如果我知道，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因为我是那种要求感情特别纯洁的人。那天他带我去见了他的父母。他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告诉我他曾经结过婚。我当时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感觉，也没有觉得被欺骗，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多多少少受了一点儿伤害，但是我对他的感情还是战胜了那种伤害。我们那时候应该算是同居，在酒店的时候我们就有关系了，他在酒店包了一层，我下夜班晚了就不走。

我问柳莺“那时候”她多大，她想了想说：“不到18岁吧。”根据她的叙述，那正是她母亲反对最激烈的时候，而且，几乎可以想象，那些“骂得非常难听”的话可能是什么。柳莺说：“我妈问我是不是跟他有那样的关系，我说没有，我发誓没有。她还是骂我。我怀疑她是不是真的爱我，因为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不会用那么伤害他的语言，”我忽然有些理解了柳莺的妈妈，她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那种非常不好的直觉使她迫不及待地要把女儿拉回来，尽管她选择了不恰当的方式。但是或者也许在那种情势之下，她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将力不从心。然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有很多人都是注定要在伤痕累累之后才能懂得长辈说过的、不好听的话其实包含着很深的道理？又为什么长辈们在说出那些人生必需明了的道理时不能让它们好听？柳莺又回到她自己的记忆里。

那天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告诉我他结过婚，但是我父母一到他家我就明白了。我爸进门的时候一直在叫着我的名字，好像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迎出来，我妈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结过婚吗？”当时我特别特别镇定而且特别冷淡，其实我心里是挺激动的。我说：

“在我和他刚刚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他没有隐瞒。”我妈让我跟她回家，我妹妹也来拉我的手，我一下子就把她甩开了。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她特别伤心，她觉得在那个时候就失去我了。

他的父母也劝我回家，我妈同意让我到同事家过夜。

他打着手电送我到那儿。我回头的时候，看见一个特别高、特别瘦的人影站在那里，我就觉得这一辈子不能失去他，失去他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我在同事家住了一个星期，我男朋友一直不给我打电话。我觉得我的亲情、我的爱情全都没有了，特别孤独。我就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父母说的都是事实，选择权在我。

我希望我爸能做我妈的工作，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说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人。我不敢说我爱他，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让我动心”，我妈就拿刀扎了我。真的扎了，一把特别快的水果刀，我妈拿着冲过来，我爸把她抱住了，我妹妹也挡着，冬天衣服厚，没扎到我。我在信里说，如果他曾经有过让我妈不能接受的劣迹，我愿意用我的爱去改变他。那时候我相信爱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而且我觉得我男朋友那么喜欢我，他是会改变的。当然后来我也不再相信这些了。

后来我就又一次离家出走，和他一起住在别人家。我父母也找过我，但是可能有点儿折腾皮实了，就没怎么使劲要求我回去。

柳莺第一次陷入一种比较长时间的沉默，她更加快速地转动手上的戒指，眼光也有些涣散似的，仿佛在寻找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一些在她不太容易说出口的内容。

过了好一会儿，她闭了闭眼睛，似乎是下了决心。

其实跟他住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发现过他吸毒。那时候我不懂这些，看过杂志上写的吸毒的人，蹲在墙角儿、点打火机之类的，我觉得离我特别遥远。那时候他睡得特别晚，坐在一边用打火机燎那种锡纸，然后吸那种烟。我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懂，我觉得那些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问过他，他说他胃不好，疼极了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他一个偏方儿，就是一种剧烈的止疼药。我特别相信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话。其实特别偶然，我脑子里闪过那种念头，他是不是在吸毒？但是我马上就否定自己，他不会的，我不能怀疑他，因为他在我心里，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

那时候我还在上班，但是已经很不安心了。后来他的朋友家里人回来了，我们就开始到处搬家，最好的时候住在很贵的公寓，最不好的时候住借来的房子，睡觉时能听见隔壁的人打呼噜。我觉得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带着我，因为除了他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算过，一年当中我们搬了 13 次家。最后一次是搬回了他父母家。

他家五个孩子，他最小，他父母最疼他，但是他们并不接受我，而且我觉得他妈不是特别看得上我，她觉得她的儿子应该找一个贤妻良母、能够照顾他的起居生活、非常老实那种女孩子，她觉得我还需要别人照顾。其实他妈不是很友好，但是她爱她的儿子，所以也就接受了我。

我开始休年假了。他经常出去，说是去做生意。我没地方可去，就在他家待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的关系，看得出来他们不喜欢我。我也经常一个人出去，有时候沿着马路一直走，或者就到附近的公园，一坐就是一天。我搞不清楚我自己是一个什么角色。休完年假之后我就说我不想上班了，当时我就是特别想在家里陪着他，依赖心理也特别强，我觉得他能养得

起我，我就在家里作一个贤妻良母。

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明白怎么会那么不现实，有那种糊涂的念头。他不希望我辞职，他说女人一定要有事情做。

那时候我就发现他经常往烟里放一些东西，然后把烟弄湿了再抽。我问他，他就说是偏方儿，治他的胃疼。当时我相信他。

那时候我父母也开始希望我经常回去看看。但是他们不问他的情况，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当时可以说和我们家的关系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也开始办辞职。当时我特别想结婚，我觉得我们这么好为什么不结婚呢？而且，从小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念头，同居是可耻的。

我发现柳莺总是在讲到与吸毒有关的内容时陷入沉默，这时她的目光会变得犹疑，转动戒指的速度也会加快。她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微微地随之起伏。

那个时候我痛经，特别厉害……有一次他抽那种烟的时候，就给我……他说那是止疼的……那之后，我就睡了一天。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效果，他说如果长期吸就会有依赖性，但是他说：“你放心我不会的，只是偶尔胃疼的时候才会抽，我也不会让你抽的。”那以后我痛经的时候他也会通过医院的朋友给我找杜冷丁，给我注射，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我只是觉得他是为了让我好受一点儿。

后来陆陆续续有人找我拍一些广告片子，正好我也辞职了，就跟着制片人去拍片子。那个过程当中我经常觉得不舒服、心慌、浑身较劲。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到家里，我跟他说，他什么话也不说，给我拿了一瓶药。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药也是毒品的一种，叫埃托啡片。那时候非常便宜。他说难受的时候就吃一个，但是他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去找我的朋友玩儿，在她家我就觉得非常难受，就好像怎么着也不是那样，拍片子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是一种含片，难受的时候我就含一个，没有我的戏，我就可以睡一个下午。

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不好，而且他已经天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拿着一支烟抽，我们俩出去散步他也在抽。我觉得他变得特别萎靡。他没跟我说过他有多有钱，后来我想他肯定没有什么钱。有时候我问他，我不上班了怎么生活，他说再有 10 个我他也养得起。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且那时候我特别不在乎钱，也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没有什么钱。有时候我挺生气的，两个人散步本来挺好的，他非要站在一边抽烟，还特别陶醉的样子。

拍完了那些 MTV 之后我待在家里，痛经的时候他就又给我抽烟。其实我想我潜意识里知道那可能跟毒品沾边儿，但是我是一个挺软弱的人，我不愿意去正视这些，总是逃避。有时候夜里醒来看见他在抽烟，我就觉得特别恐怖。但是我总是告诉自己，那不是毒品，他不会的。社会给咱们的这种教育特别特别少，根本不能想象这就是在吸毒。而且，他那么爱我，他不应该瞒我什么。

后来我发现我吃埃托啡片有点儿……他说是上瘾，我不懂是不是。但是不吃的时候就会折腾、特别难受。他说不要再吃了，不吃的时候会难受，扛过一个星期就好了。我确实扛过了一个星期，当时还不像后来那么受不了，有个人陪我说说话、他哄哄我就行了。但是接下来我又痛经，他不给我抽烟，我说：“我就抽一口。”可能上瘾之后都是这样的吧，他也是，胃疼的时候他

的朋友给他抽烟。

我就是死活不愿意让自己承认那是在吸毒，而且我也不接受那就是毒品，现在想那就是一种逃避。

那时候他家人就开始不高兴，因为吸毒之后我什么也不干，就是睡觉。他们家本来也不认同我。他说：“你不开心，咱们就搬走吧。”我们就又开始搬家。那是93年，我20岁。我一直在吸，不痛经的时候也吸，不吸就觉得没事情可做。那时候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出差，去做一些生意，跑太原。河北，开车或者有朋友来接他。他会把东西给我留下，因为怕我难受。那时候那种东西很多，他总是能从不同的地方弄到。我问他有多贵，他说不贵，是朋友送的。当时不知道没有的时候会多难受，因为总是有这些东西供着，而且我也不觉得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那就是在吸毒。而且我觉得时间不长，不会怎么样的……现在想，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了。

后来我们又搬了一次家，那时候就开始没有钱了。有一天因为琐碎的事吵起来，他就说我特别不理解他，他说：“你知道你每天吸的东西有多贵吗？你知道每天就为了这个花多少钱吗？你知道我每天出去有多辛苦吗？”当时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是没有想到更多。

那时候我妈已经开始接受他来我家，他也会跟我妈聊天儿，但是一看就不和，根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环境也不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他是躲在厕所里抽烟，或者就在我妈腾给我们偶尔住一住的那间屋子里。我妈说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回家是在93年的冬天，那天下特别大的雪。他跟我说没有钱再买了。那时候偶尔会感觉到难受，因为没有钱、不能买那些东西，比以前要难受很多。

但是就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叫做海洛因。我只是觉得没有这种药了，很不舒服。他说：“没有钱了，你看你能不能想办法，从你家里借点儿钱出来？”那天我回家就跟我妈说，让她把我上班以来替我存的钱拿出来给我。我妈给我了。我们后来用这钱买了毒品。

那天的雪特别特别大，我妹妹说要在雪地里跟我照相，我就去了。我穿得特别单薄，想不起来买衣服，也没有钱。我妈说她想我的时候看的都是那天的照片，因为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柳莺在这里停下来，怔怔地看着我，一双手交握着，身于挺得很直。

我再次想到她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以自己能够从一个垂死的人群中走出来为荣。三年前我采访过一个戒毒中心，从那里得知戒毒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甚至，复吸的比例高达98%，对于下决心戒毒的人来说，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殊死搏斗。

凝视面前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这个说“我痛恨毒品，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一定要珍爱生命”的女孩子，我的眼睛瞬间充满了泪水。

那以后就开始过上了每天借钱的日子，也知道了没有那个东西会特别恐怖，是那种生理上的痛苦。如果说那个时候是感情好，其实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在一起了。我们住的地方离卖毒品的地方不太远，有时候他就走着去买……我的首饰和皮大衣也都当掉了。他把这些东西拿到那里，看哪个女人喜欢或者卖毒品的人的老婆喜欢，就卖给他们。柳莺的叙述从此开始变得非常费力，断断续续。

其实那时我就开始想戒了。他也曾经给我找过一些国外带回来的药，

但是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而且你想象一下，你戒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吸，那种心理上的依赖就克服不了。……那时候已经很苦了，每天吸一次大约只能维持5个小时，吸完之后必须得睡觉，醒过来以后就又特别难受。

必须马上接着吸，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那种难受……就像你们报纸上经常写的那样……心慌、流眼泪、打哈欠，浑身疼、闹肚子什么的……对我来说主要是心脏特别难受。

那时候不做饭，也没力气做饭，醒过来就是难受，如果不睡觉就老想抽、老想抽。……那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他从哪儿又变出来一块儿。因为他一说“没有了”我就害怕。

真的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商量找谁借钱。一开始借钱是列出一个名单，看跟谁借希望大一点儿。他说他以前做生意信誉比较好，别人也会借钱给他。但是到后来，根本就没有名单了，挖空心思去想还有谁有可能借钱给我们。有时候是恨不能10年都没有见过的朋友，有时候能借来，有时候借不来，他就不敢回来——回来两个人一块儿难受。他就到卖毒品的地方求人赊给他。柳莺的脸上掠过一丝接近于厌倦似的表情。

我觉得贩毒的人特别卑鄙。如果你有钱，他就会摆出一排的毒品让你挑，这个200块钱、那个400块钱，他说这个比那个好，其实可能200块钱的掺了洗衣粉、400的是墙皮。这些东西吸完了之后是没有用的，不能够解决那种难受。而且他们为了赚钱，说是一克，但是分成好几个包。没有人会去称分量，因为抓得很紧。

那时候是没有未来的，所有对生活的美好的想象都没有，能活过今天就特别知足，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

……我经常站在阳台看楼下，已经是春天了，桃花开了，可是跟我是两个世界。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大家都穿着毛衣，我还穿着皮衣，不觉得热，好像和别人是完全隔绝的。走在大街上，好多人跟我擦肩而过，我特别羡慕人家。

假如能让我像他们那样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我宁愿少活10年，哪怕只换来一天那样自由的日子。后来我就想，人为什么要放弃那种平静的生活，放弃生命和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去追求那些，让那些东西制约着你。热烈的表情在柳莺的脸上一闪而逝。她重新陷入了沮丧。但是那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找到钱。

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T恤衫的领子立着，他说因为太脏了、没有人给他洗。

我当时没有力气给他洗。他以前是一个特别要干净的人，穿的衣服都是名牌儿，特别体面，现在成了这样，我就特别心疼。有一天他回来，脸特别特别红。我问他怎么热成这样。他说：“我走着去××村，那儿没有，我又走着去别处买。路上难受得不行就蹲会儿……我觉得走不回来了。但是家里还有你，我必需让你活下来。”

我听了特别难过。两个人的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活。而且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买这些东西。

那时候的日子就是借钱，然后他去买，买回来抽，抽完了睡觉，醒了想再去找谁借钱。每天就这样。吃饭就是出去买个炸糕、面包，好像也不需要吃饭似的。有一天他说他偷人家钱包了。因为没有钱回来，怕我在家里难受。那天下着特大的雨，他说他在小巴上看见别人的钱包露出来，就偷了。

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他曾经是那么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包了一层饭店，养着二十几个马仔，可是现在他为了 200 钱去偷一个钱包……我觉得一个人的尊严没有了。吸毒的人并不是说有多少钱，而是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柳莺在这里固执地沉默着。她的身子挺得直直的，一双大而黑的眼睛一眨不眨。

她所讲述的内容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想起三年前的那一次浅尝辄止的采访，几乎就是因为害怕过多地进入那个畸形的世界。就像进行“口述实录”采访以来经常会被人追问——“你会不会对爱情和婚姻以及人性特别失望？”

——样，当时有人问我的问题是：“你会不会对生命和人的能力感到恐惧和厌倦？”

然而此刻，柳莺把我带入了那个也许我一直没有能力面对的人群，让我追随其中的生生死死，让我和她一起感悟生命本身的顽强和脆弱，也要求我必须和她一起变得坚强起来。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小狗儿，他就给我买了一只。他不在的时候，就是小狗儿陪着我。可是小狗儿病了，头上的一个小伤口化脓、掉毛儿。去看病，花了三百多块钱。当时我就觉得很贵了。我们家有蚂蚁，我洒了蚂蚁药，小狗儿吃了就中毒了。

那时候我开始生并发烧，没有任何原因，也不来月经，因为吸毒影响了内分泌。烧了两个星期，买了点儿退烧药和止疼药来吃。他让我一定去看病，可是我说小狗儿也病了。他坚持要我先看玻我把家里的钢崩儿都找出来，才只有 30 多块钱。看病正好花了那么多钱，我记得是三十五块七。第二天小狗儿就死了。我哭的时候他说：“你放心吧，以后什么病都不能要你的命，已经有人替你死过了。”

接下来，借给我们房子的朋友回来了，我们就又搬家了，搬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是最惨的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经常是我出去借钱。有时候他告诉我一个人名、一个地址，我就去找。说是借钱，其实就是骗钱，因为不可能跟人家说是为了吸毒。要找出很多理由，比如做生意需要之类的，很多人都是我根本不知道的，他告诉我，我就打车去找。我必需得在 3 个小时之内拿到，因为 5 个小时他就该犯瘾了，而且我自己也该难受了。然后马上去买。贩毒的人也都不好找，而且，毒品的质量也不能保证，他有那么多病，也是因为吸的东西太脏了。

我们开始找杜冷叮黑市买得很贵，医院里几毛钱一支，那里要上千块钱一合。

有时候他出去借钱买，我在家里扛不住了就打针。他说只要能找到 6000 块钱，就带我去戒毒，当时大家都觉得住院是很贵的。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惨。他借不到钱就在楼道里坐着，等那种症状稍微弱一点儿就再出去。从我们家走到打车的地方差不多要 1000 多米，对正常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就几乎走不了。我记得他每天早晨五点或多就走了，一天要去好几个地方借钱。他跟我说：“如果我今天晚上 12 点不回来，你就别等我了，也许我就是出事儿了，被抓住了，或者是犯瘾，在外面死了。”可是，就算是过了 12 点，我也不能相信他是死了。那是 94 年的冬天，我站在楼道里送他走，心里特别难受，这个人走了，也许今生都见不到他了，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那时候他已经特别瘦了，穿着一件大衣走出去……我觉得生活没有任何希望了。

我每天晚上等着他，家里的灯一宿一宿地亮着。我能从他上楼的脚步声听出他今天是不是借到钱了，买到东西了。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好像看着一个从地狱里回来的人，他使劲抱着我，因为今天又能活过来了。我们从来不想明天，今天活了就是活了，也不想未来，没有未来。

后来他就经常在 12 点前回不来。吸毒的人都是扎堆儿的，他有时候就在认识的朋友那儿蹭两口，然后再去借钱。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回来。当时有针打，也不觉得特别难受，就是特别担心，怕他回不来，我本来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可是那时候不知道害怕。一把菜刀别在腰里，一把揣在袖子里，出去打电话。没有路灯，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当时心里也想，怎么会把生活过成这样呢？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呢？……不是后悔，那种感觉，没法说出来……就是……如果给我一天自由的生活，我可以不要以后的一辈子。

后来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出去了，一直发低烧。我们一直不怎么吃饭。再也没有人可以借钱了，我就求人家赊给我们。可是谁也没有想过要丢下谁。我们身边有好多吸毒的人，夫妻俩没钱了，女的就去卖淫，养着男的，或者女的去歌厅做，男的去犯罪。特别常见的就是死，前两天还在一起吸呢，过两天就知道那人自杀了，或者吸毒过量死了。生命是一个特别脆弱的东西，生命承受不起我犯了一个错然后去改，生活不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吸毒的时候认识一个小孩儿，他说他最想吃鸡蛋炒西红柿，他爸爸和妈妈抽烟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吃过鸡蛋，差不多有两年了。他妈听见特别难过，就给他买了两斤鸡蛋。第二天问他吃了没有，他说他爸昨天晚上抽烟抽饿了，把鸡蛋全吃了。你说人怎么能活到这种地步？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全都没有了。我觉得吸毒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人的尊严和责任的丧失。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戒，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一天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那天北京下了特别大一场雾，路都看不清。他让我出去找。我去找他的朋友，没有人愿意赊给我们，因为总是欠着钱。当时我就想找一个地方死，没有脸回去，因为他在家里等着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就像当初我等他一样，我回去什么都没有，两个人要面临着那种痛苦，我怕他熬不过来。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就这么丢下他。我在楼下想，上去不上去呢？我在楼下走了五遍，在心里选择。后来我上去了，我说我没有找到。他说：“我求你，你去找我姐，让她帮咱们，要是不行，你就说我不行了，让她来看看我。”我给她姐姐打电话，她说她特别忙，要到明天才能来。放下电话我又到城里，在他的一个朋友那儿找到一点儿。回来之后，走到楼下，我就又犹豫了。其实我想我比他还想戒，可是我一直跟他家不合，不能让他姐姐承担我去戒毒需要的钱。不光是钱，还要照顾我。我觉得没有脸那样做，吸毒真的是特别丢人的一件事。而且，直到戒毒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叫做海洛因，真是特别无知，简直就是愚昧。我在楼下又走了很多遍，因为如果我不要他姐姐帮助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帮我去戒毒，我是不是需要去死。可是我手里攥着赊回来的毒品，如果不给他，他这一夜就活不了。我想进去给他，然后找个理由再出来。

我一进门，他就扑过来，说：“你可回来了，你不能离开我。”我觉得他可能潜意识以为我要离开他，这让我想起很多夜晚，我等他的时候，他一回来我就觉得这辈子再也不会失去他。也许是求生的本能，我那么想戒毒，有一个机会可以，我不能放弃，因为以后还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

那天晚上过了之后，早晨，我扶着他去找他姐。住院是很困难的，床

位比较紧。他住的是一个医院的戒毒科，我住的是一个研究所。

我告诉柳莺，那就是我当年终于没有采访下去的“药物依赖研究所”。她马上兴奋起来：“那你认识×××吗？”

我说我没有印象了。我没有对她说，三年前的秋天，我看到研究所院子里的几个正在戒毒的男女，他们在阳光下睁着充满疲惫和失神的眼睛，他们瘦弱、颓唐。

也许就是那儿个人，使我放弃了本来可以很顺利的采访，因为我在心里真的动摇了，因为我也不想让自己明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命状态，那也是一种逃避。而且，每次偶然从那一带经过，我总会想到在一条小巷的深处，有那样几双眼睛，迷迷蒙蒙地迎接阳光。

他比我早一个星期住进医院，那天是他的31岁生日。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就是他新的生命开始了。我晚他一个星期进医院。那时候挺快乐的，只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会觉得它特别可贵。我的医生站在院子里，说她买了两双新鞋，现在听起来这些话很平常，但是当时我觉得她特别美，做为女人那么风情万种，我也是女人，可是我活得没有生气，她是那么健康，我特别羡慕。我自己洗衣服也觉得特别快乐，把该洗不该洗的都洗了，因为那才叫自食其力，吃饭能吃特别多，找回了失去很久的快乐。一起住院的有精神康复的人，他们说没法把我和毒品想到一起。我曾经特别天真地想，能不能一辈子不出院，就这么住下去，因为在这里我发现我的生命有意义。

戒毒是用一种比较轻的毒品替代，慢慢抽掉直到完成脱瘾。我没有完全住满那么长时间，因为戒毒的人有的互相影响，还在偷偷摸摸地吸。医生觉得我太年轻，特别希望我能戒掉，就让我回家完成这个过程。有一段心瘾的时期是最难熬的，生理上脱离了但是心理上需要它，因为已经吸了那么长时间，又没有事情做。那时候我就住在他大姐家。我吃安眠药脑部中毒，晚上老是折腾。早晨起来发现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行为不受控制，整个人平着拍在地上，好像一下子就能摔死似的。白天也不舒服，心里老觉得没着没落的，也不知道该去做什么。

我又搬回了他父母那儿。他们对我比以前好了很多，不知道是同情还是什么原因，一直都很照顾我。他的身体也不好，我慢慢脱离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一夜一夜坐在椅子上熬着。心里也想过再吸，吸一口就能过去这个劲儿，可是想到好不容易换来的一个机会，不能再那样。他吃安眠药能睡着，我怕我在他旁边会影响他，就等他睡着之后，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一夜。

我们都发誓不再沾毒品，两个人互相鼓励。我们出去绕着楼走，一圈也就是400米吧，别人说我们是摇摇晃晃地走完的，一阵风都能把我们吹倒。我就在心里鼓励自己必须坚持，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生命中已经失去了那么多东西，绝对不能再放弃。我的医生也告诉我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就是那么一天一天地锻炼。

走到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坐在公园的湖边，他问我：“你说咱们能有以后吗？能坚持到春天吗？我就说：“咱们不是说过还有特别特别长的以后吗？”那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没底，我问过我的医生，我能不能活到春天。

我觉得我比他恢复得好，因为我是一种积极的心态，我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

他不是这样，其实他戒毒就是因为没钱了，尽管他自己不承认。可是我是要我自由的生活。

要我生命的质量。就像那时候我抽烟，吸毒的人都抽烟。我经常一天抽一盒烟，后来我就强迫自己戒烟，一天抽 17 支、12 支、7 支，到最后一支都不抽。有时候想想我也挺伟大的，我是一个意志挺坚强的人，而且那种对生命的渴望也要求我必须这样。这可能跟小时候的教育也有关系，毕竟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我想出去工作，两个人面对面难受就永远走不出那个圈子。那时候我的身体特别弱，他们家帮着找了一个在音像商店卖磁带的工作。站完一天我觉得我都快要虚脱了，但是我知道必需得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开始。结果累得什么也不能吃就是呕吐，一个星期之后就不干了。我开始找我过去的朋友聊天儿，我渴望回到你们这种正常人的世界。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结婚，我到商场给她买香水作为礼物。我已经很久没逛过商场了，小姐特别热情，她拿着香水瓶子在我鼻子前面晃，让我闻味儿，我特别傻，就跟着她晃。她那种热情让我承受不了，就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对面那个柜台前头。我觉得我承受不了她对我那么好。而且我特别伤心，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跟这个世界脱离得特别远了。我真想回去，我向往你们这个世界。看见大街上正在学步的小孩儿，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生命是空白，我要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我自己的世界，很难很难。

我的朋友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公司做前台小姐。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很久以来我接触的都是一些吸毒的人，谈论的都是这个粉好、那个粉不好。我们公司的男孩儿跟我说话，我的脸“刷”地就红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别人都觉得我特别奇怪，天天坐在一边也不说话。做业务的男孩儿特别健康、心情开朗、穿得干干净净，我觉得我见到每一个这样的男孩儿都会爱上他，因为爱的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健康。他们每个人从我面前走过我都动心，因为我觉得我永远也不可能拥有那种健康。

那时候他就开始出去玩儿牌、打麻将，他说他没有办法再找以前的朋友做生意，他要通过这种方式积攒本钱。

可是天天没有事情做，打牌的人很多都吸毒。我神经质地为他担心，他回来我就翻他衣服兜，看有没有毒品，检查他的胳膊，看有没有注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要跟他担心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保证他不会的。柳莺低着头，双手交握。有很小的风从窗口吹进来，她的长发在耳边轻轻地拂动。

从她的信中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她没有写他们是怎样最终分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甚至，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表达。我所能做的只有静静地等待，等她梳理自己的思路，重新开始叙述，我忽然想到什么人说过，有时候回忆比经历更痛苦。

我老是觉得，如果两个人连生死都一起经历过了，还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现在我也老是这么想。我付出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能好好地跟他在一起，能过上那种正常人的日子。我不在乎有没有钱，我跟他说，你就在家，让我每天下班能看见你，看见灯亮着，知道有个人等着我，我不要你有钱，我养着你。可是他说他有钱才有尊严。

我想我是管不了他的。我白天上班，见他的机会很少，他有时候半夜才回来。

我们俩离得越来越远。我们坐得特别近，就像咱俩这样，膝盖碰着膝

盖，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但是心离得特别远，爬尺天涯。两个人曾经那么亲密，现在连一句话都没有得说。他的脾气也很不好，总是觉得他特别失败，我能理解。因为他不像我，我能做最低等的工作，可是他曾经那么风光过，不可能再从头做起，人从高处往低处走特别难。

有一次因为什么吵架，我说要分手。他嘴硬，说：“要走你就走吧。”我开门那一刹那他拉住我的手哭了，他说：“你别离开我。我去拉煤、去扛大包也会养活你的，你不要离开我。”我觉得他特别可怜，除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忍心离开他。那时候我还在相信他，相信他不会再吸毒，我心里的愿望是让他好起来。

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我翻他兜，发现了杜冷丁，还有一种我们戒毒时候用的丁丙诺啡。当时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我不能相信他打针是因为他又复吸了。其实我潜意识里非常明白，但是我不愿意让自己相信，就像以前不愿意相信他吸毒一样，我是一个挺软弱的人。我没有问他。之后就在他的枕头底下、兜里频繁地发现这些，直到有一次在他兜里发现……那种毒品。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在我跟我父母闹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吸毒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可是那天真的是这样。他曾经说过：“你自己想办法吧，想想你该怎么生活，我没有办法撑起你那片天，因为我自己的天都塌了。”

“我一直想我来撑起他那片天，但是我发现他又有毒品，我一屁股就坐在床上起不来了，脑子里一片白，什么也没有了。”

他说他是给别人拿的。我拼命让自己相信他，可是我潜意识里不相信他，我一直觉得如果复吸，应该是我，不应该是他，他在我心里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形象。

95年的春节，回我家。我妈看见我特别高兴。她说：“我天天看报纸上寻尸的广告，找不到你人找到你的尸骨也行。”家里人说我长胖了，我觉得我终于回到了这个世界里。让我的父母看到我那么开心，我觉得我就是这里的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我们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擦皮鞋，我觉得他特别热爱生活。可是在我家，我又听见他在厕所里把成块的毒品砸碎的声音，接着就是打火机不停地响。当时打火机好像就在烧我的心，我想冲进去打他、骂他怎么会这么不争气。可是当着我父母不能这样。我就咳嗽着、说着话掩盖那种声音，怕父母怀疑。

我是一个生活要求特别低的人，从来不要什么荣华富贵之类的，只要一个人爱我，让我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对我就是那么难。听着那种声音我就觉得我所有的未来又没有了。他承诺的很多很多以后在那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回来在出租车上，我说：“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可以告诉我，我再送你去戒，你不能欺骗我。”当时他什么都没说，下车就走了。晚上他哭了，说：“我承认，我又吸毒了。我没有事情做，我烦。你去医院给我找药，我答应你戒。”我就又到医院给他找我们戒毒的那种药。他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复吸，我没有说。那时候他不出家门。我想他复吸的时间不长，又有那么多药，应该能戒。后来他说他好了，我也很开心。医生说过复吸率是98%，我应该给他机会让他改。

有一天是他爸爸还是妈妈的生日我忘了，他家人都在，差不多20多个人。中午我们包包子，他躺在屋子里睡觉。我叫他起来，他说：“我难受，

我起不来。你还有针呢。”

他在心里算着我还有多少针。当时我发现他还是在追求那种舒服，他赖在床上不起来，我觉得特别丢人。我知道他不难受，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打完一针，笑嘻嘻地出来。

他倒了一杯水，想跟我开玩笑，过来摸我，我把手里的包子一下就砸在他身上。他当时愣住了，拿着水杯就走了。过了一分钟，他又回来，还是拿着那个杯子。

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这样对他。他把杯子砸在墙上就开始打我。我不觉得疼，因为那种心里的疼比身体的疼要严重得多，他骂我，拳头劈里啪啦地落在我身上。我也没躲，眼泪哗哗地流。

那天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就走了，从此开始一宿一宿地不回来。我慢慢地已经习惯于他不回来，习惯于我下了班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他半夜回来我会觉得床上多了一个人，很别扭。有时候好几天不回来，是活是死呢？我应该呼他一下。那时候谈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我以为我已经不爱他了。有时候他满身血回来说跟人打架了，我也很司空见惯。不知道那时候他还吸不吸，但是我知道他也干不了什么好事。

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旅行袋，藏在窗台上，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离开他。

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发现他在哭。我问他，他说：“我看见你那个旅行袋了，你要离开我。”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哭已经太晚了吗？”他说他不能没有我。我问为什么，我希望他说爱我或者是需要我，可是他说他已经习惯我在了。

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我肯定会离开他，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有时候我会跟朋友出去玩儿，因为我不愿意回家面对他昏昏沉沉的样子。只有一次，我回家挺晚了，我看见他在揉腿，我知道他注射了。我确实软弱，我不能想象看见他再注射是什么样子，就只能晚回家。

那时候我的工作越来越好，做到了行政助理，一点一点往前走，可是他的生活是停滞的，甚至是在后退。肯定最终我们是得分开的。

我记得我们分手前的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有点儿迷迷瞪瞪，我已经习惯了他这样，他说他吃点儿东西就睡觉，去了厨房。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动静。我就去看他。

……我到了厨房，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我瞎了。注射器扎在他腿上，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拔了。他耷拉着头睡着了。我觉得那是特别大的一种刺激，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想躲开毒品，哪怕我战胜不了它，我躲开它还不行吗？但是那一刻注射器就扎在他腿上，耷拉着。看戒毒展览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幅图，一个女的就这样死了。我走过去，怕把他弄疼了，轻轻地给他拔掉。当时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想如果我不管他没有人会管他的。我扶着他回房间，他就开始说胡话。躺在床上他说：“我难受，你给我针，”我说：“让我看着你注射，还不如让我去死。”他说：“那你就死吧。”我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他，他还是要针。我给他了，他特别娴熟地往胳膊上扎。他不好好注射，来回拉着针管，遛静脉血，一边笑着。

我觉得特别恐怖，好多年的恶梦又把我包围了，我怎么也逃不走。他就那么拉着血玩儿，血流出来的时候他往静脉里推，推到一半儿，就一点儿知觉都没有了。

他倒在我怀里，特别沉，流着血，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以为他死了。我想如果他真的死了，我们就都解脱了。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才开始哭。我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泪如雨下，根本不能控制。他就这么死在我怀里了。看着自己这么深爱的一个人，他这么深的伤害他自己。

可是我不能帮助他，什么办法也没有……那一刻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稍微有一点儿理智，我想怎么跟他家人交待，他死在我怀里了。……他的喉咙里开始发出声音，就是那种垂死的咕嗜声，我就知道他还活着，拼命摇晃他。……我一直抱着他。过了大约两个小时，他醒了，迷迷糊糊地说：“你没有离开我呀？”我说我不会离开他的。

他让我扶他去厕所，他在里面有半个多小时。我在外面等着，好像世界末日了一样，我宁愿杀死他，也不愿意看着他这样。

早晨 4 点多，我开始收拾东西。我不能再眼看着他这么伤害他自己，如果前面有一个火坑，我宁愿自己跳下去，也不能看着他跳……我真的承受不了。而且可能以后每个晚上都会这样，都会像死了一回似的，我不能面对这些。当时我想，就算是我败在毒品手下，我不能战胜它，不能让我的爱人战胜它，那么就让我远远地躲开吧。

那天从他家出来我真的很轻松，谁也没告诉，背着自己的包离开。走到楼底下，我觉得我是刚从监狱里出来，那种心灵的监狱。

我上班的上午他就给我打电话认错，那种话以前听得太多了。他可能觉得一点儿预兆都没有我就走了。后来我给他姐姐打电话说我承受不了这些了，在我的褥子下面还有两支针剂，我把上个月的工资都给他留下了……我希望她理解我的做法。

到了中午，他又开始呼我，说我背叛了他，把他复吸的事情告诉他姐姐。他说让我回去收拾东西就“滚”，我没告诉他是我先收拾了东西离开他。当时无所谓感情，对他的心已经死了。这样，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我一个人住在家里的一套空房子里。我跟我妈说，我们分手了，别问我什么原因，我们分手不是因为吵架，而是永远永远地分开了。我伤痕累累地回来，这种伤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去说。

那套房子里只有一些老家具。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他了，已经不在乎他了。可是每天晚上，我都会梦见他，总是针头扎在胳膊上，他无助地看着我，每天这样。

可能他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那种东西是刻在心里的，不是说离开那个人或者他死了就能抹掉的。就是现在经过他家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他活着，我会不会在马路边上看见他？下去问问他要不要钱？现在还吸不吸？

我知道这样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我老是有这种幻觉。

我自己住的那会儿，我父母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们两个为什么分开。我的书桌上摆了一张我们俩的照片，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每次看完都会跟我爸说，我忘不了我男朋友，她不知道怎么帮我，她觉得我特别孤独。

在经历了一个这样生死的过程之后，柳莺的母亲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这样问了，她的回答不假思索。

改变了很多，她的更年期已经过去了，而且她也比较理智了。她对我的爱已经胜过了对我的怨恨。我爸很少跟我说这些，只是有一天他说：“这

照片收起来吧。

你妈每次回去都很难过。”那会儿我自己住，从个体的状态来看，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朋友，有工作，晚上吃完饭才回来，但是那种心灵上是孤单的。我每天回家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在沙发上坐着，望着天花板望一个晚上，每天都是这样过。现在我的好多习惯都沿袭着，生活的特别独。那会儿我妈就特别希望我能正常地交一个朋友，她觉得我已经丧失那种能力了。她对我说谁家的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我没有反应，她觉得我已经失去那种爱的能力了。但是我知道她特别希望我能有一个男朋友，因为我身体不好，而且工作又不是特别稳定，她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我，能够给我一份安稳的生活。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那种心情。

那时候我回去就煮方便面吃，我爸来了，看见这些，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妈回家哭了，”我说：“她哭什么？我不是回来了吗？”我爸说：“你妈看见你煮方便面，她心疼你。”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就觉得我将来如果要找个老公一定要对他们好。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给他们的太少了。就包括我妹考大学的时候，压力那么大，我妈生病住院的时候。

我爸离职的时候，我都没有在他们身边，我欠他们特别多。

那会儿也有人给我介绍朋友，我一直都没见。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说给我介绍她老公的同学，人很不错，就是我现在的老公。我回家问我妈。那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我妈问了他的家庭条件之类的，我妈很在意这些，因为她觉得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家是那种高干家庭。我妈说：“你去见见吧。”然后我就去了。那天我没有感觉，我老公长得浓眉大眼的，别人说长得跟我挺像的。但是我见他第一眼的那种一闪而过的感觉，我想以后我可能会嫁给他。他站着冲我笑，笑得特别温和。我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你要是觉得还行就继续交往。”我说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妈问我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我说我没有。她说：“你别太挑剔了，交往一下看看。我答应了。其实我想，怎么说呢？我跟我老公第二次交往就开始有矛盾。他非要送我回家，我就不让他送我回家。后来我想，当时他可能是不相信我个人条件这么好，不会没有人喜欢我，但是最终他还是送我了，下车看到没有人接，他特别开心。他自己打车走了。我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他限制我的生活。我妈说我生活太个色，接受不了别人关心我。我妈一直劝我，我们才有了后来的那种约会。

有一次我们单位发东西，他帮我送回家，我妈一见他就特别喜欢，他是那种特别讨老人喜欢的人。乖巧、会说话、懂礼貌，比我大不多5岁。当时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妈喜欢我就特别高兴。我们两个认识了三个月就结婚了。

柳莺的笑容非常浅淡，从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幸福或者说不幸。她说她母亲和家庭对她丈夫的接纳实际上比她自己的认同更加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将亲身体会和维持这个婚姻的人还是她自己，那么除了别人的感觉之外，她对现在的丈夫和他们共同的家又是什么感受呢？她丈夫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吗？

在这样的一种对话中，我几乎找不到提问的方式。我生怕会因为我的问题而使她陷入另外一种困扰之中。但是对于我的采访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避和我不愿意放弃的话题。柳莺用她的那种非常坦然，平静的目光注

视我，然后一笑。

其实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我就是觉得我妈他们也喜欢他，而且……怎么说呢？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有目的地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要嫁给他，因为他有能力给我一个家。我觉得当时我不能说是多么爱……但是……有一个男人，你不讨厌他，他愿意也有能力给你一个家，那么我不知道我还想要什么。而且我特别欣慰他跟我父母相处得特别好。

他以前是结过婚的，不过，在那个婚姻当中他是受害者。我妈知道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女儿怎么这么倒霉？”当时我说，只要我妈他们不介意，我就跟他结婚。结婚之前我曾经住过他的房子，我们那时候就有那种关系。有一次从天津回来，我发现他家有止疼片，很多止疼片。我一直以为，过去的东西在我心里留下的伤已经好了，但是在我看到那些止疼片的时候我就不能控制地哭了，完全不能控制。在这之前我看到这类东西就很紧张。我让他给我解释。他觉得很可笑，谁家没有这种药啊？我不相信他，有些歇斯底里。他就开始怀疑。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问我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他，是不是有过男朋友是因为这个分开的。我觉得他挺敏感的。我说，我们因为这个分开了。他又看着我，说：“他死了吗？”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没有人能戒掉，一辈子也戒不掉。他用一些话来侮辱我以前的男朋友。我说不上为什么，完全就像母亲保护孩子那样维护他，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我不希望有人这样说他。他已经付出了也许是生命的代价，我不想让别人去说他什么。我说：“他会戒的，因为我就戒了。”我就把那些事情都说出来了，那是我今生最后悔的事情，我不应该告诉他。他哭了，说：“你终于说出来了，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有时候跟我在一起、一个晚上都不跟我说话，”那时候我经常一个晚上就坐在沙发里听歌，听林忆莲的《为了你我受冷风吹》。他始终也没有表现得很介意，结婚以后才表现出来。

他让我发誓不会再沾那些东西。我说我没有必要发誓，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一方面觉得我是一个奇迹，他不相信可以戒掉，尤其是一个女孩子承受了这么多还可以挺好地活着，觉得我挺有意志力的，另一方面，到后来，他觉得我不可能再用那样的感情对他。

我们办完事儿那天晚上，就是所谓的新婚之夜，我躺在床上的第一个念头，也是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想的，就是我终于合法了。我终于可以在我自己的家，跟一个法律上属于我的丈夫合法地做爱。柳莺在这里沉默了一会儿，表情有些模糊不清，有些嘲讽。从形式和内容上讲，柳莺都是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这个家不同于她的父母家，在这里她是位置更加明确的主角，她理应获得一种切实的归属感。然而当我问的时候，她的嘴角微微上翘，摇摇头。”

别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别般配，从各方面都是。他也说我们特别幸福。但是从我这方面讲，我不知道什么才叫幸福，我有时候老是问我自己什么叫爱。原来我总是不能面对这个问题。我妈曾经问过他爱我吗，我总觉得无言以对，我老是记得我结婚之前我妈跟我说的话，她说其实结婚对于女人来说就是撞大运，撞上好的就是好的，撞上坏的也就是坏的，我觉得我可能撞上了一个好的男人，有责任心，努力工作，确实是挺好的，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

但是我们从一结婚就吵架，他觉得我没有热情，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像一个孩子，需要别人来爱抚他。我可能做得不够，他说我把我的热情都耗尽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天长地久，也从来没有想过结婚以后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我觉得那个未来不是我的，我甚至不知道爱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跟我原来的男朋友那种就是爱，那我宁愿不要那种爱，太辛苦了、太痛苦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爱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俩这样共同生活沉淀下来就是爱？可是那为什么我又不能容忍他的一些缺点？那天我看一个明星写的跟她丈夫吵架之后，她丈夫每次都跟她说：“等一下，你要先弄明白我们是相爱的。”

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每次吵架是因为不相爱，至少我是不爱他的，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哪怕是根本不能算作毛病的東西。

我遇到他的时候是心理上非常落魄的。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家。没有人强迫我嫁给他，我是有目的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房子，不太好但是很温馨的房子，我就特别明确，我要有一个这样的家。

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挺脆弱的人。我去医院体检回来，查出来心脏不好，我跟他讲，没准儿有一天我们吵架我突然就会死了，他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他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我是什么样子。但是有时候，比如他想跟我亲近的时候，我会拒绝，他就问我：“你爱过我吗？你如果爱一个人你会不愿意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吗？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只是爱我给你的一个家，为了让你们家人高兴。”

真的，就包括我结婚的那天，我都没有想做什么。只不过是书上写着新婚之夜都要做，书上写着这是一种美好的时刻，我应该给我老公留下这个美好的记忆。

和柳莺的谈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我几乎是非常残酷地告诉她，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婚姻。因为她一直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而很多时候，她无意识地在用过去的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要求她的丈夫。从她丈夫的角度来说，他从这个美丽的妻子身上却不能获得最根本的安全感，无论是在性的方面还是情的方面。

我说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在了解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之后会问“他死了没有”，如果是我，我也会问的，如果没有把握身边的这个女人是否真的能够从心理上跟过去的记忆绝缘，那么至少他是希望那个连接过去记忆的人不再存在。

我说：“柳莺，你这样对一个爱你的男人是不公平的。”

你能够戒毒，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学习爱一个人呢？你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长达4年的生生死死的关联，对你来说，过去生活的烙印很自然地存在着，但是对你丈夫来说，那是一种极其不自然、极其让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笼罩着他。你们必须打破这种障碍才有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新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如果你确认你的丈夫是爱你的，那么这种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柳莺在我的话中频频点头。我忽然就有了一种想法，柳莺会找到一个能够像我一样和她平等交流并且对她心存谅解的男人吗？假如一个男人能够做到我此刻所做到的这一切，那么他还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爱她的丈夫？这里面有一个似乎相悖的问题，就是爱必须依赖于距离而存在，还是有了距离

爱就不可能存在？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抱有占有的欲望时，理解还能存在于这两个人之间吗？

我想，柳莺是一个多么孤独的女孩子，她一个人承担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秘密。

我一直以为，接纳是一种了解和谅解之后的拥抱，而她的最亲的人们，父母、丈夫、妹妹，都对曾经走过的一切一无所知。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一切正在远离自己，低下头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脚步，也是在向着一个相反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亲近同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柳莺一直很认真地听我说话，保持着一个微笑的表情。

其实，我结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我觉得婚姻好像就是我们一个人一间屋子，想自己的事情，甚至都不需要相互问候。我想我是对一个自己的空间要求得更多、而不是对以后的具体的婚姻。

柳莺的叙述在这里可以告一段落。她后来听到过以前那个人自杀的消息，但仅仅是听说。柳莺说她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她无法忘记他。

柳莺的丈夫知道她来找我谈话，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呼过她两次，第二次，柳莺回了电话，他说他带她的父母一起出去吃饭，不等她了。

7月20日，也就是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收到柳莺的传真，她希望我用下面的话结束对她的采访：我痛恨毒品，它毁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生命中最纯洁的一份爱情。我愿告诉在这世界上自由生活的每一个人，珍爱生命，珍爱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为他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他还活着，我真心地希望他过得比我好；如果他不在，愿我做的这件事情能够给这段生死之恋，给他年轻的生命一个交待。愿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他不再受毒品的摧残，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

柳莺的“口述实录”被节选着发表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发表之后，柳莺打电话告诉我，她妈妈看到了：“第二天是礼拜六，她一早就出去买报纸，以为下一部分会登出来，我跟她说要到下礼拜五才有呢。

……她知道是我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她说觉得我这些年真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如果当年她能用更好的方式，也可能我会少受些委屈。不过现在都过去了，我们还是挺好的……我妈说，她想跟你做朋友……我爸也知道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哭过，眼睛那样儿我说：“告诉你妈妈，我想说的话跟她说的一样……”柳莺说咱们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戒毒中心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哽咽起来，她在电话那一头说：“安顿你真脆弱……”

跋 倾心倾听倾

何平平

安顿似乎不是作新闻的材料。三年前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当

实习生时，处在被录取的边缘，后来的录取，得益于她写的一篇几千字的“非新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才气，那篇作品写了四个女性的情感世界，颇有些后来“口述实录”的影子。

安顿又非常聪明。她将自己的意愿和长处，与她所供职的报纸的宗旨和要求结合起来，找到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做“记者”的方式。当同来的姐妹们奋力拼搏的新闻作品还不足以汇集成书的时候，她凭了一个录音机，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常曾对这批实习生说：我们的报纸不仅要出作品，还要出名记者。安顿走前了一步。

安顿的成功又绝非靠了聪明。那么多的人要找她倾诉“绝对隐私”，那么多的读者说喜欢看“口述实录”这个栏目，安顿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好的事情。

一年前，安顿提出办“口述实录”时似乎已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们在共同认可了“口述实录”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同时，深感办好这一栏目的难度：有没有人肯“口述”，有人口述了能不能“实录”。开始的几期异常艰难：不知“口述实录”为何物的人拒绝安顿的采访；实录到何种程度以保证栏目的生存与完善又颇费考虑。

尽管安顿的“口述实录”体现了她的素养与文采，而我以为她最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倾心倾听倾诉。

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求。这种欲求并不亚于人们早已知道的其他欲望。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隐秘世界，只不过更多的人受到环境和自我的压力，最终将这个隐秘世界与自己一起带进坟墓。于是能够找到可以信赖的倾诉对象的人是幸福的。来找安顿的人明明知道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明明知道将把她（他）说的要发表出去，却依然下定决心，也许这正意味着倾诉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安顿的成功似乎又恰恰在于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她只要认真倾听就够了。

有人说安顿像思想工作者，有人说她像牧师，我以为都把她抬高了，她只是一个倾听者。而唯有你是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才感到一种平等，才能充满安全感而保留内心的激情。安顿的成功也许又恰恰在于能够把倾诉者所说的发表出来，于是找安顿又不同于找自己好友的私下诉说。倾诉者为自己的感情历程而有人记录并会公之于众而满足，甚至将此作为一件大事和新的起点。

从这一角度说，报纸办了“口述实录”，给出一块倾诉的天地，也该算个创造。

人们之所以信任“口述实录”，因为这里是接近真诚的倾心而听。倾心，便是不带报纸和编辑任何功利目的，真的为倾诉者和读者作一件事情；倾心，便是对每一个倾诉者情感世界的理解与尊重。尽管报纸与编辑本身可以对“倾诉”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安顿坚持在“口述实录”中不作价值判断。这首先是理解每一个倾诉者所走过的情感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对每一个人拥有复杂丰富感情世界权力的尊重（其实越是社会进步，越是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情感世界越将丰富）。另外，作“口述”的人已经在面对公众无保留的解剖自己，他们的真诚和勇气，似乎足以替代旁观者道貌岸然的教诲和自以为是的指点。

前几天安顿送来一本刚出版的“口述实录”集——《绝对隐私》，尽管

此前已有不少内容我已经知晓，但我仍然一口气读了下来。此时的阅读不同于以往每期报纸发表时绷紧神经毫无阅读快感的“审读”，于是便更可以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安顿尽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公正客观地记录历史，而她记录的又是更多的记者未曾涉及的领域。

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一位读者打电话找我，说他们办公室的人都非常担心，为什么这两期《青年周末》没登“口述实录”，是不是这个栏目被“枪毙”了？我解释说：这个栏目始终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许从这点上说，正体现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至于为什么停了两期，大概是安顿又在策划两个新的栏目。而我要劝安顿的是，也许她应当首先把“口述实录”坚持办好。

* 作者系 《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附文

回家

安顿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眼睛。我对她微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甚至德意志的某一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着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我摇摇头：“出差。”老人表示疑问：“你？”“是埃”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老人眼睛微微一闭：“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校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文的。”“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祥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

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岁。但她确实不像80岁的女人。我忍不住这样说了，她很开心。也许全世界无论年老、年轻的女人都会因为被夸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而由衷地微笑吧。

飞机在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说：“1936年，我从法兰克福辗转到上海，又来武汉，……”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的一贯的在沉默之中的探寻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喜爱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

已经追随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 1936 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她父亲的学生，也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17 岁的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的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 19 岁了，25 岁的湖北小伙子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间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老人在 60 年前的浪漫中独自微笑，我在她的微笑之中捕捉那一对恋人的影子：“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 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我又一次飞快地算出了一个数字：20 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了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 20 年，这个数字如果从我的年龄中减掉，我一下子就被送回了孩童时代。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经过去了 60 年，我 80 岁了。”

我无法想象，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正如我无法想象 1966 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侮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家，在《广岛之恋》中她只有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为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迸出一句英文：“cheers！”

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又放进了手袋：“我去武汉是去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三岁，特意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要这些刀叉玩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很深的、几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亲的动作。在人们把飞去飞来当作习以为常、把这种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 60 年前来自德意志的 80 岁的老妇人，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乘飞机回家就是给了我一副“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思。我断定她一定是一位难得的好母亲，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有几个孩子以及她是否曾经为了他们而含辛茹苦。

飞机已经开始在渐次降落。“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样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

“5 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在留下她担任德国现代文学教授的学校和电话之后，她笑着说。我们在天河机场外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告别，她的白发在中午的阳光里闪着银色的光泽。她坐上机场巴

士的时候，我想，这里对于我是异乡，而她，她说是“回家”。

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 5 天之后返京的机票，为此，我多付了相当于机票价格的五分之一的手续费。

白天的采访相当紧张，但是几乎每一个空档我都会想到这个奇特的老人，而且由她，我几乎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

事实上从我做了记者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在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一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做“家”的地方，而我像一只鸟儿一样乱飞。然而倒退回新婚的时候，这一切正是我所频频抱怨的。

认识我的丈夫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迅速地结了婚，我也迅速地变成了“家庭妇女”。那时候丈夫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应酬也每每很多，在他的忙碌的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有闲”。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看着丈夫吃完早餐、夹着皮包离开家，我的百无聊赖就此开始，照例是做美容、看录像、吃瓜子、翻杂志、听音乐，直至买菜、做饭，而晚餐快要上桌的时候常常会接到丈夫充满歉意的电话：“今晚有客户，不回来吃饭，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日子我会很委屈。95 年春节后的一天，丈夫照例是通知晚饭不回来吃，我只好再次“自己照顾自己”。我一个人唱卡拉 OK，唱啊唱，唱到唱不动。丈夫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歪在长沙发里睡着了，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话筒掉在地上。那个晚上我哭了，我告诉他有一家报社在招记者，我要去考。我说我一生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当记者，一个是作母亲。

三个月以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而在那个晚上痛哭过后，丈夫的应酬越来越少，我知道他在增加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同时我也知道伴随着我的工作，这种可能又变得微乎其微了。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我知道是你。”于是我大讲那个老妇人、讲杜拉、讲小刀叉，丈夫静静地听着，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

“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而这在平日里是为我们所不屑的。我知道丈夫在笑，但他的话却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想想，一个老婆出差的男人，除了这么消磨时间还能怎么样？”这是我丈夫一向的表达方式，而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两年前你说我‘商人重利轻别离’，现在轻别离的人变成了你……”丈夫还在打趣，我已经泪流满面。五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没有人等候的空屋子，而丈夫离家的时候，没有他爱的妻子帮他打理行装，很俗的感觉和细节，却让我在刹那之间心痛不已。

“酒店的长途电话费很贵，不再打了，你自己加衣服，北京很冷，我看过天气预报……”大夫那边轻声说：“老婆你不在家，我甚至找不到毛衣。”我只好在他的叮嘱和笑声里挂断电话，牵挂着那件我也忘记了放在哪里的毛衣。

五天的时间很快也很紧，然而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专程到据说是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找到了一间很漂亮的休闲装专卖店，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

这是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的一次带了礼物回家。

我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达天河机场，索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我在等

待那个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当那灰色的身影缓缓过来时，我们相视而笑。老人拉住我的手：“小姑娘，缘分也让你做出来了。”

显然，这一次武汉之行令她十分开心，她始终微笑着：“我见到了弟弟他们一家，多好的一个大家庭。他长得很像我丈夫，瘦，而且不显老……”我在她的娓娓道来中猜想，她见到大弟时一定想念着她的与之容貌酷似的丈夫，宛如一次心中的久别重逢。“您没有再回过法兰克福吗？”

老人摇摇头：“没有。我因为教学的关系到过汉堡、波恩以及图林根，但是我没有去法兰克福，我在那儿没有亲人了。我是独生女，而且，我嫁给了丈夫，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每年回一次武汉。”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她穿过列宁服、拿过红宝书、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口卡片、用过各种粮票、布票、肉票，而后她又在每个清晨提着篮子到“早市”买青菜和他丈夫爱吃的豆豉……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她打趣说这叫做“嫁鸡随鸡”、“后面的话不好听了……”我们仍然一人一小杯啤酒，并且“Cheers”。“小姑娘，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我摇头：“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出差。”老人笑了，双眼眯成一条缝儿：“聚少离多，我们当年也这样。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我点头，说不出话，忽然就很想哭。

“因为有分离，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这话俗气，但古今无不同。”老人捏捏我的手，“我们在一起30年，之后我有20年的时间用于回忆，你离开家五天，有四个夜晚用于相思，很充实、对不对？”

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打在她皮肤有些松弛的手背上。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她在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小姑娘，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我一时语塞。老人灿然一笑：“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我看着她的车渐行渐远。

回到家里，我看见打开的电脑屏幕上大夫留的话：“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桌布、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的味道。

我抱着那件新毛衣坐在地板上。写条子的人是丈夫，买毛衣的人是妻子，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一种特别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两个人血泪交融。

我把柔软的大毛衣贴在脸上，想着那老人说的话——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

